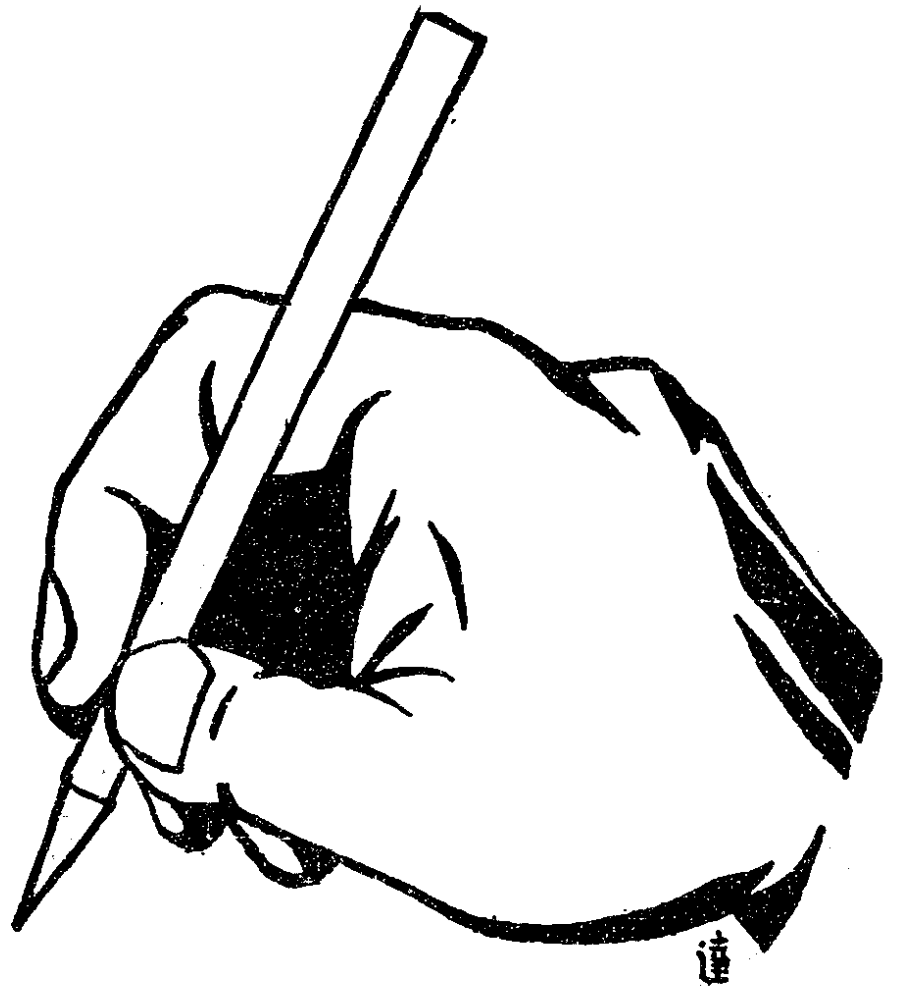


新編 中學模範日記

標準補充讀物



上海大方書局印行



編 著 例 言

- 一、本書乃供給初高級中學學生爲創作日記之參考用書。
- 一、本書依據中學國文課程爲水準，內容包含極廣，述及修養，認識，哲學，科學，各種學術討論等以至瑣碎有趣的身邊文學。爲一般日記範本中稀有之新風格。
- 一、本書文字有選以各地中學生之佳作，蓋取其相近易知易學，並由編者自行創作其半，文章水準亦完全接近初中及高中學生之程度。書末並節選名家日記多種以資觀摩。
- 一、本書文章筆調風格篇篇不同，但具有富饒興趣之連貫性，既可作短篇小品散文讀，亦可作長篇小說讀，且所記載寫述之程序均依照時令學歷，不僅檢閱易便，且讀之如入其境。

一、本書內容均屬語體文，活潑清新，絕無一般日記之機械式及枯燥晦澀陳腐之弊。

一、編著者爲一愛好文學之青年，惟予生也晚，不學無術，希愛我讀者，隨時指正。

巴雷一九四一年之夏於孤島

目次

一	機械而又興奮的生活開始了……………	一
二	典型的怪物……………	二
三	怎樣讀書……………	三
四	桃色書箋……………	四
五	生活的鍛鍊……………	五
六	學校的商業化……………	六
七	自我的信仰……………	八
八	惲力羣的唯物論……………	九
九	創作之我見……………	一二
一〇	戀愛經……………	一四
一一	眼高手低……………	一五
一二	鄉景……………	一六
一三	洗滌心靈……………	一七
一四	古書上的騙人話……………	一八
一五	去年今日……………	一九
一六	生活就是鬭爭……………	二一
一七	愛鬱的故事……………	二三
一八	海濱歸來……………	二四
一九	三人行……………	二五
二〇	我們需要性智識嗎……………	二六
二一	暮春之雨……………	二七
二二	萬能的手……………	二八
二三	從軍夢……………	二九
二四	梅雨時節中的旅行雜感……………	三二
二五	活的教育法……………	三三
二六	心理簡述……………	三四
二七	認清了政治的痛感……………	三五
二八	展望的前途……………	三六

二九	快樂是產生在痛苦中的……………	三七	四五	心上的烙印……………	六一
三〇	寫作與研讀之不同……………	三八	四六	我與小說……………	六二
三一	自由與生命……………	三九	四七	母親……………	六四
三二	荒涼的雨夜……………	四〇	四八	人生小景……………	六六
三三	速寫的一幕……………	四一	四九	枯萎了的心靈……………	六七
三四	新生和滅亡……………	四二	五〇	學校生活印象……………	六八
三五	黎明的降臨……………	四三	五一	血的一天……………	七〇
三六	深入羣衆……………	四五	五二	雨中歌聲……………	七〇
三七	夜話……………	四六	五三	矛盾的心理……………	七二
三八	成功的秘訣……………	四八	五四	她來了……………	七三
三九	自我競爭……………	五〇	五五	言行一致……………	七四
四〇	可紀念的一夜……………	五一	五六	孤島上的廖化作家相……………	七五
四一	勞工神聖……………	五五	五七	夏夜之夢……………	七八
四二	多難的季節……………	五六	五八	葉露薇小姐……………	七九
四三	偉大的「運動」……………	五八	五九	上海之危機……………	八一
四四	五月的鮮花……………	五九	六〇	愛情是苦果……………	八二

六一	童年的回憶……………	八三
六二	愛的交關……………	八四
六三	活潑的喜劇……………	八五
六四	美麗的微笑……………	八六
六五	天倫樂……………	八八
六六	『升官發財』的觀念是要不得的……………	九〇
六七	宇宙間最佳之益友……………	九一
六八	世界語的重要……………	九二
六九	七月的山野……………	九四
七〇	豆棚下……………	九五
七一	認識與感覺……………	九九
七二	牛郎織女……………	一〇〇
七三	自我與自私……………	一〇八
七四	選擇友人……………	一〇九
七五	夕陽……………	一一〇
七六	愛河多浪……………	一一一
七七	我對自由市的見解……………	一一二
七八	生離的悲哀……………	一一四
七九	她的心曲……………	一一五
八〇	將離行……………	一一六
八一	歡聚一堂……………	一一八
八二	宿舍夜景……………	一一九
八三	雁來天……………	一二〇
八四	中秋月……………	一二一
八五	希望禮讚……………	一二四
八六	生死圈……………	一二五
八七	夢底徘徊……………	一二六
八八	怎樣生活……………	一二九
八九	學習學習再學習……………	一三一
九〇	霧……………	一三二
九一	劇變……………	一三一

九二	不速客·····	一三三
九三	都會暮秋·····	一三四
九四	晨唱·····	一三六
九五	至情·····	一三七
九六	上海風光·····	一三八
九七	愛的叛徒·····	一三九
九八	古涼亭·····	一四〇
九九	奇怪的民間音樂·····	一四一
一〇〇	佳趣·····	一四二
一〇一	探趙子明病·····	一四三
一〇二	寒窗走筆·····	一四五
一〇三	憂鬱的冬天·····	一四七
一〇四	開夜車·····	一四八
一〇五	除夕的雪·····	一五〇

名家日記精選

魯迅夜記·····	一五四
周作人苦雨齋日記·····	一六一
郁達夫水明樓日記·····	一六三
丁玲黑暗中的日記·····	一六七
郭沫若宜興日記·····	一八九
俞平伯雜拌兒·····	二〇一
文學日記·····	二〇九
歐遊日記·····	二一四
洛陽日記·····	二二三
海行日記·····	二二五
獨人日記·····	二二七

新編中學生模範日記

巴雷編著

二月一日 機械而又興奮的生活開始了（晴）

灰寒的嚴冬過去，接着明媚的春光在後面姍姍地來了。

圍爐夜話，拋雪弄冰的玩意也隨之轉變了。今天晨熹的朝陽，映到窗上時，覺得有些暖和的感覺，打開窗子，見院子裏的小樹也在發出嫩綠。一二只麻雀吱叫着，好像在告訴我春來的消息。

我趕緊地把一切舒齊好了，因為今天是開學的第一天，昨晚父母與我所談世界偉人怎樣苦學的精神，實在使我太感動了，到現在那聲音還是在我心裏響着，我相信這聲音在我心裏是永遠不會停止的了。那是一種有力的聲音，它使我在倦學的時候能振作起來。我也要鼓動我生命之精力來擊撞那聲音，使那聲音不但響在我個人的心裏，要響到每一個年青的學生心裏。

天下父母之愛兒女，確是最偉大的了，當我整理行裝離別的時候，父母那種無微

不至的叮囑和一種難以描摹的表情，足以使我感動得流下淚來，我登車的時候，心裏立誓以後要努力發揮我的本能，決不辜負父母的期望。

學校裏的情形，大致和上學期相同，新舊同學和教師，都很和霽地談笑着，大家都十分興奮。今天是有規律的生活；開始的第一天，學校的生活雖然機械化，但是也有活潑可愛之處。這在人生的階段裏是不可泯滅的一個印蹟。

到了晚上，我在宿舍裏寫了兩封信，一封是向父母報告離別後的情形，一封是給我從前在小學時代的同學葉露薇小姐，因為我和她的感情很好，所以去問她這一學期她到那裏升學，我很希望她和我再做同學。

二月三日 典型的怪物（陰）

這實在是懊惱的事，和我同住了一個宿舍裏的竟然沒有一個相知的舊同學，而且，這兩天來粗淺觀察的結果，我這幾位新同學，簡直是幾隻典型的怪物。

我們這房間裏，一共住着五個人。住在我對面的是趙子明，他的年齡和我不相上下，臉色死灰得很可怕，一對靈活的眼，常常似乎燃燒着疑慮的光輝，眉尖峭峭的更

彷彿時時都被愁雲鎖住，蓬亂的黑髮向後披，他的心，也好像時常給痛苦的烈燄炙灼着似的，在他那頹喪的神色中，整天少見他展露過半痕微笑。

住在我正對面的更是一個奇怪的朋友，他是一副冷冰冰毫無表情的瘦削臉，高高的鼻樑上嵌着一對銳利的眼珠，他是愛穿黑色的西裝，有時候竟全身都是黑色。他不像趙子明那樣時常嘆氣，也不像我那樣慣會生氣，他老是用冷靜逸閑的態度，默聲讀書或則凝神向那浩渺的太空怔視。他的名字叫做揮力羣。

在揮力羣的後面是譯號叫做『小銅炮』的沈敏了，他的體魄雄健，滿臉是頑強的黑光，堅強的肋肉，有如一條硬壯的鐵牛，昂然的實是個偉男子。

沈敏的對面，是空排着一只漂亮的空床，在床前的寫字檯上橫列着數十本金字黑皮面簇新的西文書，床上的被毯更是華麗得異常奪目。這究屬是誰呢？雖然號位上寫着程濟之，但是已經開學了，還是沒有見到他的人。

二月五日 怎樣讀書（晴）

有人把曾國藩的讀書方法當做『金科玉律』，實則我們的時代與他的時代迥異甚

遠。我們把曾國藩整個人格來講，他祇不過是一個「奴才」而已。況且我們這時代要讀的書較之他的時代也廣闊得多了。他所提議的幾本必需讀物；那些經史詞章，在現代是僅供一般學者把來研究參考了。時代既不同，要讀的書當然也不同了。但是堅忍，透澈，專志，恆心等艱苦的精神，配入日常生活中，養成讀書不疲倦的習慣，這是讀書最基礎的條件，不可移易的至理。

孔子說過的「溫故而知新」這也是讀書不二的法門，能使讀書上的理智加強，推陳出新。次之，我們不能單注重書上的一切應該注意耳聞目擊的一切來向書本上發出疑問，我最欽佩現代著名青年作家沙尼先生說過的話：「我人最大之智慧，乃質疑自問，反躬自省。」的確地，我們從上述那樣的方法去努力，我相信定能獲得相當成就的。

二月六日 桃色書箋（晴）

早晨起來，同學惲力羣從門房間裏給我帶來了一封纔從郵局遞來的信。我一接到信，瞧着信封上幾個挺秀活潑的字，就知道是葉露薇小姐的來信了。她的信上告訴我

關於她近來的生活狀況，她說：現下她因為身體虛弱，遵醫生的話，要休息一學期，並且寫了許多勉勵我的話。又附了她最近攝的一幀照片。她那嬌媚的笑容，靈活眸子，像電一樣的感覺到我的心裏。我瞧了一會，忍不住低頭去不住地吻着那信箋，彷彿有裊裊的氣息，透進了我的鼻孔，透進了我的心竅。

本來我想把她的照片把來配了鏡框掛在我的床傍或安置在案頭，但是恐給同室的同學鬧笑，所以祇得把來夾在我最心愛的一本文學書裏。

二月九日 生活的鍛鍊（晴）

案頭的日曆一頁一頁的翻過去，明示着可寶貴的光陰隨之而消逝了。俗語說得好：『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我們對於光陰容易的過去，該如何惋惜呵！但是惋惜有什麼用呢？光陰是留不住的，我們亟宜抓住現實，利用光陰，節省光陰，來不斷地努力一切，學習一切！

中國最偉大的新文學導師魯迅說過：『時間即生命』，就是說；我們該怎樣地去利用光陰，節省光陰，這確是我們成功與進步的重大關鍵

近日來，因為暑假期裏的生活太散漫了一點，所以到了現在重又過這學習生活，便覺得有些不慣的感覺。實則學習這種精神，倘能配合在生活中，使它活潑起來，調和起來，便覺得學習的興趣了。是以我敢說學習和研究並不是苦事，祇要我們自己運用確當；不僅對學習會發生無限的興趣能使學識猛進，而且可以把生活和學習緊緊地聯繫着；造成在生活中得到學識上的智益，在學識上得到生活上的解釋。這種精神的鍛鍊是偉大的，它的進步也是飛速的，它的成功我想也是無限的。我是個自信極強的青年，對一切信仰的條件很苛求。不容易受外界任何宣傳所感動。對現在一般自命為「青年導師」也者的人物，非惟不信仰，且時常對他們用極苛求的質疑去猜度他們，結果；我是對於他們，表示十分痛恨，原因，他們都是些「空頭家」，祇不過捏造些空洞的詞句來欺騙我們而已！所以上述的生活與學習的鍛鍊，可說是我自我的心得。也就是我感於父母與葉露薇小姐殷切期望與勉勵的後果。

二月十一日 學校的商業化（晴）

趙子明帶着憂鬱的臉色，走進房間裏來，我正攤開了紙，預備寫給葉露薇的回

信，見他進來，趕忙停住了筆，把信箋放到抽屜裏去，邊回頭去瞧着趙子明借話來掩自己這件秘密似地問道：

「怎麼你今天這麼早便睡了，不去跟他們打一回乒乓球嗎？」

「那有這興緻呢！」

「趙子明我瞧你老是帶着這麼一副憂愁的神氣是不好的，」我說：「一個青年應當活潑一點。」

「你說得對！可是這又有什麼辦法呢？」

「難道你有什么困難嗎？」我瞧出了他有內在的隱痛。

「噫！……」趙子明走到他的床上坐下，低下了頭說：「我不瞞你，因為我家裏貧困得很，這一學期我因為求學，借湊了書籍費學費和膳宿費，可是總數仍是短少了五十元，開學日我向學校裏要求暫緩繳付，那知王先生天天向我催索，今天晚餐時，那王先生向我發出警告了，要是再不繳出，他令我立即退學。」

我聽了他的話，呆了半晌，現下的學校，怪不得有人要稱它做學店了，完全是商業化的了。什麼費用的名目，越來越多，先生見了有錢的學生，竟也有逢迎的舉動做

出來，譬如我們同室裏的程濟之，他的學問是最低劣的一個。先生們却和他很親熱，尤其那總務主任王先生見了他老是裝出一副笑嘻嘻的形態，實屬無恥之尤，反之，對一個好學不倦學業優良的趙子明却裝做十分瞧不起的神氣，與其說我們學校裏這種舉動是商業化，倒還不如說它是『窩子化』，那個王先生恰如窩子裏的老鴇。

我受了感動，把僅有的六十元，把來借給趙子明五十元，助他去應付那個『老鴇』式的王先生。

二月十四日 自我的信仰（雨）

我是一個自我信仰極頑強的青年，我覺得有了我纔覺得有世界，所以一切行動意向都由於自己，也就是絕對自由，可以說是澈底的『自由主義』，但是這裏的範圍是自己的，而不損及他人的自由。

我想倘然人人能知道『自我』的重要，『自我』地去奮鬥，那麼世界大同的一天，也祇有這以自我哲學為骨幹的自由主義所能造成。我的自我哲學的基本認識，是從尼采，史丁納，楊朱等那裏採得的，我覺得他們的論說，較之一切主義的哲學論說

爲明確。我們果然不要完全摹倣他們，但是祇要在他們的論說中，可以找到一條自強不息的路。

我並不是主張脫離羣衆，而是要接近羣衆。我是要從羣衆中建設每個人的自我心理，使每個人有自我的果斷，不輕易受一般荒謬的理論所感動。確定了純自我的觀點，來建設未來的新世界。

二月十六日 揮力羣的唯物論（兩）

晚上，我們趁着未睡前，來了一次小小的論爭，這一間宿舍裏的五個青年，大家恰巧代表了五個思想。揮力羣是時常勤讀那些社會科學之類的讀物，據他自己說是極崇拜馬克思的，他自命爲前進份子。程濟之是個十足布爾喬亞式的公子哥兒，他所接近的是歐洋電影，跳舞，賭博以及某某女明星的私事等等之類，他讀得最多的書，便是那些無聊的電影雜誌和舞術指南之類的東西。譚號叫做「小銅炮」的沈敏他是個專以體育爲重的學生，他的來求學只是爲了賽籃球踢足球似的，對於正當的功課從來是漠不關心的。趙子明他是一個憂鬱性的頹廢青年，他和名著作家郁達夫同樣地愛讀頹

廢派的文學作品，如黃仲則的詩文等，他是一個跡近「虛無主義」者，從他偶然的論調中的觀點，似乎與我相近，可是這實在是不對的，相反的，他是對人生的一切是否認的，悲觀的。我却是主張抓住現實，積極地去爭取的，樂觀的。由於我們這樣五個青年處在一起，當然的，時常會發生劇烈的論爭了。

先是惲力羣見我在譽揚楊朱說的：「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兇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我話未解釋清楚，惲力羣就舉手阻止我的說話，他說：

「你那楊朱的說法，你那個人主義是不興的，那是消極的人生觀，要不得，要不得。」我覺得惲力羣的識見幼稚得可笑，也犯不上和他大動唇舌，可是在傍的趙子明却問他道：

「怎見得呢？」

「我們不必去窮追根底，翻你們那楊朱僵屍化的已腐臭了的古書句，我只是從字面的意義上解釋起來是要不得的——」憚力羣說到這裏噓了一口氣，繼續說道：「在現今廿世紀的新世界，我們所需要的是唯物的顧到大眾利益的學說，而不是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

我聽了他這些話，再忍耐不住了：

「要是人人能保持自我愛護的決心，而不去侵害他人的自由，那纔是世界上最合理的，永遠的，無變動的大同境界。你把你自己的學說時常搬些動聽的學術名詞當做掩飾的油漆，把一切的物體心理的原主看得太朦朧，不加詳細考慮和研究，只是談什麼唯物論，唯心論，機械論，相對論，我聽得實要作嘔了，實在的說你只是從那些新出的雜誌書報上看來的皮毛，無非是空談而已！理想的騙人玩意而已——那種唯物論，也未必是馬克思的原來處女面目，已是被一種政治用來強姦過了。」

憚力羣聽了這幾句話當然是激起大辯論來了。我們直辯論到很夜深，仍是沒有結果，我是以自我的立場為根據，對於一切學術位證上是很容易獲取現實的題材來做攻擊的材料，憚力羣雖然強辯，但是論調的氣勢，越談越衰弱了。

因為我所談的都是用日常生活行動來做材料，這些，使專用學術名詞做堆砌的力羣很穿窬，論戰到臨睡熄燈之前惲力羣心尤不甘，約我下次再辯，我向他說，你可以多請幾個有力的助手來，我是非常歡迎的；自我的精神對一切是毫無畏懼的！

二月十八日 創作之我見（兩）

我對於文學是極愛好的，所以關於創作也悉心研究，因為我是自我主義者，就創立了自我的創作條件。

自我的創作條件，是很簡要的幾條合理的要求。我是極端贊同鄭板橋『文貴獨創』的說法，由於他的那種創作上精神條件，可以說是和我很接近的，所以我受他文章的影響很大。

我們不能信任我國現代的所謂『名作家』『大作家』也者的文學理論，因為他們所談的都是一筆糊塗賬，抽象得很，好像他們越能使人糊塗，那麼越顯得他們的學問高深，有時再搬些不管別人能不能懂得的從不知那國文字上剽竊得來的學術名詞，堆了一大攤，實則他們自己也弄不清楚，可是他非這麼弄不可，因為這麼着，有人說起

來：「呀！某某先生真是個了不得的大作家，他懂得好幾國文字哩！」中國的偶像觀念極深，那些空頭學者因於這樣取巧手段，在文壇上「登龍」起來，這是他們的生意手段，我們要求實在的學問，豈可相信他們「登龍」的「夢囈」，在書本外大兜圈子嗎？這也實在難怪他們，他們多數是曾在亭子間裏「閉門造車」的，實則也不盡然是「造」，而是「偷」或「倣」。他們實在的創作訣巧，肯告訴你是這樣的麼？這是他們靠着活命的法兒，告訴了人家，非但失去「大作家」威光，而且連活命的根子，也要給人搶了的。所以我堅定地說，不要相信大作家的文學理論。

我以為創作的本身是「創作」，大可不必因循襲取，我們應當時常研究種種新的方式來嘗試。

多讀多作多體驗的「三多主義」確是重要的，但是我以為應該是以體驗為最重要，次之多作，多讀則更次。我們讀書的方法，我在上面已經說過，我們每當讀完一本書之後，對於一本書非但應當提出苛刻的要求，而且對於書中無論行文佈局均宜作詳細的考慮，反覆體味，直到完全明瞭，澈底「消化」之後，對書中一發生不滿或疑問處，應當立即記在日記簿上，一有機會向該書作者或編者提出質問。

最後我們要選讀有用的好書，往往有的書籍雖然出自所謂『名家』手筆，但未必都會給我們滿意的。雖然有人以爲『開卷有益』，可是人生寥寥，我們能把可寶貴的光陰，去化在無聊上去嗎？同樣的讀書，我們何不讀比較獲益多的書本呢？

我們應當尊重自己，不要把當前的『大作家』『大學問家』等等之類的東西，看做萬無一失的導師，我們應當對他們的學識用懷疑的態度來認識他們。

我們最可靠的導師，就是自己。我們應當認定我們的將來的成就，或許是會比那些『大作家』『大學問家』更偉大，更進步的。

二月廿一日 戀愛經（陰）

清晨。

窗外瀰漫着白茫茫的濃霧，從不遠處傳來教堂裏幽靜的鐘聲。我醒來仍是覺得十分疲倦，原因是接到了葉露薇小姐寫來的一封信富饒興趣的長約一萬字的長信。我爲了這信，精神上興奮得過度，一整夜却没有入睡，所以早晨醒來反打不起精神了。

這樣的情形，我知道是不好的，很想此後改過。但是葉露薇小姐，她的寫作技

巧，確是比我高明得多，在那一萬的字裏行間，儘量流露了明朗輕快的情景和深遠的思維，她從人生觀說起，再論到種種哲學的佐證來分析愛情的原素，和歷史上的愛情偶像作比例，真可算得是一部道地的戀愛經。她還提出幾句戀愛的揭語，確然不是皮毛之談。最後她又追述我倆過去一同遊樂的情景，描寫猶如小說，絲絲入扣，動人心弦。像她那樣好的情書實是少見，我想要是我倆中間，如其發生了什麼不幸的話，那麼，她的情書會更出色地把我倆過去的情形繪聲繪影的地給她寫來，能保留到永遠——但是那是多麼不幸的念頭啊！我怕，我恐懼那不幸，我希望我倆之間的愛情能永恆不渝。

『相知的愛，無隱諱的愛，才是真愛。』我反覆地把她來信上末一句話唸着。突然地窗外白茫的霧裏，飄來嫩嫩的歌聲，和着美妙動聽的琴聲，似乎是在歌頌她的來信，讚美她的文筆，宣揚她愛的純潔和正確。

二月廿三日 眼高手低（晴）

無可否認地，我是犯了『眼高手低』的通病，原因是我自己也難以知料的。我知

道這是劣根性，我很想改去，但是一時裏實在難以如願的。

我對於現代中國新舊文學界中心目中可欽佩的人很少，也可以說整個世界裏我認爲可欽佩的很少，原因是我所對一個欽仰的對象，所提出的條件太苛刻了的緣故。但是我所欽佩者不是完全沒有的，而且有時我所欽佩的對象是兩個極端不同的兩種思想的代表。由於這樣的現象，恽力羣曾借此攻擊我，說我是一個無堅定認識的人，實則我是以一個綜合的自我主義爲觀念的，所以收納的範圍既廣，且又嚴格。

由於『自我』的出發，在有些人看起來至少以爲我是有些驕傲，實則這完全是錯誤的看法。一個人對自己尊重是應當的。自我主義是極端尊敬自己，凡事而又極端不是把自己估計得過大的，因爲一個人把別人的力量估計得太低了，往往會因而發生失敗的後果；眼高手低這一種習性是要不得的，我以後應該勉力削減自己這種惡劣的觀念，來換取無休止的學習精神。

二月廿四日 鄉景（晴）

我記得鄭板橋所說：『清晨日尚未出，望東海一片紅霞；薄暮斜陽滿樹，立院中

高處，便見烟水平橋；家中宴客，牆外人亦望見燈火。」

想到田園生活比都市好得多，深山幽谷的地方和都市完全隔絕，使我們進入其間，即有鬱蒼深遠，心地寂然的感覺。

我故鄉的住處，門外就是一片菜圃和麥田，飯後茶館可以眺望，夕陽西斜時，徘徊於溪邊小橋，微風拂着，樹木陰翳的場所，廁身其間，真好似身臨桃源，別有一番天地。

在這繁華的上海，人民的居所，大都是鴿籠式的佔多，尤其是在這一次戰爭裏，房屋都是黑暗的多。對於日光是不足，祇有潮濕，試想在這種情形，那裏還談到注意衛生呢？

所以人口稠密的結果是死亡率增加，死亡年齡縮短，雖然都市的近郊，亦有田園和新村的設備，對於人類的生活上，的確是有很大的幫助的地方。

不管是怎樣巍高的建築，那比得上我親愛的故鄉裏自然的景色呢！

二月廿八日 洗滌心靈（晴）

今天我坐在校園中的時候，旁邊有兩位同學在談着。偶一傾聽，裏面有一個說道：「我不願再接近這繁華都市中聲色的誘惑，我想住到深山中去靜養。」另一個說道：「祇要你自己能清除心裏的慾念，何必又要到深山裏去呢？自己心裏的慾念未能清除，到深山裏又有何用呢？我知道有一個在山中苦修了三十年的僧人，他一天踏進繁華的都市，立刻為淫邪所惑，於是他三十年的苦修都於一日斷送了！……」我聽了這話，心裏立時浮起悲苦之感，嗚呼！你可憐的僧人，你在苦修的時候你必定未曾想到你的努力會於一朝斷絕，否則你還何必那樣苦修呢？但誰又能保定他現在的努力將來不失敗呢？可憐我們人們終是在探索中前行着罷了，一覺錯誤，過去煞費苦心的全部的經營便完全斷送了，會被誰憐惜呢？努力是如此困難，而失敗却是如此容易，殘酷的命運呀！

現在是這樣，將來又不知怎樣？在我心靈中成了一個不可解釋的問題了。

三月一日 古書上的騙人話（晴）

古書上許多的話是騙人的，其中不是因時代之不同或則都是形容過甚的緣故，猶

如春秋時代的晏嬰，因為欲說明他自己的清高，不願和世人來往，拿「堂上生蓼藿，門外生荆棘」來形容，還有南宋時代的孔淳之的「茅屋蓬戶，庭草蕪徑」，這樣的句語，使人讀了疑心他們的屋子是完全葬在深草中間，我知道他們這是騙人話，無非是把來形容他們的清高，不與世俗來往，可是他們門前長了草，要是沒有後門，那麼不但俗人不能來，就是一輩學者長者也不能來了。而且他們即使是怎樣的清高，究竟不是神仙，能不喫東西而活着的嗎？倘然實在是「三徑就荒」，糶米汲水又從那兒出入呢？

像這樣自以為孤高清潔的腐儒，我們是不需要的了。古書上騙人話很多，再如作滕王閣序的王勃寫：「落霞與孤鶩齊飛」，那也是過份的形容。古書上的一切，我們用以來研究，固然是不能抹殺它的價值，可是把時代上的需要來說，却是不必去苦心研讀。最近據有些人說：政府提倡國學，凡是應攷各大行政機關的試題，都需要用文言體，假如那話是實在的，這未免是太開倒車的現象，不是進步的表演，而是落後的降迫。我們是不能不表示反對的。

三月三日 去年今日（晴）

過往是不可捉摸的，但時常在腦際縈迴着的憶想，把舊日的情景湧現起來，而又歸於消滅。那種湧現是甜蜜的，人們時常對過往憧憬留戀，現實憎恨，未來希望着不可思議的美麗。記得去年底今日，我因病留在故鄉。我趁暇到了葉露薇小姐家裏去的時候，月兒光彩底步履已踏過葉家的東邊大牆上了。她正站在院子裏一棵大樹下，見了我便笑嘻嘻地迎上來說：

『怎麼的？你在這時候來？——』

我瞧她的神色，是對於我突然的在這時候到她的家去覺得有些詫異，我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是多麼柔軟啊！

『薇！你覺得我這突然的來，使你有什麼不便嗎？』我問着，偷偷地瞧着她的臉顏。

『沒有，一點也沒有，我爸和媽都在上房裏，即使他們見了你，也不會有什麼不便，因為兩個老人家對你的印象很好，他們時常在我的面前說你的好，很歡迎你到這裏來。』

『那話不是騙我的嗎？』我心裏高興起來。

『我爲什麼要騙你？』她睨了我一眼，說。

我快樂極了。那時候我的心裏的愉暢是難以形容的。我記得那天晚上我坐在她的書齋裏娓娓長談，說了許多甜蜜的話，現在雖然時隔一年，但是當時她的一顰一笑，都活生生地仍在我的記憶裏。

今夜的月色清明，我去推開窗子，向靜寂的夜空，嗟了一口悶鬱的氣，從那校園裏林葉間發出來的風底細語，好像在回答我這今夜冷悄悄，思念着故舊的孤單者。

我望着無邊的夜空。我仰視清明的月色，我想她現在也未曾睡，或許正亦和我同樣地在月白風清的今夜，作着兩地之夢吧！

三月六日 生活就是關爭（陰）

羅曼羅蘭說：『生活就是關爭』，這句話是對的；但是我們不能按照字義的表面來加以解釋。那種意義的解釋是應當多方面的。

我以爲人生的過程，一貫的是一種不斷的關爭，從生下來的那一天開始，就是人生戰場上的一個戰鬥員了。

僅有嬰孩時代，是無知覺的，完全依了成人的扶育而開始逐漸瞭解人事外，從少年至垂老，無不時刻在鬪爭中，因為人的個性和環境各有所異，於是乎他的行動與思想都隨之轉變，所以他們的過程都也不同。

少年時代是養精育銳蘊蓄戰鬥力量的時期，這時候一面要努力獵取生活上所需的物質資料，一方面要應付人類之間的種種明鎗暗箭，過了一種鬪爭，又來了一種新的鬪爭，倘然戰鬥力不強的人，抵擋不住生活上遭遇的強暴力量，從人生戰線上敗退下來，便永遠地成爲犧牲者，被生活壓成了蓋粉；也有死勁勉力搏鬥，結果給殺出一條生路來。正和行路一樣，『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個人祇要能奮力鬪爭，不屈不撓地和生活搏戰，是毋憂失敗的。

在這樣鬪爭之中，當然是有痛苦與煩悶的，但是你要記住；一個人人生來是爲了什麼的？你不要忘記你是一個『自我存在』的人；這是爲了生命的延續，使自己能人在生戰場上創造一種偉蹟，那你不應當以目前的痛苦爲痛苦，現實的煩悶爲煩悶，你應當去解脫這些心情，而用無畏的精神去向生活作搏戰，直到永遠。

生活之所以有人類自私的緣故，所以多着明爭暗鬪的事，所以我們搏戰的目標

應當先來建立個人的自我認識，使每個人對自己與世界一切有了正確的認識，以不侵犯別人的快樂爲快樂，以不侵犯別人的自由爲自由；那纔是人類實在的幸福。這些話也許我希望得太遠了。但是我們每個人能先自我地把自己分析起來，確是對人生戰場上有極大的好處。或許那『自私』的劣根，會有根本剷除的一天。

所以我敢說，祇要是生命的人，他是立刻就有了鬭爭的心；由於兩種不同的力量鬭爭，纔能產生出一種新的合併力，那種新的合併力，當然是進步的表演；人類有了不斷的鬭爭，纔有不斷的進步。

年青的人，我們是不能懦弱，不能畏葸，我們要鼓起全生命的勇氣，用『自我』爲明炬，向那黑暗漫漶的人生戰場上走去，作一個不屈不撓的勇士。

三月十日 憂鬱的故事（晴）

我覺得自己是一個思想極複雜的人，我對一切現實的世界，往往會推想到極縹緲的幻景世界中去，那是一種無底的；不可捉摸的，夢一樣的感覺。我的腦海裏時常幻變出許多不同的形象來，那許多形象中間，不也全是無價值的。

今夜，宿舍裏靜止下來，我獨自坐在燈下讀書；突然我那汹涌的思潮裏現出了一幕景象，我呆望着那黯澹的燈光發怔；那是一個年老的鄉農，他獨自在明滅不定的豆光下，現露着憂鬱的臉，他是在惶慮今年的收成，年來他給佃主逼迫繳租的壓迫，連氣都喘不過來了。家裏所有的僅剩病着的年老婆子，那個僅有的一個女兒已在前年飢荒的時候，賣到都市去了，他又恐懼着未來。最後，我隱隱還似乎聽得那老農的嘆息聲和老婆子的呻吟聲。我忽然也似清醒了過來，原來我瞧着那書上的短篇小說出了神。我相信目前湧現的雖然是幻景，可是類似的故事，在這廣大的人海中，那會不發生呢！這是人類的不平。

我擲去了書，向床上躺下，我感到悲憤，我要用我的力量，來吶喊這人類的不平。

三月十二日 海濱歸來（陰）

和浩大廣闊的海，做伴見面的事，這已是好多次了。

記得去年的春天，我和葉靈薇小姐同到那故鄉的海濱去，她坐在海濱的岩石上，

我赤着脚，到海灘傍去檢貝殼，她笑着對我說：

『大海是心靈的最好的歸宿，在它的懷抱裏，我們什麼都可以得到神秘的安慰。』
現今，雖然時隔二年，却已處兩地，但是海的威容是同樣的，我立在海岸上癡立。我却想到人生的變化，或許和大海一般，是不可捉摸的。

我默然地在海岸上站着向那無邊際的波濤上看去。烟雲不住地舒捲，海鷗上下盤旋地飛舞，水天交界的邊線上遠來的帆船，漸漸地露出，覺得心神怡然。

待到夜色深沉，新月從海的那邊浮出；倒影的月光在水天交界的邊線上橫成一片魚白色，海風帶着寒冷而潮濕的空氣吹過來，把眼前蒙罩得十分昏暗。我和同來海濱的趙子明纔懶懶地立起身來，回頭望那平時一片碧綠色，在暮色中已辨不清是什麼，在小徑兩傍都是長滿了小草。

我和趙子明仍搭了火車歸來，星星的燈光告訴我，繁華的上海又到了。

三月十五日 三人行 (晴)

『三人行，必有吾師。』這話的意思是很確切的，因為在『三個人』之間，必有

一個人是比我有較好的優點，我就得去研究他所以能優於我的成因，再則；即使三人之間都不如我，那麼他們的劣點，我也應該詳細研究一下，何以他們會有那不良的劣點，我應該時常用以來警惕自己，使自己避免劣點，相反地向好的事做去。

我們對世上每一件事物，都不應當以浮面的觀察，就貿然決定；第一是需要以我自己的堅貞意志來堅強自己的認識；要刻苦耐勞，對自己一切行動思想都應抱澈底苛求之必要，然後用縝密的思想去向別人觀察，再周詳地去推測未來，然後決定行動，這是我認為必要的步驟。總之，我們先能堅強了自我，然後以他人之長，學其長，他人之短，捨其短。並且，我們日常的環境是極重要的，細微的小事也應注意的，因為天下的大患，往往出於不戒之小事，日常瑣細的惡印象，應當澈底的排除，不使存在於內心，理應『防微杜漸』用『近硃者赤，近墨者黑』的話向自己時常作有力之警告。

三月十八日 我們需要性智識嗎（晴）

性智識在一般道學先生正人君子看來是污穢猥褻不瑣論的。但是這並不如他們假正經的眼光中所卑視的那樣卑賤，他們無非是套起了一副有色的眼鏡，和所謂道德的

假面具來哄騙世人，污滅性智識真實的意義，來裝飾他們的『門面』罷了。

我們在生命的過程中，可以分爲二種解釋：一是爲了自己的生存，一是爲了繁殖種族。過去社會上一般人，把前者看做正當的生活，而後者却認爲神秘的穢褻的事情。因爲這種觀念的錯誤，有許多人往往使身體與精神到了破滅的地步，陷入悲慘的境地。我們爲欲補救這過去的缺點，糾正已往的錯誤，就應當注意一點性智識，把性的智識看作必須之認識。

現在一般青年，因爲性的關係，理智上犯了不準確的誤解，就造成了一種惡習慣，由於這種惡習慣，不知葬送了多少有爲的青年，又遺害了不知多少後出的子孫，中國之所以被稱爲『東亞病夫』，這都是爲了民族之不強健，這不強健的原故，對於這些循環式的性智識上的認識不夠，是不無有因的。所以我敢說，性智識是我們需要的認識。

三月廿日 暮春之雨 (雨)

雨下着，迷濛淒茫也。

模糊了透視的玻璃窗，我翻上了課本書籍，伏案靜默作沉思，聽那雨點打窗的聲息，淅瀝淒切，似情意悠長無斷之感。我的心是素來頗愛好雨景的，尤其是這靜穆的氣氛中的聲息節奏。雨也有戀情，響了我孤寂的心景。推開窗子，見無數雨絲飛繞於院內蔥翠的梧桐。

我跨出門去，讓雨水淋瀝，淋濕了我底全身，但是我為雨景的美感所陶醉，忘掉了一切，看道旁的野花草在雨中飄搖自得。我踐踏着陷地的泥水，心裏起了一種不可憶測的感傷，希冀似蝶花粉飛，翩翩而來，街巷遊曳的迷雨，在水泡中飄遊幻滅，一個深長的思想隨之消失！

我朦朧中，想到了葉露薇小姐，假若有着她；我想像她踉蹌地在悠長寂寥雨巷中彷徨，雨珠飛落在披散的鬢邊，似晶亮的明珠，碎於珊瑚中。她那種憂鬱的徘徊，有神秘的哀怨。我才予在冷漠的雨巷中，泛起了惆悵一片！

這些幻覺的片片，夢一樣地飄過我底深心，淒惋！迷茫！終於遠了，消失在暮春裏的綿綿雨中。

三月廿二日 萬能的手（陰）

我們人類是以智慧為最寶貴的，那智慧的出發是腦；可是在廿世紀的新世界裏，我們非得手腦並用不可。因為腦是對每一動作的啓發者，而手是實行者，同時也可以幫助腦來對每一種思想有正確的認識。就是把我們學生求學的過程中，對於手的用途更大；我們對每一種學科，必須用手來做筆記，這些用筆的工作對於 *Study* 却是必要的，經過了一番筆上功夫，留在腦中的印像要深刻得多，所以梁任公說：「發明最初的動機在注意，抄書便是促醒注意及繼續保存注意的最好方法。」

三月廿六日 從軍夢 (陰)

昨夜我做了一個夢。

我彷彿在軍中，時候已經黃昏了，我們的一團人在一處山坡上落了營。

我們這一團人打的是前鋒，我們的露營地，離敵人的前哨線只有二十里路，所以一到晚間，我們便燈火齊滅。

半灣下弦月高高的掛在天空，似乎已經是深秋時候了，半空中浮動着大塊塊的烏雲，稀疏的星，在一點點的閃着寒光，山坡上全被冷氣包圍着。

我們把周圍三里地劃爲了警戒區，我們的步哨線向四面八方密佈着，在叢林邊，在山凹裏，我們的官兵裹着厚厚的油布，睡倒在含着露水的衰草上。

夜已經很深了，我帶着一個勤務兵，腰間掛着一枝手鎗，向右側方走了去。

穿出一個叢林，冷風在迎面向我直吹，月被烏雲遮去了，四圍的空氣，是陰慘慘，冷清清的，除去泥草中的蟲鳴，樹枝上寒鴉的展翅，什麼聲息都聽不到。

我剛走出一處山崗，突然冷風中傳來了一聲驚人的叱問：「口令！」我順口答了他，仍然冒着寒風，向前走了去。

我抬頭一看，只見我的前面昂昂然的筆立着一個暗影，我再向前走了幾步，看看要走近那暗影了，我才將手電筒就地一亮，刺刀在我的眼中閃着寒光，一個士兵兄弟，正精神抖擻的，立着正，挾緊鎗，在對我行禮。

我迎着冷風，再向前走了去，叱問口令的尖厲的聲音，仍在不斷的送進我的耳朵裏來，我奔走了好久的山坡，方將步哨線巡視完備。

待我折轉來的時候，立即拔營前進的緊急命令已經到了，才片刻，我們的隊伍已在黑暗中開始向前移動，空氣仍是冷清清的，沒有燈光，沒有月影，只有一陣陣輕微

的腳步聲，在黑暗中發出震響。

我的精神緊張着，心想：軍閥的部隊，是受不了我們迎頭一擊的，只消天一明，我們兩個衝鋒，就會把那些蠟燭似的部隊全部繳械，那我們那鮮紅的旗幟就可以在敵人佔着的城頭飛舞了，我心裏歡喜得發跳，脚步，也在不知不覺中加快了起來。

走了一陣，天快亮了，我在朦朧的淡光中，抬頭向前一看，突然的，那喊殺聲發狂般的吼起來了，衝鋒號在奔鳴，鎗炮聲在怒響，眼向前一看，我們的人却已把一座小城圍團圍困住了。

血一般的旗幟，在四處飛揚，口號聲，喊殺聲，衝鋒號聲，鎗炮聲，混和着，像一陣猛烈的暴雷樣，大地都像要被吼震成粉碎！

我樂得發跳了，我端着武器向山下飛奔了去，我正想帶着弟兄們一個衝鋒進城，突的，我的耳朵裏起了一陣炸裂聲，就像有誰在我頭上重重的打了一棒似的，我兩眼一花，我模模糊糊的意識到：我是中彈了，我一個躑躅向地下倒了去！

.....

醒來的時候，窗外殘月猶明。

三月廿八日 梅雨時節中的旅行雜感（陰）

我記得從前旅行到杭州的前一夜，正黃梅時節，下着滴滴的雨水。但是我們並不因此沮喪，很興奮地收拾了行李，在暗澹的晨光中冒雨向車站出發。那樣高興的心情至今還縈繞腦際。

跳出了討厭的教室，放棄了機械式的生活，撲進大自然的懷抱中去，領略那美麗的山光水色，有時更看見了意想不到的許多社會情況。在那短短的旅行期中，不但增加了許多知識，看見了許多事物，自己的思想在旅行中也活躍明澈了不少。讀三年「死書」所獲得的，我覺得不如這一星期的旅行。

中國現在的教育大半是機械式的乏味教育：敲鐘上課，搖鈴退課，先生講，學生聽，先生寫，學生抄，學生的進取心、好奇心都被這種陳腐的教育所犧牲而逐漸消滅了。這種販賣式的教育就造成了現在知識界淺薄、空虛和缺乏創造精神的現象。要免除這種弊病，第一要放棄了現在這種「死」的教育方式而採用「活」的教育方式——由學生自己去活動，自己去追求知識，在大自然中獲得一切。要達到這個目的，當然要

使學生呼吸於羣衆之中，跳躍於大地之上，陶醉在大自然的懷抱中，至少也要使學生常和大自然接觸。而現在一般學校裏的學生正式和大自然接觸的機會却祇有旅行。

說到旅行，我就記起日本鶴見祐輔贊美旅行的話來。他說：「旅行者，是解放；是求自由的人間性的奔騰。旅行者，是冒險；是追求未知之境的往古獵人時代的本能的復活。旅行者，是進步；是要從舊環境所擁抱的頹廢氣氛中脫出的，人類的無意識的自己保存底努力。而且旅行者，是詩；一切的人，將在拘謹的世故中，祕藏胸底的羅曼底情性，儘量發露出來。」他又說：「祇要旅行一年，他的思想上的行李便堆得很高了。」旅行的意義和利益再沒有比他說得更明白透澈的了。學生們假如要增進學業的話，誰說不應該旅行呢？

所以到現在提起了旅行，我就有了勁，我希望不久的將來，再來舉行一次吧！

自然的偉大，誰都承認，他可以改變我們的生活，創造我們的人生，因此旅行可以造成我們美的人生觀。

三月卅日 活的教育法 (晴)

杜威說：「教育即生活。」這話實在是對的，我們從日常生活環境中得到的知識才是真知識。真知識的根安在經驗裏的。從經驗裏發芽抽條開花結果的，才算是真知識。至於書本，祇是一些假設待證的見解，參考印證的材料，及啓發心思的工具罷了。

所以我們研究學問，決不是閉門造車的在狹小的房子內研摩所能奏效的。我們要研究農事，就以曠野為教室；要研究工業，就以工場為教室；要研究商業，就以市場為教室，要研究社會問題，就以十字街頭為教室。……

親愛的同學，我們只要立定了意志，鼓起了勇氣，我相信我們一定可以找到幸福的美滿的園地，切記着，不要被一張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的虛榮的文憑所迷醉吧！

四月一日 心理簡述（上午晴下午雨）

現今的科學家說：「天地萬物，莫不有愛力。」譬如水的凝集，地心的吸引，便是他的例證。可是人的心中却別有非愛的夾雜物，這種夾雜物最顯著的就是憎、惡。孟子說得很好：「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又說：「愛而知其惡，

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我們從這兩說便可得到怨的分析如下：第一、憎是從人的偏性上發生出來的。人有因忌才、忌功而生妬恨的，結成仇讎的，不知幾何，這是主要的妬。第二、從屬的憎是由於刁唆而發生的。人與人的中間，一言一動，豈能盡如人意。乃有第三者，從中挑撥，謗毀，離間，使恨不得不生。第三、憎是愛的對象。有愛必有憎，這是必然的。人們可有因黨籍或國籍不同而生憎的。亦有因學說，或政見不同而生恨的。這種憎在本團體內竟是一種愛力，這便與猜忌的刁唆的怨。迥不相同了。

四月三日 認清了政治的煽惑（晴）

痛癢相關的社會，當然不能置之不問，把中國的社會組織來看，極其紊亂異常。政治不上軌道，青年處身其間，摸索迷離，目眩神迷。我們青年疑惑着，担心着，深懼國家的滅亡就在目前，更不知信任那一種人物或那一派主張可以救中國，所以現在青年（冷血的除外）十九是苦悶的。政客引誘青年，方法十分聰明，手腕特別狡黠。在野之時，開口革命，閉口民衆利益，「打倒獨裁，」「民主政治，」「實行憲政」

這些話說來娓娓動聽。我們青年的認識力畢竟薄弱，容易受他們的麻醉和欺騙。以爲這新革命領袖上台之後，國家可以太平，人民可以自由。但是他們一上台後，把一切都忘掉了；總之，面目變換得真快神話中的，二郎神孫行者也不過如此。我們必須重視那些政客的手腕，免給他們利用，做了他們的傀儡，爲了他們而犧牲，去造就他們升官發財的路。

四月五日 展望的前途（晴）

我們前途是茫茫無涯的，在這茫茫無涯中，要求一條出路，那就專靠着自己努力去選求。在這個冷酷的世界裏，處處都是煩惱，帶着灰色死沉的氣象，目覩現代人類生活，完全是附屬於虛偽而無真正的技能。

我想着我們人類生活的前途，不要有虛偽，要在實際上去追求。一方面要打破世界上一切煩惱，從死灰色的前途，一轉而爲光明的前途，尤其是我們青年的人，要從黑暗社會裏，鼓着勇氣，掏出胸膛中熱血，一直向前做去，不爲黑暗社會所屈服來替個人社會國家謀點幸福。

爲什麼現代青年，有的還帶着醉生夢死之慨，沒有堅決的意志，向光明路途去尋求出路，反爲社會惡習所薰染，有的稍受點挫折，便意懶心灰，遇事頹唐，這樣焉能改良社會，服務於國家呢！我想我們要求一條出路，一定要從犧牲奮鬥困苦中尋求！我們切莫畏困難，被它阻止了我們的前進，這是我們須要注意的。

四月八日 快樂是產生在痛苦中的（晴）

痛苦與快樂在表面上看來，是不相連屬的，仔細推想，却是一貫的。現在的痛苦，便是將來的快樂；現在的快樂，便是將來的痛苦。譬如上山，在山腰裏攀登彎曲路徑的時候，很是痛苦，再加上荆棘爲害，弄得我們腿兒酸了，手兒傷了，這是何等痛苦呢？但是爲求得山巔的景緻，享受山頂的快樂，所以便不畏荆棘的阻刺，道路的艱險，努力前進以求享受山頂的美景，及至登到山頂，風景幽美，空氣清新，眼界開闊，胸襟舒暢，這不是由痛苦得來的快樂嗎？俗語說：「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不吃苦中苦，難得人上人。」可見痛苦與快樂是一貫的，不是無連屬的。

我們作事也是這樣，必須要認真去作，才可得到快樂，現在單將求學來說。求學

本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天天機械式的工作，無論天熱如炎，天冷似冰的時候，都要照常工作，一般青年，在學校裏，只求眼前的安逸，不顧將來的快樂；什麼打球啦！跳遠啦！……都是他們所最喜歡的，上課自習，是他們最討厭的。這種謬見當然是錯誤的。日後到社會上不能獨立營生，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到那時，便明白現在的錯誤了。所以現在的快樂，便是將來的痛苦，現在的快樂是一時的，空虛的，不是真正的快樂呀！

什麼是真正的快樂呢？只要我們在學校裏的時候，抱定一種目的，努力用功，以求豐富的智識，寧可受當時的痛苦，不可不竭力研究，以後有了充分的智識，到社會上才可戰勝環境，不致為社會所淘汰，這才是真正的快樂呢。

所以我們可以說，痛苦是快樂之母，快樂是痛苦之源，真正的快樂，是必須要從痛苦中求得來的。

四月九日 寫作與研讀之不同（雨）

我以為無論什麼人愛好讀書努力文學，當然不能算壞，可是讀書與作文實在是兩

件事，應當分別看待。普通人都以為讀書就是學作文，作文須從書上去學習，這實在是大錯特錯的見解。書籍原用文字寫成，但不應只當文字來讀，讀書的目的，重在收得其內容意趣，否則只是文字的遊戲而已。作文的材料，到處都是，並非僅在書中，專從書上去學文字，即使學得好，也只是些陳言老套，有甚麼用處呢？我認為勿只把文字當文字讀，勿只從文字上去學文字。

照這樣去練習，進步也就容易，否則，就要不得其門而入，盲從的學習，徒費時間罷了。

四月十一日 自由與生命（晴）

昨天的晚上，我呆怔而神往似的，坐在房間裏，忽然有一個大蛾，飛進了我的屋子。

牠的眼睛是綠色的，身上有灰紅色的花紋，牠是循着燈光飛進來的吧？牠飛進屋中來，兩個翅翼迅速的舞動着，在燈光四週打轉着，可是等到牠覺得牠的身子是陷於一個不自由的境界中，想再飛到外面去時，牠却辨不清方向了！祇見它在壁上和天花

板上碰撞着，在燈罩的邊緣上撲觸着，牠的焦急和紛亂真是達於極點了。

我的心也替牠着急，並且憐憫牠的遭遇，我同情於牠的想求得解放，我便把窗子完全打開，甚至把另一面門也開大，希望牠能夠從這窗門中飛出去，然而牠却還是像一個盲者在室內亂撞，找不到出路！後來還是等牠飛倦了停在那裏喘息着的時候，我纔幫助着牠把牠放到窗外，看牠振翼飛去。我想：假使我不是用東西夾着牠。（我在夾着牠的時候牠恐怕還要驚懼呢。）用強制的手段使牠恢復自由，牠結果定然會死在房內的壁角裏，或灼斃在燈光下了。

人身陷在不自由的境界中，人也渴求着解放，而人却四處碰壁，不知向何處去纔是自由的路徑，也許那裏有樂園的門正在爲人類而開着，但是人類終是盲目的亂撞，最後是被碰撞得昏亂了，向壁角或光熱中死去了，人類和燈蛾的命運原本是一樣的，不幸啊！

但是我還用強力拯救了燈蛾，誰却用強力來拯救了我呢？

難道人類就不如大蛾嗎？

四月十二日 荒涼的雨夜（雨）

碧蒼滿佈着烏黑的雲，說不定要變晴爲雨了。

一霎間風兒呼呼的吹着，雨兒瀟瀟的下着；荒涼的深夜，除了風雨聲和犬吠聲以外，甚麼聲音都停息了，世界的人們，都在睡鄉中作那甜蜜的夢兒了。

獨有神經衰弱的我，在那寂寞無聊的床上，翻來覆去的只是胡思亂想。偶然想到快樂，也不過是免去此時的傷心；可是想起往事的苦惱，竟禁不住眼淚似泉湧一般的流了出來。那滂沱的大雨，好像故意要和我的生活調和似的。

呵！好無情的雨呀！我在那黑暗的雨夜裏，腦海的愁思，心中的悲哀，是怎樣難以排解的喲！天呀！我辛酸了！我在這深深雨夜之下，儘夠我把舊時的苦事來思量，也儘夠我造出許多悲酸的空氣來自己享受呢。雨呀！望你停止了吧！反正你洗不了我的愁思，却是增加我的苦惱了。雨呀！停止了吧！把我的滿懷鬱悶，不要再涓滴的增加了！這已足夠我終夜的消受了！

四月十四日 速寫的一幕（陰）

有個同學今天突然立起來問經濟學教授：

「資本是什麼。」

短而肥的經濟學教授，摸着短髭鬚悶了半天，很費力似地答道：

「資本就是財產。」

緊接着，一個小白麻皮閃露着一個瘦臉的滑稽的冷笑，眨了兩下眼睛，立起來，用溜快的語句追問道：

「照這樣說來，先生！那資本就是鈔票了是不是？」

哈哈……

全堂的同學一齊哄笑起來，接着，就是一陣擂鼓般的樓板響。

那小麻皮，我認得，那是我們校中馳名的滑稽家沈望家。

四月十八日 新生和滅亡（晴）

無論什麼事，假使說是食古不化，就沒有進步的。

所以新生和滅亡這兩種路程的確是有密切的關係的。因此世上任何事業如果專有滅亡，便無從新生。單想新生，而沒有一些滅亡，也是無濟於事的。

譬如春天萋萋的芳草，蒼蒼的喬木，鮮明的花兒，如果去冬沒有受到風霜的打擊，則今春仍然本着老殘的面目，一些發奮的精神，競爭的志氣都沒有，又那裏來今春的繁榮？使人們欣賞呢！

又譬如郊外的田畝，在高坡或斜阜的地方，一些清水都沒有，乾涸得很；如果農人們沒有設法開水道，塞基口，怎能種稻？假使連有水能種稻的田，也不設法塞住基口，專以鋤耙倒毀，則禾稻怎能生長？禾稻既不能生長，則世上的人們，朝所餐，晚所食，從何處供給？沒有供給，則舉世的人們，怎能生存呢？

是知有了新生，必須先行之以滅亡的手段；有滅亡的手段，必須繼之以新生的創造。

四月廿日 黎明的降臨（晴）

我們的壁報：『黎明，』終於在昨天出版了。

『**揮力羣的時事批評**』一開口就是：『兩個世界的對立，』接着又是一句：『資本主義的第三時期，』我看後，覺得未免太『八股』一點。

還是趙子明的文章做得好，他痛斥學校的苛捐雜稅太多，他責問每年的建築費收去，爲什麼連廁所都不修理好一點？他又說學生應該有思想和擇師的自由，學校當局不應該把沒有學問的私人，硬弄來當飯桶教授……他的文章做得真好，一字一句都很能令人感動！

我那篇「國家論」，是一篇攻擊當局者的文章，我總覺得做得太激烈了。

有兩篇散文很不差。一首詩是一個自命爲詩人的李紫白所做的，所謂「詩」題名未定草：

「姑娘，你的笑，像春天裏的黃鶯，

我嗅到了你花草般的香息，

來吧！來吧！

請你把愛的種子播散在每個人的心田裏，

我們將爲你而開那燦爛的花。」

我看了，真有些好笑。

我們的壁報一貼出去，圍着看的同學非常多，下午我去看，竟有人寫着幾個字在

報紙邊上問：

『請問：投稿投到那裏？』

我們都高興極了，昨天晚上趙子明同我商量第二期的內容，歡天喜地的決定再進一步的向學校進攻，同時開始向無聊的『明燈』挑戰。並且以後決不錄用李紫白那樣的稿件。

四月廿二日 深入羣衆（雨）

「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在自侮的成份，一天不滅絕，你就一日不能怪人家侮你。

你應該回頭看看你自己是什麼樣的一個人，看看政府是什麼樣的一個政府，看看人民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向外人爭「臉」固然要緊；可是你切莫要因此忘記你自己的家醜！

家醜如何洗得清？我從前想，要改造中國，應由下而上，由地方而中央，由人民而政府，由部分而全體。近來覺得這種見解不甚精當。國家是一種有機體，全體與部

分都息息相關，所以整頓中國，須由中央而地方的改革，和由地方而中央的改革須得並進。不過從前一般社會運動家都祇重視了國政，（其實他們連國政都還是虛幌子而已，最重視的是「錢」）我們年青人應當振作起來，深入羣衆中去。使人人得能振新自侮。

四月廿五日 夜話（晴）

我一個人跑到宿舍外的草場上來了。我昂頭向空中吐了一口深長的惡氣，一股無名的憤火燒上我的心來。

我憤然的在草場上繞了幾步，這時，沉沉西垂的半灣殘月，已經黯然的快褪盡了牠的一切光芒。空場上只零落的殘染得有一些模糊暗淡的光絲，雲氣漸低，蟬翼般的薄霧也騰上半空去了。大地上是一片迷濛，一片暗淡，看看天色，似乎離破曉的辰光已經不遠了。

四圍是異常的冷寂，樓頭舍側的電燈，在那兒一閃又一閃的吐著凄然的淡光，使我頓增無限空漠淒寂之感。

正在這時候，出人意外的一個人走過我的身前來了。我不禁驚叫道：

「啊——趙子明！」

「唉！你也睡不着嗎？」

我那病態的同學披着一件布衣，冷然的走來和我握了一下手，站在我的面前。

「是的，我是給程濟之和沈敏兩個傢伙鬧醒了，你呢，你也是被他們鬧醒的嗎？」

「不是，我今晚上失眠，睡不着。」

「那你今晚上不是已經起來很久了嗎？」

「是的，我已經到校外的鄉間去繞了一趟來了。」

「你常常患失眠症嗎？」

「是的。」

「得醫一醫才行啦。」

「嗯——嗯——」

一重陰影又像落在他眉宇間來了。他焦灼的思索着，我的話彷彿沒有在他心上一

般，他擻了一下晚風吹散的長髮，只拿鼻音來，這樣淡然的答我。

沉默頓時在我們之間流動着，他冷然的立了一會，燃起一枝紙煙，在他被思慮的火焦炙着的臉上，閃了半痕應酬的苦笑，走了，向那有梅柳掩映着的草亭邊走了。

我望着他長長的身影，頓時在我心裏，湧起了一個窺探這個慣會憂鬱的頹廢的青年人的內心生活的猜度。這猜度一起，我的心竟像被什麼東西壓着了一般，沉重得多了。

四月廿八日 成功的秘訣（陰）

古人有句說話；「登高自卑，行遠自邇。」大凡一個人所做的事情，必須在於細微的地方和淺近的地方小小心心做起來，才能任顛撲而不壞，終立於成功的地位；若把眼界放得太高，把理想攆得太大，將眼前的事物，當面的問題，輕輕地拋去。這件事情真是多麼危險啊？

譬如，拿着了一副望遠鏡的人，朝天望着走去，他目的只是在天上，不顧腳踏的地位，走到了邊涯的地方，再向前踏進，就會失足下墜。這事豈不危險？如果做事情

的人，也只顧好高騖遠，不注意眼前的問題，和這件事就沒有兩樣了。

王雲五先生說得好：「我希望全國同胞，切不要時時拿着一具望遠鏡子，要拿着一具顯微鏡子平心靜氣地把自己眼前的事物，仔仔細細照個清楚。像一滴很清明的水，我們用着肉眼把牠看得很透澈了，那滴水似乎沒有萬分細微的分子——雜質——藏在裏面了。但是我們拿顯微鏡去一照，就會見有許許多多的微生蟲夾在裏面。而且這滴水的精微緻密的地方，一些兒都被我們觀察得清清楚楚了。」

可見，我們無論做那種事情，只要用耐煩的精神，細密的工夫，從細小的地方下手，不嫌細膩，也不怕瑣屑，事情愈是細微淺近，愈加細心研究，等到細微淺近的事情，做得清楚了，便似抽絲剝繭一樣，漸漸的向深處，大處去擴充，只要用科學的方法，用真實的工夫，循序做去，無論那一種事情，都沒有不成功的道理！

現在一般青年，却没有這種工夫，一味好高騖遠，這個原因，我相信大半是由於經驗缺乏，慾望過奢，做事上没有經過種種困難和挫折所致。

如果他做事多經過幾次的艱難，經過幾番的挫折，便覺得好高騖遠是做事失敗的原因，他就不會把目前一切的細小問題看輕，遇事必經過縝密的考慮，然後才行了。

我們要避免這一個原因，腳踏實地的做去，無論求學或做事，不怕不成功。

四月廿九日 自我競爭（兩）

小瑩來信說：「先生永遠是我底先生，我永遠是先生的學生。像先生如此熱忱地指導了無數青年，我如何不頌揚先生呢？先生確確實實是我的第一個先生。」在這些話裏面，他說某某先生是他的第一個先生，這是可以這樣說的；第二，他說先生指導了無數青年，值得頌揚，這也是可以說的。然而，他說「永遠是他們的學生，他們永遠是他的先生。」這兩句話依我視察根本錯誤。這兩句的錯誤。就在「永遠」兩個字上面，這種錯誤的來源就是還不懂得「青出於藍，更勝於藍」的道理。我們應該知道，一切都是發展的；後一個時代的人，它雖然是由前一個時代的人發展得來，然而，它在種種方面，一定會超過前一個時代。假如後一個時代的人，死守着前一個時代的規矩法則。這世界還會有什麼進步呢？所以你對於那一位作者如果認為值得推崇，那末，儘管推崇；然而在同時，你自己應該擔負起「青勝於藍」的責任。並且，你必須這樣，才算是事實上推崇了你所願意推崇的人；同時，這也正是任何一位值得被推崇

的人對於推崇者的希望。如果不是這樣做的話，那就會像現社會裏面某些人一樣，他們只要是推崇某一個人，就把某個人作為偶像一樣的崇拜；甚至還把那一個人的一句話，或一段文字，作為符咒，或經典一樣去背誦。總括起來說，你是把你自己那種「能動」的力量主觀地否定了。我們以後必須要注意一點，自我地加緊努力。要自己自我地聯合周圍的朋友去研究，去體驗攻讀才對。

所以我批評小瑩，不管他認為是怎樣，我總是不會更變我自己的主見。

四月卅日 可紀念的一夜（晴）

晚間一點鐘以後，我房間裏的人都睡去了，我倒在床上假睡着，側耳靜聽着樓下一切的響動。

淡淡的月光，從窗口上射進來了。我從床上望出去，看見小小的一方天上，浮動着白雲，繁星在點點的閃光，藍蔚色的天，顯得異常的靜美。

我側耳靜聽着樓下的一切響動，一切煩囂的聲音都沒有了，我只聽到草叢中的蟲聲，在奏着和諧的音樂。

過了一會，月光照上我的床來了，我心裏焦急着，再靜靜的聽，除去蟲聲而外，還是聽不出有什麼別的聲音。

我急得愈厲害了，在床上翻了幾個轉身，心裏痛罵了一頓那些拆濫污的傢伙，頭昏昏的迷迷糊糊的睡了去。

我也不知道我睡了好久，突然，我在迷糊中聽到了幾下口哨聲，我一驚，從床上爬了起來。

口哨聲又從樓下吹上來了。

我幾步走過窗口前去看，在月光下，我看見李鳴皋仰着頭，怒眉怒眼的在望我

我急忙穿着衣服，輕腳輕手的跑下樓去。

李鳴皋肩下挾着一大捲東西，一見我，他就大發脾氣：

『你這傢伙睡入覺了，是不是？』

『你倒怕睡覺去了，你看看現在已經是什麼時候？』

我把夜光錶摸出來在他面前一晃，他更生氣了，他突出了大眼睛，氣憤憤的對我

說道：

「什麼時候！你的耳朵大概聾了，我打了幾十個口哨，你爲什麼都沒有聽到？」
我被他說來輾下去了，我笑着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踏着月光，我們向前走了去。
夜是很靜寂的，我們脚下踏着的石子聲，也都可以清楚的聽到。

李鳴皋邊走邊發牢騷，他痛罵揮力羣，說他滑頭，只是空談，一點兒實際工作都不做，今晚上的壁報又是他個人寫成的，他說他一定要對這樣的「左傾」傢伙提出警

。穿過一個草場，我們折進了大禮堂的前廳，堂中的電燈閃着淡淡的白光，四圍靜寂得非常的可怕。

我們走到壁報處，大家的心裏都突然興奮起來。

李鳴皋把他肩下的兩大張壁報打開，我也把早就放在帶子裏的漿糊摸了出來，兩個人不聲不響的蹲在那兒工作着，心裏生怕有人來看見，我們用很快的速度，一邊糊一邊貼，才一刻鐘，我們的工作便告完結。

壁報貼好後，我們樂得發笑了，我們才想把手揩乾淨，首先自己好好兒的來賞鑑

一下，不料正在這時候，我們却突然聽到廳外傳來一陣脚步声，我們心裏大大的吃了一驚，嚇得背上打了一個冷抖！

學校的皇皇佈告，不是說拿着貼「非法」壁報的一定要開除嗎？這樣夜深了，不是學校埋伏的暗探還有什麼人在行走？

我心裏驚急着，問李鳴皋怎麼辦，李鳴皋斬切的對我說：

「你難道還怕開除嗎？快把你那種鎮定的精神拿出來！」

細碎的脚步聲，一步一步的走得越近了。我們都靜默着，輕腳輕手的向前面的窗口上走了去。

今晚大概總要鬧點什麼玩意兒出來了，我想；但我却不怕只緊緊的把拳頭捏起。

李鳴皋走到了窗前，很嚴肅的昂着頭在那兒立着，他向外看了一下，突然打了一個冷笑，頭掉轉來，連連向我招手。

這，倒使我好奇了，我幾步跑過去一看，不由得在心裏憤罵起來。

在淡淡的月光下，我看見一對挽手併肩的男女，正從草場上的一堆矮樹旁折了出

來，很親暱的仰頭望着月光，好像一對醉了的人兒一般，踏着月光，向前慢慢的走了去。

望了一會，李鳴皋忽然望得發火了，他憤憤的對我說：

『我怕是誰，才是他媽的一對狗男女！你看，我要開開他們的玩笑。』

說着，他走過去在地下去摸漿糊瓶，一會，他笑着拿起那瓶子，從窗口上用力的向草場上擲去，『嘩』的一聲，那瓶子擲去打那矮樹了，那對男女驚得向四面看，我們連忙隱身在窗邊，他們却什麼都看不出來，只拔着腳飛跑了去。

我同李鳴皋瞧着，樂得大笑了！

於是，我們安安心心的，大搖大擺的，賞鑑了好一會，我們才笑着分了手。

.....

到現在我一起想起昨晚上的事來，心裏真都還快樂得發跳！

五月一日 勞工神聖（晴）

今天是偉大的勞働節，是全世界勞工的紀念節。我們人類的逐漸進步其中最偉大

的推動者，便是勞工，勞工是在不斷的生產，不斷的建設，使人類進步，使世界進步。

我們今日所耳聞目擊的偉大事物，那一件不是出自勞工們的手中；當要把一種惡勢力所統制下的世界所擊破而起來發動一種偉大的革命運動，無論古今中外，其中主要的原動力，大都是屬於勞工，我們在現時代應認清勞工的偉大，應改革現中國對勞工待遇的不平等，我們要強盛國家，非得先從勞工階級中努力着手不可，因為勞工纔確是國家最健力的細胞。

我們今日在紀念勞動節，理宜即省悟過去的一切錯誤見解。使勞工不再受到無理剝削，奮闢建設平等的道路。

五月二日 多難的季節（晴）

五月，是多難的季節。

我們翻開『五月』的歷史，是滿紙的創傷與血腥——那慘不忍睹的血蹟。那血蹟裏包含着的是憤怒，悲傷，恥惡與仇恨——

我剛執了筆寫到這裏時，忽地程濟之走來拍着我的肩頭說：

「你又是在寫情書給你那葉小姐了嗎？」

「嗯——你總是見了人家一執筆，便是寫情書。」我回頭去望了程濟之一眼，只見他漂亮的西裝，梳得光亮的頭髮，翩翩的公子哥兒風度，因道：「你別以為人人跟你一樣，不是寫情書是不執筆的。」

「你和惲力羣、趙子明都是假正經的道學面孔，老實說，你們要是以為在這年頭必須過嚴肅的生活，那麼你不應該和葉小姐通信，惲力羣不該去追求他的表妹，趙子明不該發揮至上主義的大論了。」程濟之說。

「我並不反對談愛，我是因為你的見識太武斷！」

「那也不要再爭論了，你究竟在搗什麼鬼呢？」程濟之說着，低下頭瞧着我所寫的日記簿說：「原來是寫日記，又是一大套官樣文章，什麼五月是多難的季節，你是對文學很喜研究的，就不該這樣寫日記，日記是應忠實地記着自己的私生活，而不該說教式似的假道學。」

「你的話不差！可是我記日記的用途，不僅是作為人生過程的里程碑，而且要把

來自己所認識的瞭解的一切學識和滲入私生活，成爲一本我私人最有用的參攷，同時又能時常溫存到過往的情景。」我望着程濟之說。

「別假正經，五月雖則多難，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像你那麼終日埋頭在書本子裏做跛子，實在告訴你，現在是什麼世界了，讀死書有什麼用，還是跟我一同到大光明去瞧一會電影，今天的那張片子是很好的，祇少的話，瞧了一遍，要勝讀三年書。」程濟之說。

這時候可巧輝力羣進來聽得了，立刻露出很嚴肅的神情，帶着責問的語氣道：

「濟之，你那樣的話，簡直完全是資產階級享樂主義的迂話——」

程濟之不待輝力羣說完，搶截住說：

「好了！你這假革命者的唯物論的忠實信徒，休來我面前裝出大搖大擺的樣子，還是和你表妹去談談愛比較有價值得多哩！」

我望着他們二個人的爭論，不由心裏好笑起來。

五月四日 偉大的『——』運動（晴）

「這光輝悲壯的時季啊！它是我們學生最偉大的一頁榮耀史。當年北洋政府的行政腐敗，出賣中國及四萬萬五千萬的同胞，我們學生首先在北京發動了偉大的學生運動，來阻止他們的卑污手段，不料激怒了北洋政府當局，大發獸性，實行屠殺，但是這不可遏制的怒火越來越煌了，立即燃遍了全國，我們偉大的魯迅先生，便是站在正義的陣地上，用他鋒利無比的筆，向那些狼羣狗黨猛刺，同時在這怒火狂燃中，產生了燦爛的新文學。

我們不能恕宥這次屠殺學生的罪魁禍首，那就是當時執政北洋政府的段祺瑞，他是歷史上的一個罪人。

但是不久以後，暴力的北洋政府終於給民衆的怒火所焚毀了。

我相信，一種黑暗的暴力是不能征服光明的強力的。因為黑暗是人人所厭惡的，而光明是人人所欣喜而期望的。

五月八日 五月的鮮花（晴）

今天是星期日。晌午的太陽，射出強烈的黃金光線，塗滿了小窗。我捧着屠格涅

夫著的獵人日記讀着，使我嗅到另一種世界裏的氣息。

漸漸地忽然我步出了屋子，在郊外獨自走着。那廣闊的原野裏，沒有人跡，土徑傍的鮮花野草向着陽光笑。我嗅着花草的芬芳，覺得清香的氣息，灌入了我的心，使我的心更活躍起來。

忽地天色黑暗起來了，頃刻之間密密粗大的雨點落下來，我分辨不出方向，我只是在黑暗中狂奔。

在我耳邊響着巨大的風聲，像千萬羣衆不平的怒吼！但是又夾帶着悲慘淒楚的號哭聲！轟雷和閃電，在我頭上響着亮着，我不顧，我不顧一切的在黑暗中狂奔！

接着犬吠和狼噬的聲息，在我經過的一座小坵後也可以聞到，我不敢留停，一奔，我奔了不知多少時候，到了一座高山的崖下，雨也停止了，雷和電都消失了，一切都靜止下來。我坐在山地上，突然林中轉出一個老年人來，微笑地向我說：

「年青人，你來這裏做什麼？」

「我是遊山來的。」我說。

「你對於那些山野裏愛些什麼呢？」

『我愛那遍野的火也似的鮮紅的花！』

『啊！這鮮紅的花，是有着一段悲壯的故事的——那花是用了許多烈士的熱血所灌溉而開放的。』

我正想問他，在迷朦中我覺得身子墜下山坡去了。

我醒了。揉了揉眼，陽光爬在窗檯上發笑。原來那是在渺茫的夢裏，那本獵人日記却靜悄悄地躺在地上。

在窗外，我聽得有人唱着五月的鮮花的歌曲，慢慢走近這裏來了。

五月九日 心上的烙印（晴）

今日是我國蒙到一種奇大的恥辱的一天。在這悲憤的空氣中我覺得不知怎樣說纔好。我覺得這恥辱是我心上的烙印，永遠不會泯滅的。我想到了心上的烙印，我要不知怎樣的努力學業的進取，養精育銳的磨厲以待將來。

這也並不是我一個人應有的感覺，我必須把這感覺推進到每一個人的心裏，我定要將這大烙印在每一個人的心上。要達到這目的，我將怎樣施展我的本能去幹。這完

全是需要力量的。而力量究竟是一件什麼東西呢？力量就是言論到實踐中所產生的行動。那百折不回的行動，便是一種堅毅的力量，力量是萬能的，唯有力量，足可以雪恥消恨。也可以洗去這心上的烙印。

我們青年的力量是尤其偉大的，我們應當認清現世界的新趨向，使出一種力量，把舊恥雪除，發出無限光明洵爛。

五月十四日 我與小說（晴）

從前中國人對於小說，一向視為閑書，不列入「正統」文學作品中的。自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震起了新思想的浪潮，在文學上提倡了白話文和新詩，新體小說也隨之產生，並且成了新文化運動以來最光榮的收穫。

我開始接近文學是在初級中學念書時；引起我讀文學書的趣味的是那時的新體小說。

那時我的環境較現在好得多，家鄉裏是幽閒和平的，一家人生活在和融喜悅之中，我的讀中學，實在是很幸福的。但是父親反對我，看小說，只許看看些新出版的

雜誌。

當時我讀小說，並無什麼偏好，簡直是糊亂讀着的。比較看得多的，是魯迅、葉紹鈞、許地山、冰心、郭沫若、郁達夫諸人的作品，學校裏的國文教師，只熱心地教我們學習舊詩和填詞，在教室內時常講着平仄聲和雙聲疊韻之類，對於學生課外讀新體小說是很不主張的。有一個時候，我因此幾乎被舊詩詞的趣味迷住，又幾乎受騙着跌入胡適的淺薄的文學理論中去。學校教育對於我的學問和思想上，可說實在毫無幫助，還是由於我課外胡亂的讀小說，給了我思想上一些指示，我認出了自己應走的路。

也由於胡亂的看小說，竟引起了我對文藝的熱烈的愛好，雖然自己外國文的程度太差，但終於抱着熱心開始探頭去獵涉外國作品，以自己的愛好，讀了安特列夫、杜司妥也夫斯基、易卜生、傑克倫敦、顯克微支諸家的作品。

我當時還不甚相信小說的力量，可以改進社會。因為當時我過着沉悶又無聊的生活，一個年青的孩子，到底過不慣毫無生氣的日子，於是我親近了小說書，一方面想藉以排遣內心的無聊與寂寞，一方面想從那些書裏，知道一些生活的知識。

不能不說是由於讀小說，我漸漸從消極悲觀的泥潭裏抬起頭來，去重新認識這世界。

我看了一些新的理論，我以熱愛的心情讀了高爾基、雷馬克、紀德等的作品。

「活下去總是值得贊美的」。一些小說中的主人翁，那麼敲醒我的腦袋，於是 I 挺起精神來，我應該強悍地活下去。

從看小說，我學習了去觀察現實社會，體驗生活的滋味，這樣我想試試去表現一些我的眼力和生活所能及到的事情，就引起了 I 學習寫作的動機。

五月十九日 母親（陰）

這是我們學校裏實有的一件事，這個同學的家境是我所熟悉的，我知道他內中的情形，我爲了這件事使我時常感到一種悲哀。我屢次用誠摯的態度去勸他，使他改變他以後的行爲。這是我因爲喜愛文學，特地把這現實的題材抓來，試驗我寫作的技巧。這定是低劣的作品，但是我有不斷求進的勇氣。

X

X

X

X

X

X

黯淡的燈光裏，照着一個頭髮花白的婦人；她低着頸子，手中一針一針不停的做着。燈光射在灰色的壁上，壁上掛着一個少年的半身照相；那婦人常常抬起頭來，對這照相一眼一眼的望着，她嘴角上忍不住掛着一縷微笑，那照相上的少年，也似乎在那裏微笑。

婦人的手一起一落，愈做愈快了，那夜也愈過愈深了；桌上的小鐘，叮叮的打了兩下。婦人的肚裏，又是一陣響動，她纔覺得餓；便打開桌上的紙包兒，把紙包中的五香豆，一粒一粒的向嘴裏送。

第二天是九月三十日，她兒子學堂裏要付飯錢；她便向繡貨店中去領得整整卅元錢，用手中包着，緊緊的握在手中。從午後一點鐘走起，直走到太陽落山，纔看見門口中學的門牌。恰好她兒子光宗和幾個女同學在學校門口散步；一抬頭見他母親遠遠的躲在學校門外的大樹陰下，向他招手兒。兒子便飛也似的奔去，叫了一聲「媽！」他媽忍不住滿臉堆下笑來，把那手巾包兒遞過去；又伸手在兒子巴掌上摸了一下，一轉身去了。

「一個月沒吃飯，省下這卅塊錢來。——天呀！寧可我的兒子吃得飽些！」這婦

人在歸家的途中，自言自語的說着。

第三天，恰巧是星期，三個女學生，找到她兒子的宿舍裏來，把她個兒子和綁票似的綁了去。吃大菜，坐汽車，看影戲，……狂樂了一天；兒子的袋子也空了，女同學的游興也倦了。

足足一個月不見她兒子上「小小有天」——口口中學門口的小飯館的店名——來吃飯，從前陪光宗游玩的三個女同學，如今又陪着阿唐在「小小有天」中大嚼。

阿唐說：『我每天看見光宗躲在宿舍裏吃粳米糰子！』三個女學生中的一個，聽了，便轉過頭子去，從鼻中放出一股冷氣來『哼！』

五月廿五日 人生小景（晴）

我們常在校外一條路的轉角上，看見一個青年乞丐：可憐他頭髮蓬鬆如亂麻，衣服破碎如簞蟲，聳肩屈背，望去如七八十歲的老人；他的一條右腿，是那年被汽車碾斷了，如今成了蹺子，肋下支着一根樹枝，一拐一拐的追着路人要錢。——但路人大多數是昂頭不睬的。

我經過這地方總給他幾分錢。有一次，我正給他錢的時候，瞥眼見一隻美麗的
手，用兩指撮着五分銀幣，落在那青年乞丐的手掌中。這女子手背的白淨，手指的玲
瓏，指上的鑽戒，發出閃躍的光來，一抹翠釧，襯着豐柔的粉臂，臂上現出一條半月
形的血痕，「嬌滴滴越顯紅白！」我便忍不住抬起眼來向她臉上望去；長眉穿鬢，珠
唇含笑，果然是一個絕色的少婦！

忽見她雙眉緊鎖，粉腮上襯着兩朵紅雲；她忍不住要嬌啼了。我低頭看時，不覺
引起我十分的驚詫；原來這青年乞丐，正拿他漆黑也似的雙手，捧住了那一條粉臂，
在那血痕上狂吻。我不覺大怒，急幫助這少婦，奪回臂兒來，又要幫助她向這乞丐理
論；誰知這少婦毫不計較，竟低頭含羞的冉冉去了。

這少年乞丐怔怔的看那少婦去遠了，在他的兩隻枯眼中，不自覺的掛下兩條淚
來。我好奇心發問他：『這少婦是什麼人？』他說：『是當年的情人。』『她臂上的
血痕是什麼？』『是我替他咬出來的！』

五月廿七日 枯萎了的心靈（雨）

望着綿綿雨，我是這樣想着：

已枯萎了的草木，如有甘露灌溉，它也可望復活；然而對於枯萎了的心靈，爲什麼就沒有像甘露這一類的東西可資潤澤呢？難道說人生不如草木嗎？

不幸的人在別人的眼裏看見是不幸的了，但是還有在別人眼裏看見是幸福的人，實際他們也是一樣的不幸！後者這種人常是爲要順從別人，強裝着幸福的樣子給別人看，誰知道他內在的痛苦呢？他的眼淚也祇有向自己的肚裏嚥着罷了！

我常常會羨慕那些殘廢的人：一個瞎子，他看不見諸般的醜態，萬端的怪象；一個聾子，他聽不見卑劣的詆毀，悽慘的號叫；一個啞子，他也能不說他不願說的話，不做那無聊的應對；然而我的感官却得順受着這一切呢？我爲甚麼要不是個殘廢的人呀？

怪不得紀德要說：『沒有眼睛的人，是多麼幸福啊！』

五月廿九日 學校生活即景（晴）

今日天氣溫暖夕陽西下的時候，同學三五成隊的攜着手，到那廣闊的操場上，消

這那傍晚的時分。

有些同學臥在碧綠的草地上，仰望著天空；他們可以對那點點的飛鳥發癡，他們可以懷疑天體，他們可以聯想到人生的神秘。有些同學在那裏向蝴蝶找開心，一個在前面攔住，一個在後面趕着，蝴蝶飛高了，他們似乎也要跳到空中去；有時蝴蝶被迫得慌張了，落在他們的手裏，於是，一種忘形的快樂，在他們的雀躍裏整個地表現出來。有些同學坐在園亭裏談論着如何用功，如何應付明日的功課。有些同學一面慢步着，一面暢談着未來的希望——這一切表現，直到上自修的鐘聲傳到他們的耳裏為止。這是學校生活中最獨特的地方，也正是學校生活中最有興味的一點。

想到天氣寒冷的時候，共住一自修室的同學買上一二角錢的落花生和瓜子，圍着一個火爐；一面喫着，一面說着。各人把各人的歷史當作談話的資料，各人把各人的珍聞來作趣話。他們互相笑語着，他們彼此都有了一種了解，他們都有說不出的滿足。心靈上的聯絡，思想上的融通，都由此開始了。這種經歷，在他們的記憶裏是何等的有力呀！那圍坐的情形，談話的風味，是多麼的有趣呵！學校的生活因時令的關係，也就不同了。

五月卅日 血的一天（晴）

太沉痛了，當我提起筆來時，我不知怎麼寫；「五卅」這是血的一天。南京路上的流血，那一幕慘景，彷彿在我腦裏映出來。我們只是在「紙上談兵」是不興的，我們必須不把言論祇當做「言論」，要確定了努力的方向，勇敢無畏地去實踐，達到理想的目的。用這樣堅毅不屈的行動來紀念我們勇敢的烈士，刷洗我們的恥辱，血債是必須用血來償還的。

下午接到葉露薇小姐的信，她也告訴我：「有了恥辱然後有光榮，我們必須努力不息，自強不息！」

六月一日 雨中歌聲（雨）

刮了一夜的風，天纔亮又下起雨來了。那雨水從檐上一滴滴底滴在下面的水缸裏，奏出聲聲諧和的音調。

精神上受了刺激的緣故吧？這幾天又失眠了。昨夜一夜沒有入睡，直到鷄鳴時才

朦朦朧朧的沉入夢中；而今又被雨聲喚醒了。

悠悠的愁情，好像窗外的雨絲，密密地縈繞着我的心扉，啊！已往的一切且別去，回憶吧！但那未來的呢？我將怎樣去戰勝那阻擋在人生之路上的魔障？

在這幽靜的四圍中，忽然從窗外傳來了幾句淒涼的歌聲：

「倉庚倉庚：來年莫再鳴！」

倉庚二鳴草又生！

倉庚一鳴草青青；

但到頭來總是樵夫肩上新！

*

*

*

*

*

倉庚倉庚來年莫再鳴！

倉庚一鳴碎人心！

王公貴人儘尊榮；

到頭來誰又不是墓中人？

*

*

*

*

*

倉庚倉庚來年莫再鳴！

……
歌聲慢慢地遠了，不能分明了！

啊！在這裏，也有和我同情的人麼？人生原無究竟，只不過像演劇一般，塗着粉墨，戴着假面，串演幾場無名劇罷了！什麼美人什麼英雄，都不過是劇中的一員！但是我問：爲什麼總是悲劇多而喜劇少呢？

啊，啊……

六月五日 矛盾的心理 (陰)

我近來的心情上，非常的不寧靜，時常容易發怒，或悲哀，這是心理變態的緣故，所以我有時對於現實憤恨，有時對於人類憎惡，對於世界更想把它整個的毀滅，反之，我忽然對一切都可愛起來了。我自己也弄不清楚這是什麼緣故。我因爲是個極端自我信仰者，所以一發生了那矛盾互攻的心理，便用自我的堅強信心來壓制下去，但是那種矛盾的心理，仍是時常的襲來，使我不能得到安寧。

我把這樣的心理病態告訴趙子明時，趙子明說他也有這樣的心理病態，我們便去轉問惲力羣，那惲力羣以為這是攻擊我們的好機會，使用駁責式的口吻罵着我的自我信仰，他說我完全是自我認識上的錯誤所致，我因為他是自命為唯物論者，而我自己對唯物論也有些懂得，便要求他用唯物辯證的方法來解析我的心理，他却伊呀唔唔的回絕了，原來他也是無法解析。

晚上，我翻閱史汀納著的自我及其所有的一冊書，我知道了；我這是變態心理的發展，那種發展有二條路程，一是積極的進步，一是消極的毀滅。而我自己正又向那一條路上走去呢？

六月七日 她來了（晴）

我欣喜地讀着葉露薇小姐的來信，她告訴我在這幾天裏她立刻要動身到上海來了，她說彼此隔別了這樣長久的時日對於我是非常罣念的。她這次到上海是寄住在她親戚家裏。她問我暑假裏有沒有回鄉的準備。本來我是打算回鄉去的，因為我非常關懷爸爸和媽媽，可是她這樣的問我，反使我躊躇起來了。

這幾天學校裏正已大考完畢，快將放暑假了，我想寫信回去問一問爸媽，可是我
又覺得困難起來，我不知道自己該怎麼下筆，怎樣告訴他們老人家這暑期裏我不回家
的原因。

我覺得有些羞愧。難道爲了愛人，就忘了父母嗎？

六月十二日 言行一致（晴）

古今的學者和哲學者的大言論，我讀的也不少了。當然的，其中有一部份是給我
所輕視的，這不僅是與我的主張背異，而且他們僅僅是個空頭的理論而已！

我以爲一個人從思想建立言論，但言論必須實踐，那纔是一個完全的健力者，往
往世上有許多學者，他們時常發出漂亮的大論，可是大論儘是大論，而實際僅是一種
空虛的聲音而已！更有的是，他們有的是嚴肅偉壯的大論，可是他個人却背此而行，
言行適反，這些學者，我們是不能對他言論表示信仰的。他們無非是把言論當做油
漆，來修飾他學者的門面，使一般人對他信仰。那也好像是娼妓對嫖客做媚語：無非
是使對方入其彀，她能從中取利，那些學者所用手段，無非也是如此。所以我們必須

對自我有堅強不拔的信力，纔可判斷那些無行的學者，他們往往口是心非，他們往往給一種政治陰謀所利用，言論是他們活命喫飯的工作，他們把言論看做職業。尤其是現在號稱「孤島」的上海，那些空論家無行的學者，正如垃圾堆上的蒼蠅一樣多。

我們既明白了上述的觀點，應當毫無鬆弛地堅持言行一致的偉大品格。

六月十五日 孤島上的廖化作家相（晴）

自從上海被稱為「孤島」後，一輩作家都去內地了。所剩下的所謂作家，在「山中無好漢，活潑作大王」的情形之下，居然一躍而大搖大擺的登上孤島文壇，「自稱為王。」大做其八股式的文章，不管使人讀了討厭與否，要是你一有表示不高興的樣子，他便會說你不愛國，痛罵一頓，還要加之以最不名譽的名稱在你的頭上。好像人必須讀他們那種臭文章，不讀則必有罪，他們利用愛國與否的這一點要挾式的方，來推廣他們文章的出路，投機取巧，雖市儈商人亦望塵莫及。

他們的論調當然還要圓活些，可是他們武斷得很，祇要是你對他們的論調上提出了什麼問題，他們立刻會送一個不名譽的頭銜給你，有如一不讀他們的文章便是不愛

國，中國之復興似乎都有賴於此。像那樣的所謂作家，我們無以名之，祇能稱他們爲「廖化作家」。

那些「廖化作家」，一不做，二不休，竟結了幫口，開了門路，佔了幾許大報章的副刊及雜誌，坐在他們的寶座上，說着『南面話』，我因爲投稿的關係，認識了他們內中的幾個，他們以爲我是個中學生可以利用，使暗中聯絡我，收錄我爲他們的嚶囉，他們可以從中取了我們嚶囉的稿費歸入他們的私囊，可是我早已對他們存了輕視的態度，只是置之不理，於是引起他們的憤怒了，當然的，我以後所投的稿件都給送入了他們的字紙籠。但是却有什麼用呢？我的投稿無非爲了一種正義的呼聲，他們却當做商品一樣的壟斷起來，這種手段決不能使我屈服，枉費了他們的心機！我要再接再厲地揭破他們的假面具，粉碎他們卑污的手段的施展。

在我文友中有一個姓金的，他用了文以載道的意義，化了一個筆名，投在某大廖化作家之下，做了個搖旗吶喊的小卒，時常刊些雜感之類，居然在友人中驕傲起來，我暗地裏只是好笑。

廖化作家王某，在戰前是一個極平庸的作家，記得有一次是給魯迅先生筆伐過的

東西。他也時常痛罵魯迅先生，可是在戰後，他頗會利用時機，居然一反而大捧死去的魯迅先生，借此號召青年，掛起『魯迅為記』的招牌，廣事宣傳，暗中實行許多詐騙文學青年的手段，實屬無恥之尤。可是他們同伴中不久就自相火併起來了。

原來他們伙伴中，還有一個『頭目』，那頭目姓錢，在戰前比王某的地位却高得多了，但是因為王某鑽營得厲害，利用地位，竟和他相並，更進一步傾軋他了，於是引起了一陣騷擾，那是他們自露狐尾的一段醜惡活劇。結果當然是那王某失敗了，不僅論戰上敗北，而且又喪失了某報副刊編輯的職業。

那錢某的私生活是極浪漫的，娶了三個老婆，還時常花天酒地，他的年齡已近百了。他至今更換筆名，還是在上海做他的編劇家，但是他所編的劇本，也未見得怎樣高明。逐漸地，那王某也頗狡猾，他自知去內地他是更沒地位可言了，所以他還是留在上海，悄悄地化了名字偷偷發表文章。

其中還有××報的副刊×××的編輯高某，也是假魯迅先生之名以行的一個，我曾用拙劣的筆向他攻擊過，他因為無話可說，先是談了幾句，便默不作聲。其他的小嘍囉甚多，但都是無自主力的盲從者，你唱我隨的附着鬧鬧而已！

我把他們記載在日記簿上，本是不值得的，但這也是大時代中產生的畸形怪物，我們更應認清了他們，用力去掃除他們的污點。

我痛恨那輩所謂「作家」，「他不僅無助於文化，反有損於文化。寄語『廖化作家』你們可以休矣！

六月十九日 夏夜之夢（晴）

是夢嗎？那不可捉摸的往昔呵！

往昔是如烟如雲的過去了。記得是去年的仲夏夜。當那黃金的陽光落入地平線之後，那清淨燦爛的月色，緩緩地像老年人扶杖般地上昇了。

這時候雲淡星晶，深藍的夜空，沒有烏雲的斑點，林葉中的小鳥，受了那夜月的驅使不知往那裏去了！這花園——葉家的後園——中非常寂寞，只有那樹上的枝葉，被風吹得左搖右擺，異常好看。旁邊有一個池塘，順着微風的撫弄，而起無數的皺紋，月光射到那皺紋上，便一閃一爍的發生萬道晶瑩的光芒，夾着幾隻老青蛙，在那池塘裏甲……甲的叫個不住；那園裏的青草，滿地鋪着，好像一張綠絨織的大地毯，

再添上那牆下階前的蟋蟀作「瞿瞿促織」的歌聲，更顯出月夜的可愛。

那時我正和她——葉露薇拿了一副象棋，走進園裏，欣賞那夏夜的景物，我們仰着頭，把視線集中天空，只見淡淡的浮雲，早已把月亮擁了出來，伴着散漫地遊行，越顯出皎潔得可愛。

我們在這月明星稀之下，她高興得什麼似地，定要我和她着象棋，一勝一負，很覺有趣，不一會那月兒已漸漸向西斜了。

六月廿一日 葉露薇小姐（晴）

充滿了光熱的夏日，在輝煌的青天與熱氣奔騰的地上，浮泛着一層金霧的搖動薄暮，街傍的樹木爲熱氣所倦，似乎昏沉睡去，綠葉低垂不動，投射短而清楚的影子在地上，一切似乎都在那裏噴放熱氣，脚踏着柏油路，有如被灼焦了似的發燙。

我冒着強烈的炎熱，去迎接葉露薇小姐，她是從故鄉來，我去火車站守候着，車站上擁擠着人羣，我混在人羣裏昂頭望着，不一刻火車來了，一股濃烟在青天下娘娘地由遠而近，到了站上，火車喘着氣停止下來，旅客魚貫地從車上走下來，我注意

着，但是急切找不見她的影子，待旅客都走盡了，忽然我的肩頭上覺得被人拍着，急回頭看時，原來正是她笑嘻嘻地望着我。她比以前更美麗了。那細長的黛眉，靈活的眸子，淺笑的渦兒，桃花也似鮮豔的嫩頰，夠使人陶醉啊！

「怎麼？你難道不認識我了嗎？」她說。

「薇，我覺得你比前更美麗了。」

「少說謊話，你不見那邊站着我的一個親戚嗎？」她帶着埋怨的神情，睨了一眼說。

於是她替我介紹了那個親戚，那親戚是個約摸四十歲的女人，她見了我只是笑，好像她知道我和葉露薇小姐親近的情形。我們便默則聲地靜寂了一會，葉小姐笑道：

「你怎麼剛才不見到我們下車來嗎？」

「是的！」我望着她說：「旅客太多大概疏忽過了。」

「你是專來候客的，却反要客來找你！」葉小姐說。

我答不出話，只是笑着，說：「還是我跟你雇一輛汽車來，把這些行李都可以一

起裝了去。』

她含笑點了點頭，我回身去打電話叫車子時，偷眼瞧見那個女人對葉小姐不知說了些什麼，葉小姐的嫩頰上飛上了一陣紅，像天上的紅雲那般絢爛而又嬌豔。

待了一會，汽車來了，我們都上了汽車向租界上駛去，可奇怪的那個女子不住地望着我和葉露薇小姐發笑，累我也禁不住怕羞的，掉頭向車窗外閒眺，不敢偷眼瞧着葉小姐了。

六月廿五日 上海之危機（陰）

我把上海的社會情形來想一想，真使我寒胆。上海是素稱遍地黃金的東方巴黎，然而究其實在，那是天堂與地獄並存的地方，真是自昔已然，於今爲烈了！除非是住在高大的洋房裏，過慣優游歲月輕易不接近下層階級民衆的貪官污吏富商大賈以及擁有祖傳資產的寄生蟲和不明瞭上海社會實際情形的人，纔單純的認爲上海是一個好的地方，不過自從戰事發生以後，上海居民的懸殊生活，更明朗化更尖銳了！一方面，在利用時機，趁火打劫，憑藉金融資本，擾亂經濟市場，進行大規模的

剝削。另一方面，受了戰事影響，惟有死心塌地的聽人宰割。一方面是高等娛樂場所以及酒樓菜館的滿坑滿谷，隨你漲價，他們有的是錢，不聞！另一方面是街頭巷尾，無衣無食，普善山莊收殮的倒斃死屍，連棺木都施予一空，他的數字，實在用不到再統計了！至於薪水階級者，受到衣食住行一切生活所必需的物價的一再高漲，有些已被死神吞噬，有些還在生活線上掙扎，這種情形，誰說不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六月廿六日 愛情是苦果（晴）

在悶熱的夏夜，我獨自一人在宿舍裏的燈光下，從光亮裏撒出顫抖而延長開去的柔艱的光芒，一觸到我的臉上，我覺得有些無可奈何的羞愧。

這一刹那，我的感覺是靈敏地在靈肉內潛行着，我的眼光不住地對縈在桌子的爸爸來信發怔。

爸爸的來信是問我爲什麼放了暑假不回鄉去，這使我怎樣去回答他老人家呢？我會誠實地告訴他們說我是爲了愛人而忘了父母嗎？

燈光似乎故意諷刺着我似地射照着；我紊亂的思緒一時是無法了解，我還是回鄉

去呢？還是留在上海渡過這暑期啊？爸爸已收到了我的成績報告單，因為這一學期我的學業有了進步，爸媽都為着歡喜，他們不明瞭我暑假期裏不回去的內情，定要我回去。

燈光懶洋洋地灑了滿房，窗外偶然也有涼風拂來，我取了信箋，握了筆準備寫回信給爸媽，可是我又如何下筆呢？

啊！有人說愛情是苦果，我現在正是為着愛情而受這苦惱了。

六月卅日 童年的回憶（雨）

今天我的心地，覺得有些不安，忽然地想起了我八歲時候的一件事。

我記得，我深刻的印象中；在那一年的冬天夜半，我正醒了，見點着燈明明的，我的祖母，抽了一口氣說：「病哩！病哩！」我說：「那裏病呢？」她說：「說不來是那裏病哩？」當時我覺得想小便，當我正要小便的時候，我的祖母忽然又說：「你看那地下，不是有個人嗎？」我說：「沒有的，那不是人，那是櫃子，」祖母說「不是，你睡吧！」我便把燈吹滅，打算要睡。但是我的心中，時時跳動，覺得怕的京

行，我便跑到姐姐的被窩裏，把頭緊緊的蓋着，一直怕到天明。

第二天早晨，我起來了，我的祖母說：「明了沒有？快點燈。」就說了這兩句話，再沒有說，一會兒便棄我而長逝了！唉！我想不到一霎時間，我便沒有祖母了！我就哭了半天。我的母親說：「孩子，不用哭了。」但我怎能不哭呢？這件事，我很傷心，深印在我的心上，到現在我還是不淡忘。

七月二日 愛的交關 (晴)

這實在是困難極了。

今天我是準備要回鄉去的，因為我要看看我親愛的爸媽，他們老人家來了好多封信，催着我回去。但是禁露薇小姐她說我有意冷淡她，見她來上海，我便回鄉去，她要我留在上海，伴着她玩，這在我有什麼不願呢。可是爸媽以為我在上海不知有了什麼事，所以在暑假裏也不回鄉去。雖然我用了婉轉的言語去向他們老人家解釋，可是我爸媽怎肯相信呢，他們責備我了，說我在上海染了惡習氣，變得不忠實了。這實在是冤枉的，可是我這苦衷能向誰伸訴呢？

爸媽也是爲了愛我，那葉露薇小姐要我留在上海，當然也是爲了愛我，這二種愛的重量在我心裏交闖着，這是難以摹描的苦楚。而且學校裏的員役們，都在驚訝我仍留在校裏的原由，當他們用眼睛掃射我時，我的內心立即起了一種不可言喻的難堪。我考慮再三的結果，我準定回鄉去渡過暑假，我要把爸媽的來信給葉小姐去瞧，請她宥諒我這苦衷。

七月四日 活潑的喜劇（晴）

我在靜寂的空氣中聽着腳步聲，知道是葉小姐在來了。我便站起身來躲在書架後面去。

「怎麼！知道我來了，便躲起來了嗎？」她說。

我不則聲，伏在書架後從隙縫裏瞧着，她今天的裝飾美麗極了，那柔長的黑髮髻髻得很自然地束着一條緞帶，粉嫩的兩頰塗上了玫瑰色，鮮紅的小嘴，粉紅色的旗袍，我瞧得有些神往了。

她向四周望了望，說：

「躲得好，在這裏，早給我瞧見了！」

我以為確是給她見了，躲不住便跳出去擁住她的身子，她嚇了一跳，佯怒罵道：

「你真是愛胡鬧，累我嚇了一大跳！」

「你不是已先見了我嗎？」我笑着說。

「嗯——」她望着我笑了出來：「我幾曾見到你，那是哄騙的話，不料你真會給我賺了出來。」

「薇，我那封信你收到了嗎？」

「我們天天見面，你又何必寫信，這些我都知道了，你爸的信我也看過了，你要是定要回去，那麼我也跟你一起回去。」

「唉！你來上海沒有幾天便回去了？那你不要爲了——」

「不要緊，來回一次算得什麼，以後我可以再來，我們準定明天動身回鄉去度暑假吧！」

七月五日 美麗的微笑（晴）

她向我笑，開着花一般美麗的笑。

火車蜿蜒迤邐地在平躺在原野裏的鐵軌上飛也似的駛着，車窗外是一片青蔥，一片金黃，一簇樹林擁出了一座座村舍。那些散落的農夫，小孩，牛，羊，車……都在眼簾裏瞬間閃過。我聽着那單調而又寂寞的車輪和鐵軌的傾軋節奏聲。

我們乘的是二等客車，人聲並不擾亂喧嘩，顯得十分靜悄，在我們車廂裏是寂寞而厭倦的，我瞧見那些旅客都帶着風塵中奔波的倦狀，在他們的容貌上顯出對人生勞碌和倥偬的神情，也有人倚着座位瞌睡了。

但是我是不會被這環境所沈浸得疲倦的，因為倚近我的她有着無限的興奮力灌溉給我，使我不感到疲倦，還有她那美麗的微笑，更有力地吸引了我，使我的心跟着車輪的節奏聲跳躍起來。

原野上吹來的風，夾帶着花草稻麥的芬芳；可是那花草稻麥的芬芳的香息在我的嗅感裏是平淡的，因為我愛着更芬芳的她——從她身上發出的香息，有如溫和的手，能撫摸着我的遍體，使我有着無限的生命力。

我望她，她向我開着花一般美麗的笑。

七月六日 天倫樂（晴）

「孩子，你快來喫吧！你在弄什麼呀？」

媽推開臨後園的小屋子門來喊着我。我正在後園種植幾棵小樹，拔去雜亂的野草。回頭答道：

「媽，我來了，我正在整理這後園子，怎麼我出去了只半年，便雜亂得不像樣子了？」

媽見我兩手滿是污泥，笑了出來，埋怨道：「你還是不改孩子氣，纔回家不休息幾天怎麼又是東弄西掘的不怕費了力？」

「這是我的習性，一點也沒事做，我是過不慣的。」

「我知道這是你的天性，你自小就是不肯靜一會兒，」媽笑着，說：「這些事你叫阿鳳做就是了，何必自己動手呢？」

「阿鳳——她不是整天的忙着嗎？我怎能把這些小事也去忙她呢？」

那阿鳳是我家裏的使女，她較我長五歲，我們自小便做了很好的朋友，她也很美

麗，我在家時一切都由她來照管；記得我八歲的時候就是穿衣褲都是由她來的。所以地借此時常來取笑我，我向來是把她當做姊姊一樣看待。她也和我很親熱。雖然到了現在我們還是沒有淡漠過。

「你能這樣體悉阿鳳，怪不得她時常說你好了！」媽笑着說：「你快一點去洗手到後堂屋裏來吃晚飯吧！」

這時候可巧阿鳳也找到後園裏來見了我和媽便喊道：

「少爺在這裏嗎，我找了好久。」

媽便吩咐阿鳳伴我去洗手，我待媽走後，去打開園裏的後門，準備到外面溪河裏去洗，可是阿鳳却阻止了我說：

「到屋子裏去洗不好嗎？」

「不！我喜歡在河裏洗。」

「我不許你這麼做，這是太太吩咐的。」

「我偏不依話。」

「你不依也得依！」阿鳳她拖住了我，一手把後門閉上了，拉着我向屋子裏走去

了。

這天晚飯時，我和爸媽談得很快樂。爸問了我學校裏的情形，並且問了我許多關於學術上的問題，爸是個守舊觀念者，但他也並不十分反對新的學說，所以和我談起來還是十分契合的。我和爸談的時候，媽笑嘻嘻地坐在傍邊，不住的用扇子替我趕蚊蟲。

七月十日 『升官發財』的觀念是要不得的（雨）

我們中國人最大的癖病是「官毒」的流行病。比鴉片的毒，梅毒還甚的「官毒」，由父母而遺傳給兒童們。所以，大部份的中國的孩子（例外的很少，）他們還不曾識得一個字，然而他們已經深深地中了遺傳性的「官毒」了。從小就盤據在他們腦海裏的祇是「做官發財」，「顯親揚名」。他們是不會顧及到社會，而且是不曾知道有社會的。所謂身也者，「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他們完全滅沒了兒童的個性，兒童的自我，把兒女認為父母的附屬物，是父母的奴隸；乃有所謂服從，孝順等等名詞，把兒童的人格完全滅沒了。再由家庭推及於國家，也是同

樣的。所謂：『以孝治天下，』『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移孝作忠』等等，於是而把孝又利用作為君王的奴隸了。你想，這樣的家庭教育，不是奴隸教育，殺人教育麼？他們的企圖只是把兒童當作家庭的奴隸以至君王的奴隸，在這樣的教育之下生長着的兒童，還能有怎樣的造就呢？

七月十八日 宇宙間最佳之益友（晴）

他的個性是溫柔得很，他的學問是非常的好，並且極是聰明肯教育的人，所以全世界的人都珍重他；讀書的人更是歡迎他。

他是世界上智識最豐富的一個人。無論什麼東西，他都會知道的；並且他的腦力也異常的卓絕，世界上從有史以來所有的事情，他總會記憶的，所以他也是個世界最大的教育家。他曾教過幾千萬萬的少年。因此無論什麼人，都知道他的。

他也可以說是我最好的先生。當我六七歲時候，他就教我讀書，一直到現在。他的性情也非常的忍耐，無論我怎樣笨，他總是沒有一點倦色和厭惡的教我，一直到我完全了解後才止。但是有件事情，諒你們聽了也會驚駭的，就是我雖然和他在一起有

這麼長的時間，但是從沒有聽見過他的聲音，每次我把疑題問他，他老是不用嘴來答覆的，却在他的臉上把答案表白出來。

他不但是我的最好朋友，並且是一般人們的最好朋友；所以他的名字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我相信你們也會曉得並且十分敬愛他的。是不是？你們定要我把他的名字寫出來嗎？他的名字就叫做『書』。

我與『書』是最親熱的朋友，不但是它給了我許多智慧，而且它也鼓舞了我生命的力量，使我從黑暗中到透望到光明，尤其是最近我在市上買到了大方書局出版的奮鬥之路，青年成功之道路，中學模範作文，奮鬥與基礎，今代世界偉人誌，當代中國名人誌，民族英雄傳，中國五大偉人手札，處世新教育，現代青年文庫等更屬我輩青年急切需要之智識泉源。意識正確，內容豐富，至於其他的美點，尤為餘事。這是大時代中文化的豐碑，我相信這是我的益友，也是全世界青年的益友。換言之，它是極謙和的導師，它是願意和任何人交朋友，祇要你肯和它親近。

七月廿四日 世界語的重要 (晴)

我站在中學生的地位來說，覺得現代教育中缺少了一種重要的科目。我覺得缺少的科目是現在各國都已採用的中立的世界語。茲雜以參覽所得，說出爲什麼來。

中國是一個一切都不中用的國家，無論何種科學都要從人家那裏去探討。但探討人家底東西，先要精通人家底文字，而各個文字，尤其是歐洲的，都係音標字。加以文法繁瑣，發音困難，非有六七年的苦功不能達到精通的地步。就是列外國文爲必修科的中等學校，亦因在文字上費去很多的時間，對於學科的本身，反不及作相當的研究。中國研究人家底科學，直到現在，還沒什麼大的成績，多半是受的這個影響吧。

現在這國際化科學化的世界語，出人意外地簡單易學：只消下數月的工夫，即可讀寫自如，那對於一切都要學人家的中國的文化方面社會方面，將有怎樣大的貢獻呀！我們的課程表裏，難道說不該加入這一種科目嗎？

第三屆世界教育會議的宗旨是以教育事業提倡世界和平。而我國底教育宗旨則爲根據三民主義以促進世界大同。

國際聯盟到現在還沒有把人們渴望着的和平帶來，它還能受人家信賴嗎？

但教育的力量能夠擔得起實現世界和平的重擔麼？

要世界和平，國際間總得消滅了仇視，各民族間總得互相諒解，互相同情，所以世界語實爲必修的學科，作我們一個準備。

七月廿六日 七月的山野（晴）

我立在傾斜的山坡之巔；在我眼前橫着成熟了的小麥，好像是色彩變幻的金銀的海。但在那海上，不曾湧起一點波浪，在那悶沉沉的空氣中，沒有一些兒風息；大風暴正在醞釀着。

太陽照耀着滯鈍的光；但在小麥之外不遠的地方，有暗綠色的含着暴雨的雲，積成了大雲塊，遮蔽了地平線的半邊。

靜寂得萬籟無聲，……一切在七月炙熱的陽光下，都呈現軟弱無力的狀態。也沒有偶然的小鳥飛過的鳴叫，僅有在近旁的什麼處在，大約是牛蒡的葉，不絕的搖曳而發出的低語。

縱目望去，我的家就住在那下邊，是一座大莊院，呈着淡灰似的一堆，一邊那田

地裏也空無一人。在一片生着苜蓿的平原裏，四處都是一些從側面眠着的牛。牠們對着日光，細嚼那些反芻的草。一些卸下來的犁頭，擺在田岸上，碧油綠和黃金色的稻和麥，連綿地展開了廣大的隴畝。

七月的山野是多麼幽靜美麗啊！還有那曲折灰色的羊腸小徑上，正有着一輛獨輪車載着二個人，從那狹小的路線上慢慢的走去，送來輕微的車輪聲，顛破了寧靜的空間。

七月廿九日 豆棚下（晴）

剛才送葉露薇小姐回去，到家時，已上燈的時分了。昏夜從遠方漸漸近來，遠的淺藍色的樹林，漸變暗黑，融化到灰色的陰暗裏去了。

我家莊院前大松樹的巨影，在薄暗中搖曳着發出細微的聲音也可以聽到。

我獨自走着寂寞的步子，慢慢地步回家去。

到了莊院的上房裏，爸是爲了事情在昨天轉道上香港去了。要待秋涼天氣纔回來。媽今晚晚上外祖母那裏去，本來我是和媽一起去的，我可爲了葉露薇來到我家之

後，我伴着她，便不去了。現在回家反覺得冷清。

家裏的人數很少，今夜裏除了那小屋裏有幾個佃工和那個年齡很大的老龔伯——他是我祖父時代的傭人，現在是專為我家管理一切瑣事——大房子裏只住着張二嫂和阿鳳了。

張二嫂是寄居在我家裏的親戚，她是個沉默寡言笑的女人，我跟她是說不上幾句話的。祇有阿鳳，她是我從小的伴侶，和姊弟一般廝混熟了的。我踏進屋子裏，先自找着阿鳳，但是到處去找，却找不到。我便邊找邊嚷，那個張二嫂在右首後廂房裏聽得了我的聲音，便探出身子來問道：

「官官，你是找阿鳳嗎？」

「是的，二嫂子！」我說：「你可曾見到她嗎？」

「恐怕她在後園子裏乘涼哩！」

我聽話，便逕自迅疾地走去，纔走到後屋，打開門來時，陡然從後面起了一陣忍不住的格格笑聲，我急回頭瞧時，原來她却笑嘻嘻地跟在後面，我很不高興地說：

「阿鳳，我找了好久，你躲在那兒？」

阿鳳聽話，歛住了笑容，也不理會我的話，兀自推開屋門跨到後園裏去，我覺得奇怪，跟了上去，拉住她的手臂問道：

「你幹麼不高興我呢？」

「有什麼高興不高興！」阿鳳說：「現在是人大心大，我是配不上跟少爺談話了。」

「什麼話？我不懂你的意思？」我怔了一會，終於有所覺悟似地說：「我知道了，是不是我叫錯了你的稱呼，這實在是我的不是。」

阿鳳也不回話，只是望着我笑。我俟近她的身子低聲地道：

「我以後永遠稱你鳳姐姐好不好？」

「那我是不敢當的——」她笑了，她笑得很甜蜜：「祇要你少擺些少爺脾氣便得了。」

「我那裏有什麼臭架子，我是最痛恨那樣人的，那裏自己也會那樣做呢：我不是一向稱你做鳳姐姐的嗎？」

「那麼你爲什麼今天突然改了稱呼呢？是不是剛才那葉小姐來過了緣故嗎？」

她撫着我的頭髮說。

『不！我決不會的，實在的我是把你當做我的姐姐看待，我——』

『不要說了，我也不忍逼你了，算我知道了你的好心。』她說着拖了我往那豆棚架下石槩上坐着。笑道：

『你小的時候，時常和我在這兒玩得倦了，睡在我的身上，現在長大了已到上海去唸書了。』

『可是我對小時候的情景是不會忘懷的，我相信到死也不會忘的。』

『我不許你說了，怎麼說起話來便是死死活活的，怪不好聽！』

我笑着不回話，她似乎記起了什麼事來的地說：

『你剛才晚飯喫了一點兒，現在不覺得餓嗎？』

『我一點也不覺得餓！』

『你哄我！』她站起身來說：『我去拿些點心。』

我要阻止她時，她已返身走進屋子裏去了。不一刻，她捧了大碗的東西給我喫，我不肯喫，要她唱小曲給我聽，她爲了要我喫，便唱起來，我邊喫邊聽。她的小曲唱

的很動聽，我喫完了東西，她收拾了碗，仍來豆棚下乘涼閒話，我說了許多故事給她聽，我又臥在她的懷裏看着夜空的星月，便模糊地逐漸入了睡。只聽得她輕聲地喊着我說：

『快醒來，仔細着了涼！』

八月三日 認識與感覺（雨）

認識是一個人對世界的一種判斷，也就是你心目中確定的形式。如若我們對外界環境裏的事物都不能認識，終日渾渾噩噩的過着，簡直是和豢養的家畜一樣，即使藉依祖宗餘蔭，衣食無憂，也祇是人類中的寄生蟲，沒有成就的一天。

實則每個人倘然不是天生白癡，總是有些認識力的，即使是呆徒，他對周圍的事物，見了一個人，總是說是人，見了狗總是說狗，這不過是普通的認識事物，不是深一層的認識作用。但是這樣的認識力是怎樣造成的呢？

我們因為有精神，有思想，有意識，所以我們才有認識力，能認識外界環境裏的事物，能深一層的去認識它。但是這精神，思想，和意識，一定要有物質基礎，那就

是腦，腦是一切認識的出發點。腦的組織所以也複雜得很，中間實在包含着一個並不簡單的複雜的有機過程。

認識的初因是感覺，沒有感覺便沒有認識，猶如瞎子除了視覺以外，其他部份，像聽覺，嗅覺，味覺，觸覺等器官都不缺少，可是瞎子因為失去了一種的感覺力，有時竟會鬧出笑話來，這因為是瞎子時常把觸覺來代替視覺的緣故，所以感覺在認識如何的重要，是可想而知了。

八月七日 牛郎織女（晴）

夜深的時候。

因為偶然的機會，我留在葉露薇小姐的家裏渡今天『七夕』的佳節。

院子裏的芭蕉葉婆娑地發出聲來，銀色清冷的月光斜照在屋簷下的石階上，大牆根草間的秋蟲，節奏地叫着。

薇在院庭裏輕聲地唸着七夕詩。

『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街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

她唸罷從屋簷下走到左廂房的窗前說：「雷，你不怕熱嗎，還坐在裏面寫些什麼？」

「薇，你快來，你瞧我這幾個米南宮字體寫得怎樣？」我高興地在書桌傍站了起來。從桌子右傍的一盞煤油燈黯澹的黃光中，我見到她執着小團扇站在窗前。

「你又是把我的新毛筆胡弄壞了！」她佯嗔地瞪了我一眼。

「沒有，沒有，你瞧！不是仍好好的嗎？」我說着走來手伸出窗外把筆給她瞧。

「不興！祇要你不動它，我就不來怨你——」

「嗯——你瞧，這麼尖尖的——你瞧！」我把筆在嘴裏舐着給她看。

「不要放在嘴裏——」

「嗯——我一讓，不留神把筆劃在嘴唇上。

「嘻嘻嘻嘻」她瞧見我唇上添了一條黑鬚，好笑起來：「你爲什麼化裝一個老頭兒啦！」

「怎麼？」我用懷疑的眼光奇怪地望着她，好久沒說出話來。她笑得彎了腰，我纔覺悟了，走去照鏡子抹了去。走出廂房，月光照到我的臉上。

「薇，夜深了吧，夜露也降下了，快別再向院子裏跑，仔細受了涼。」

「不會的，天氣儘還是這麼熱，你忘記了今天是牛郎織女相會的日子嗎？」
 「我怎會忘却今天是七夕呢，你不見我剛才寫的那首米南宮體的杜牧做的七夕詩嗎？」

「嗯——可是我們却怎樣去點綴這良辰呢？」

「我想在這夜靜更深的時候，牛郎織女不知怎樣的溫存哩。」

「你又是那套傻話。」她邊說邊走下石階，用扇去撲一只飛過的流螢。

「留神石階上沾了夜露，滑溜的難站腳。」

「你又是——我小時候還是個撲蜻蜓的能手哩。何況現在一二只流螢，你瞧，不是這兒已捉到了一個了嗎？」她說着走去院子中把撲落的螢蟲捉在手裏。

「薇，我瞧你什麼事總是太高興。待我去取個貯藏螢蟲的東西來。」我邊說邊走進房裏去，找到了一個蛋殼，帶了一枝鳳凰簫走出去嚷道：「薇，把螢蟲捉來放在裏面好嗎？」

「好的，待一會兒把口封了掛在屋子裏一明一滅的纔有趣哩。」

「來，我來幫着你撲！」我放了手裏的簫，走下石階來：「唉！你不見這兒牆根

草堆裏多着躲在草上的螢蟲哩，祇要用手去捉就是了。」

「你又逞能起來，我來看你的——」她走來看我，不料我真的伸手去一只只的捉來手裏放到蛋殼裏去。

「不是嗎？」我舉起了手裏的蛋殼說：「一會兒就有了這許多。」

「好了，好了，不要太多了。反不好。」

「那有什麼，越多越好！」我倔強地反抗着說。

「你老是不信人家的話，實是一個自我主義的強盜理性。」她劈手把我手裏的蛋殼搶在手裏：「待我來安排，不然又要給你弄糟了。」

「嘻嘻——」薇，我瞧你總是不肯安閑一會，人家幹了一會，你總愛來打攪。」

「還是我來打攪你？你不懂事，不會弄糟的嗎？還得好好的向我學學這玩意兒哩。」

「好好，那末老師在上，學撲流螢的徒兒的雷在下叩頭有禮了。」

「哈哈！」她禁不住大笑起來：「誰要收你這樣的頑皮的徒兒。」

「你不是說我，還要跟你學習學習哩？」

「可是你自己留神跟着學習，我却不要你做徒兒。」

「是的，做了徒兒，就不能做你的——」

「什麼？」她瞪着眼，阻截住我的說話喝着。

「嘻嘻！不說也好，好得你知道。」

「我知道什麼？」

「知道在你自己的心裏，你不許我說，我不說就是了。」

「你說的話，挺俏皮！」

「我喜歡說這樣的話，你也喜歡聽那樣的話。」

「噓——」她似笑非笑地睨了我一眼說：「誰希奇你，我會喜歡聽你那樣的俏皮

話？」

「我知道，你喜歡在心裏——」

「呸！你又不是我肚裏的蛔蟲兒。」

「我不是蛔蟲兒，却比蛔蟲兒更厲害，我可以鑽透你的心眼。」

「你怎麼鑽的？」

「我——就是那麼不可思議的鑽呀鑽的——」

「嘻嘻……嘻嘻……」她帶笑含怒地說：「好了，算我說你不過，快把蛋殼兒封了掛在屋裏再說。」

我於是和她走到屋檐下，坐在早按置在的藤榻上，把螢蟲都關進蛋殼裏，把紙來封了，她找了線，打了個簡單的網絡，把蛋殼掛在屋子中。在黑暗的屋子裏，一明一滅的，煞是有趣。

「我們出去瞧那天河裏牛郎織女的親熱去吧！」我不煩耐地拉着她。

「你老是沒恆心，一會兒就厭棄了！」

「不是厭棄，這個回頭再可以看的，可是天上的雙星，如何可以錯過呢。」

她不則聲，隨便地望了望那明滅的蛋殼，跟着我走出去，我把藤榻搬出屋檐下，她看了着急阻止道：

「你又犯矛盾的毛病了，老是說別人嘴却說得響，自己却觸犯了自己的話，你剛纔不是說我們不要到院庭裏去，怕受了涼，你現在却把藤榻搬下去，準備大大的受一下子涼了。」

我聽了笑着把藤榻仍放在屋簷下的走廊上。

「好了，葉小姐，算是我的錯，我承認說你不過。」

「本來——不是我說大話，你——」

「好了，好了，我的小姐，我不是連連向你告饒，你爲什麼一點不肯發些慈悲

心？」

「我又不是活佛，發的什麼慈悲心！」

「你不是活佛，也許是女觀音。」

「嘻嘻！你這樣的說，給我的媽聽了，要大喊罪過哩！」

「怕什麼，好得他老人家是我的岳母大人哩。」

「你又說那樣不正經的話了，挺壞！」她說着堵起了小嘴，橫臥在藤榻上。

「我來吹一曲西宮詞給你賠罪消氣罷。」我說着走去拾起那枝鳳凰簫來藤榻上坐

下，和暢幽雅地對着清冷靜寂的月色吹了起來。

天河的雲堆相逐地遊動，一會又清澄碧藍，雲堆不知遊到那兒去了。

星跳躍似地映着眼，月色慢慢的西斜射到我們放着藤榻的這邊來。那似怨似訴的

簫聲，縈繞在人的心上，把整個的思想，似乎超脫了煩惱的人間，飄到長空一碧，萬里無雲的天河中去了。

我的簫聲停止下來，可是餘音嫋嫋不絕，蕩漾在靜寂的夜空中，縈迴在落寞的心坎上。

「薇，我們把那首七夕詩來配個曲兒，我吹你唱好嗎？」我把簫管用手支在藤榻上低頭問她。

「用什麼曲兒配得合拍呢？」

「就把前天我練習做的一首新曲來配一下好不好？」

她點了點頭，我那首新曲兒的節拍長短，起承轉合正合着這首七絕的七夕詩。於是我和起韻來，她慢慢的依着調兒唱將出來，和着草間的秋蟲相應節奏的和唱。

「銀……燭秋……光冷盡……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銜夜色……」
待到一曲終了，那寂寞的空間，更顯得幽靜清雅，而且東方也透出魚肚白的光輝來了。

「薇，天快亮了，已頭見曙光了。」

「嗯——我們進屋去罷！」

說着我們走進屋子，她去打開了屋子後面的幾扇窗，曉風吹進屋子來，晨星寥落，殘月猶明，那寂寞的原野，忽地飄來幾聲報曉的鷄啼。

八月十六日 自我與自私（晴）

我的自我觀念，與「大我」「小我」這二問題都無關，因為自我主義，並沒有驕傲和輕蔑的觀念存在的，這只是一切由於以自己為出發點的堅強信念。也就是自己對世界環境的一切，是應由於自己去確定而建立的。

我的朋友中間，誤解的人很多，有人以為我這是超人的觀念，其實這是大錯誤了。也有人視作個人主義，這也是錯誤的。個人主義的路，與自我主義雖然很近，但實際上是根本兩條路線的，個人主義是以滿足自己的慾望為人生終極的目的，要使整個世界都從屬於他們自己，這種觀念，只是自私自利，它是妨害了他人的自由與幸福，這種觀念雖然是要不得的，但是我相信在每一個人類的心裏，都有着這種劣根性的存在，他是祇要是每人有了些，人類的所以發生劇烈的鬭爭也便基於此。

有一種自命爲社會主義的革命家們以爲他們社會主義實現之後，人類就不會發生鬭爭，但是這些話祇是在他們的所謂『社會主義』還沒有實現之前說的騙人話而已！試問社會主義對於人類根本之劣根，有什麼奇效的方法去革除呢？而且他們是否認個人，而只是爲了所謂『社會』，可是這是『言論』，而不是事實，事實上他們的領袖們也不會忘記自己的。這一切只是政治的手法而已！

『自我』是從每一個人的內心覺悟，以自己的行動意志爲決定世界一切，而以不妨害人羣爲範圍，自我建立自由與幸福。是爲人人而自我，爲大眾而自我。這是我從揚朱，尼采，史汀納的哲學略爲更變所得的覺悟。所以自我主義是和自私的觀念是絕對迥異的。

八月廿一日 選擇友人 (晴)

『獨學無友，則孤陋寡聞。』如是說來，我們相交友人確是人生上一大要事；但是我們在人生途上，猶如探險，在茫茫的人海之中，那有一個是你的良友呢？

俗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自以爲仗了自我的堅強信力，以爲任何力量

所不能左右，可是我無形中交到了一個朋友，彼此認識也有三年之久，他和惲力羣同樣，是個無自主力的盲從者，他自以為是唯物論的忠實信徒，又以為自己是個社會主義的革命家，據我的觀察，他們的內容都是空虛得很，他那樣做，無非爲了是風頭主義，他們認定要顯得自己是個『前進青年』，非這樣的『表演』着不可，那種可憐的內心和盲從的行爲，實是幼稚得使人發笑。我對於那樣無自信力的人，本是對他們懷着二心的。他却時常到我這裏來和我閒談或約我出去遊玩，我起初因爲『却之不恭』的緣故，順從了他的意思，豈知他是個劣根性極重的青年，宿妓，喝賭，件件都來，要是我一時糊塗，險給同化，幸得我自己自我猛省，懸崖勒馬，『拒絕了那個前進青年』的交往，現在想來，猶覺忐忑，所以交往友人，非得慎重考察，而且交往不必過密，諺云：『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蜜』，尤其是交到了一批『小人』之類的友人，交之則『損』，遠之則『怨』。我們須嚴格地在這人海中視察選擇，我們所需要的朋友。而對一切惡劣的朋友，用自我的感化力去改正他的認識與行動。

八月廿五日 夕陽（晴）

我禁不住向夕陽中噓了一口氣，那陣陣歸鴉的悲鳴，迴旋在暮色亂林之上。有人說：「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夕陽的景色雖美，但是這是曇花似的美感。古時騷人墨客對夕陽的讚美，用了文字去形容的很多，但多的是愁的滋味。

近日來葉露薇小姐好多天沒有到我家裏來了，就是我也不去她家裏，原因是那天我在她家裏見到了她表哥寫給她的情書，使我心裏遭了痛苦，這痛苦埋在我心底深處，我無法取出，雖然我幾次的用自我堅強的信仰力壓制下去，但是人類是情感的動物，使我時常想到這情形而痛苦起來。

阿鳳似乎覺察了我的秘密，屢次借話來解勸我，這祇是她底好心，而不能使我減輕一些痛苦。

我對着這無垠的平野，美麗的夕陽，更勾起了千愁萬緒，我茫然地坐在莊院門前那棵古松下，凝視那爆在空中隨風散去的炊烟，覺得人生的飄忽悲歎無定。

八月廿七日 愛河多浪（陰）

怎樣呢？我苦惱極了。

『愛情是苦果，』這一句話更證實了。一個青年快不要談愛情吧！愛河多浪，它給人的甜蜜是短暫的，給你的痛苦却是永遠的。

今天葉露薇她來過的，我却不去理會她，她似乎還沒有知道我把她那件秘密的信已偵察出來了。仍是和我很親熱，她那種態度，在平日我是不知怎樣地要和她高興地談笑，但是在今天我的眼裏看來已是覺得她祇不過是一種玩弄的手段。我對她很冷漠，她見了我這冷漠的態度對她，似乎覺得很奇怪，問了我好幾次，我也不說什麼。她覺得沒趣，便辭別去了。我望着她的背影暗自笑道：

『你要玩弄我嗎？但是我決不是給你所能玩弄的人。啊！多心眼的女人！』

她走出了不多時，我正坐在自己那小書齋裏看書，阿鳳急匆匆地奔進來問道：

『怎麼！你和葉小姐絆了嘴嗎？』

我不回話，只是默默地瞥了她一眼，仍低頭瞧着書。

八月卅日 我對自由市的見解（晴）

近日由友人託人帶來之報章，內刊有××自由市之建設，草擬者為何人，雖語焉

不詳。然要足以迎合一般外人（其實亦祇能謂為大部份，決非全體）。在X經商者『生意眼』之心理，造成其所謂『XX』『樂土』之地位，殆可斷言。『XX』之役，X郊所受損失，未如今次之甚，然外人中已有倡開圓桌會議，謀樹立所謂自由市制度，撮其要旨，無非求當事國之各不駐兵，免將來戰禍之再現而已。然是次停戰協定實現以後，圓桌會議之事，曇花一現，聲響旋即寂然，蓋其時XX軍隊，已撤退至XX附近，離XX殆二百餘里，假使時代大局，不致如後來之急劇變化，則在一方面，決無以中外努力所造成之繁榮都市付諸乾坤一擲之理，此真如曾紀澤巽年語俄使所謂「國家不惟愛惜自己之百姓，亦愛惜他人之百姓也」。故就國家立場而論，雖不願成立所謂國際畸形組織之XX自由市，但亦願確保上海市和平繁榮之永久基礎，使其益趨於堅實穩定。此觀於巽年XX兩市長任內，僅於市區配置近三千之武裝警察，而努力於大都市繁榮之實現，可以闡明其立場者也。此次外人方面自由市之舊事重提，無非謂都市情形複雜，如能得關係各國之一致諒解，各自撤退其駐兵，而以協定之拘束，強固其地位，自較XX後一國片面之默契，更為有力。但為此建議者，似乎忘却整個問題，為世界問題之一，而都市問題，又為國家問題之一，國家問

題如不能得到圓滿解決，而欲以列強間之苟安妥協，謀一部份之超然事外，爲此說者，詎忘却都市乃至全國家之繁華區域，亦即「×××××」之目的物乎，此項障礙，樹立於前，已足使建議者之目的，不易達到，况國際協定，果有效力，則××××，何以視如無物。但澤自由市，何以被併，謀劃建設爲自由市者，欲求都市之安定，而忘却欲求都市之安定，其基礎即築於一國本身之安定，是烏乎可！

九月一日 生離的悲哀（晴）

晌午時光，我偶然在媽的房間裏走過，聽得媽要把阿鳳嫁給鎮上開設小舖子的一個商人，我聽得了，好像受了極大的感觸，急急走去找阿鳳，她正在廚房裏，我急忽忽趕進去，見了她不知怎麼一衝動，便像幼時和她一起玩耍般地把她抱住，她覺得突如其來的情勢，臉也禁不住紅了起來問我，我告訴了她我剛才聽到的話，並且我說不願意她離開我的家，我這莫明的情感，覺得她將離我而去，我把她抱得越來越緊，惟恐飛去了似的連淚水都淌了下來。她邊安慰着我，邊用手帕替我揩去了淚水。我對於她素來似姊姊樣腐混慣了的，陡然我心裏起了奇異的感覺，昂起頭來回道：

「鳳姐姐，我們在一起過活不是很好的，爲什麼人們却偏要分離呢？」
她給這話問住了，望着我笑，一會纔道：

「我願意服侍你一世，你呢？」

「我也願意我們在一起過活，不要分離。」

她正待回話時，忽然油鍋裏燒的東西發出焦香味了，她急急把剷刀去翻動鍋裏的東西，笑道：

「只顧說話，鍋裏的東西都燒焦了。」

「不要緊，我愛吃那燒焦的東西。」

九月五日 她的心曲（晴）

葉露薇小姐的來信是託着一個鄉人送來的，明天我要到上海去求學了。這暑期裏我半是甜蜜半是痛苦的，所以我的日記也疏懶得很，時常忘却記述的，有時候記得了，但因爲情緒惡劣，也就罷手了。

她的信上說的是悲哀的話，那是她對自己的憫憐而不是對我的安慰。她要我伸運

冷淡她的理由。由於她的猜疑說我定是對她有了不可說的誤會，她坦白地承認她的表哥是在向她求愛，但是她不曾對他有過好感，照她那樣的話，我是不能信任的。

她又罵我是個自私的人，冷酷的人。她罵，我不理會她，這一輩子算是白認識了吧！她是因為玩弄不得我於是恨我了。我把她的那封信撕碎了，向窗外拋去，碎紙像落葉那麼片片飛落下。我也是不願費時費力去寫一封回信去聲辯了。其實我也何必辯呢，辯也是無益的事了。我那對她冷淡的理由是給她猜中了，還是由她自己去想，我應當擺脫愛的煩惱網，而專志向學了。

九月六日 將離行（晴）

阿鳳替我把安排好了的東西，都先交給福生——我家的佃工——挑了。我向媽道別的時候，媽又叮嚀了一番。我望着媽，有說不盡的話似的，而又一句說不出，默默地瞧着媽，阿鳳站在傍邊黯然的，不像往日的有說有笑了。

我屢次鼓着勇氣，想要向媽請求別把阿鳳出嫁，但是話到喉間，總是像給梗住了的吐不出來。媽見了我那樣的神情，便問我要說什麼話，可是我呵！如何說出口來

呢！

我終於向媽說了，要求她別把阿鳳出嫁。我瞧着媽的臉色，不知是惶恐還是喜歡，只見媽的臉色乍驚乍奇，忽又怒忽又哀的，我猜不透她內在的情感，我的心跟着她的神色轉變而起了一劇烈的跳躍。阿鳳似乎怕羞又似乎驚恐似地用埋怨而又憐惜的眼光掣掣從我的臉上掃到媽的臉上，又從媽的臉上射到我的臉上。

這空氣緊張極了，好像暴風雨之前的黑雲密佈，沉悶到窒息的空氣呵！

媽終於笑了！這笑我似乎囚犯脫了罪孽一樣輕快。媽問我這是什麼意思，她說出「男大當娶，女大當嫁」的理由來。我把不願一家裏少數的人再拆開來的意思說了一遍，可是媽說，這是孩子氣的事。這使我的歡欣落入了萬丈幽谷，我便坐在椅上流起淚來，媽見了笑道：

「傻孩子，你放心好了，你愛鳳姐姐我也愛她的，我怎肯把苦她嘗呢？」

「不是！我是不願——不願她出嫁！」

媽似乎明瞭了什麼似地，回頭睨了阿鳳一眼笑了笑說：

「你歡喜她，她又不能一世的跟着你，將來你娶了妻子，怕還是那樣整天要她伴

『看你嗎？』

我點了點頭，媽和阿鳳都笑了起來。媽允依了我的話，我便拭乾了淚跟着福生一起到火車站上去。我踏出莊院門時，只聽得媽在後面笑道：

『這孩子還是淘氣得很！』

九月八日 歡聚一堂（晴）

這學期裏，我是到得最遲的一個學生了。我那宿舍裏的同學也沒有更動，仍是趙子明程濟之惲力羣和沈敏幾個，彼此見了敘述別後情形，那程濟之更是愛胡鬧，說我來校的遲悞，是爲了捨不得離開了愛人，我也不分辯。

學校裏的錢老師，開了一個新舊同學的聚歡會，全校同學，同處一堂唱歌演說。到了晚上，宿舍裏的同學都散在外面遊玩，獨有我想去睡，但是我又不能安然入睡，便坐起身來，打開日記簿，只見斑斑點點記的都是過程的印蹟。從那雜亂的字蹟中，我可以尋出舊夢來溫存。

我在燈下寫了封信給媽，我知道爸不在家，又不認識字，定把這信給阿鳳看的。

阿鳳在鄉村小學裏和我一起畢業的，後來我到上海來求學，她便留在家做事，她的求學，據媽說是爲了要照顧我，要我作伴，所以她也受到小學的教育。這雖然顯出了父母愛子的熱摯，可是那也是太不公平的表示，爲什麼阿鳳便不能單獨的受些教育呢？而是爲了我的緣故（？）

我在信裏附了給阿鳳的信，那是要求她不要聽媽的話，便貿然出嫁。寫就重讀，自己也不覺得笑了出來。實則我對阿鳳並不是有什麼愛情，而是一種說不出的情感作用。這也許別人以爲我是強辯，可是我想阿鳳總會瞭解我。我忽又想到；阿鳳比我大上五歲，難道我不是愛她，她會犧牲了幸福真的追隨着我嗎？我也太把人視做『附屬品』化了。

正想到這裏，夜風吹來同學們合唱的歌聲。我望着那大教室裏的電燈還亮着，知道他們又在開什麼座談會了。

九月十一日 宿舍夜景（雨）

今夜裏同宿舍的同學都閑着無事，大家都說笑起來，打破這無聊的寂寞。

我們開始了海闊天空的閒談，談科學，又談文學，再談到青年們免不了愛情，回想到童年時候的美夢，同時談到了未來的幻想，程濟之他喜歡談電影的一切，提起了影片的精彩，他就得了勁了，沈敏他頂喜歡談京劇，說着京劇，就會哼着嗓子，來着一段「蘇三起解」，起初的幾句，真是夠味，到末後一段，他咳了一聲嗽，引得我們都笑了起來，我就插下了一句俏皮話：「蘇三路上受了辛苦，咳起嗽來了」，話剛說完，一陣的笑聲，又繼起了在我們的宿舍，那時候沈敏，也就停住不唱了，他還說着「蘇三在路上受了風寒，咳嗽算不了一回事」，一面說着，一面就倒在他的床上去了。

九月十三日 雁來天（晴）

陽光照耀，如同春日，然而在恬靜清朗的空氣中，秋天的接觸，可以感覺得出，這裏那裏，校園裏的樹木上都呈露出棧色及黃色的葉子。在樹葉之中，一隻鳥的轉聲時間的劃破了這形象的寂寞。而有大只的爬蟲，懶懶地爬過敗葉枯花，有時候會發出同情的悲鳴來的吧？在那裏，可憐的敗草枯花却已喪失了它們的土地，給那些葦草叢

茂地生長着！

獨自在校園中走着，因為時近薄暮，同學們散學有的回家去了，住宿的同學都在操場上踢球或看球。還不時從那裏傳來陣陣喧嘩。

我從衣袋裏摸出葉露薇小姐今天的來信，她似乎有些懊悔那天給我的信罵的我太厲害。她要我和她復好，更希望我立刻回復她一封信，這使我躊躇不定了。我該應怎樣向她說纔好呢？

那樹上有一只老了的黑嘴的啄木鳥，似乎以從未曾有過的速度啄着樹皮。在那接觸之間發出來的細微聲，一聲一聲地打動了我底心坎。

九月十五日 中秋月（晴）

大概是秋風又吹到了人間的緣故罷，我的胸懷，實在悽涼得厲害。

星期日來了，宿舍裏的同學，有的，是回到他慈母的面前去了，有的是伴着他的友人去到他們所歡喜的地方去暢遊去了，……我回到什麼地方去呢？路遠山高，我的故鄉在天涯！友人何處？啊！我只得依然獨自一個，默坐在寫字台前，懷着滿腔無

可奈何的淒涼情意。台鐘喋喋地連響，一刻不留停地將不可再來的年華逝去。秋陽已經西斜了，淡黃的陽光，高高地映在玻璃窗上。一幅珠簾，閒垂在庭前，伴着浸階的蒼苔。週遭靜悄悄地杳無人聲，只草邊的蟋蟀，發出繼續的哀鳴，響徹了這空寂的空間。

我實在耐不住這樣寂寥的情景，受不了這樣淒涼的滋味了；我隨手在架上取下一本書來展在面前。想藉牠來慰藉我這虛空而搖震的心旌。但是，有什麼用處呢？任是怎樣哀豔的詞句，綺麗的詩章，又有什麼用處呢？我的雙唇儘管在向着書本啓閉，而我的心靈，已不知飛向何方去了！我合上書本，默默地逃出中庭，信步走到街頭。滿街燈火輝煌，車馬擁擠。啊，黃金的世界，人慾的黑海！一羣羣的人們，都匆匆地在向着前程奔竄。人們喲，我要問你：

——爲誰辛苦，爲誰忙？

我耐不住寂寥與淒涼，更耐不住這濁流的腥羶與煩囂；我悄悄地低着頭，從這人潮中逃到公園中去了。

花園裏，更寂寥得怕人；除了幽暗的樹林中，間或能發現的一二青年男女，在輕

寒的秋風中，緊倚偎着密語之外，完全聽不出一絲兒動靜。我慢步過柳拂人首的木板橋頭，走到荷池邊坐下。滿鋪池面的荷葉叢中，嬌弱無力立着三三兩兩的凋殘的荷蓮。纖枝低垂的碧柳，凝定着，好似在暗自泣血，惋惜她已逝的青春。風過處，楓葉飛下枝頭，發出蕭蕭的聲響。不知那裏的桂樹，暗地裏送來了一襟幽香；更不知是在誰家的樓頭，傳來了斷續的琴音，和斷續的哀歌。琴聲低昂，哀歌婉轉，那又勾起了我的前塵後影。我憶起了我山遙路遠的故鄉，我憶起了我永不再來的童年，我追懷忘不了了的已往的春花秋月，我哀弔留不住的這今日的年華與韶光。

唉，彈琴的人兒啊，你也有什麼哀怨？

我輕輕地歎息了一聲，抬起頭來。水晶的皓月，斜掛在柳枝梢頭，蒼茫的銀光，籠着滿塘煙水。

啊，——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

我脫口而出地低吟出了這一句詩句。我於是舉頭脈脈地對着中天，凝視着月輪。那盈盈的月華，使我暮然地憶起，這原來是中秋佳節。

啊！可紀念的秋月，永不能忘的秋月！

九月廿一日 希望禮讚（晴）

在人生途上，有了希望的美麗所引導，所以人有了前進的勇敢，希望是我們幸福的象徵，我讚頌它的偉大與絢爛：

希望正像偉大燦爛的北極光。當人越就近他時。他也愈顯得美麗，他照耀着我們：向光明的道途邁進！

希望亦像清晨一線的曙光，他使人忘記了四圍的黑暗，堅忍着苦難的磨煉期待前面的光明來到！

希望是放浪人生的韁羈，叫人意識到自己不是『下賤的胚子』有着錦繡的前程，促使人回頭猛醒！

希望是痛苦人生的強心針，因着前面的希望，人們咬緊了牙關，流着汗與血，爭取光明的前程！

希望使人不悲哀，不哭泣，不嘆息，不驕傲，不自誇，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直到那榮耀之日。

九月卅日 生死圈（陰）

當每個人聽到自己『死』的話時，都會感到十分恐怖起來，這是因為人人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寶貴的緣故（？），而且恐懼自己死後的一切不可知的情形。實則我們要知道死後的情形是不難的，也許人人能知道——那就是當你没有活到世界上來的時候，你是怎樣的？你的死後情形便是也這樣。當你以為未生之前是毫無痛苦的，那麼你死了之後也是毫無痛苦的。

『我們活着是爲了什麼呢？』

這個問題不論歐亞的先哲們都把這疑問到死沒有正確的回答。也有人說：活着是爲了生活，但是我們祇要問他：爲什麼要生活呢？即使他強辯，也只能說：生活是爲了活命，那麼活命究底是爲什麼呢？我想他簡直連空洞的虛飾話都難以找出了。

我們明乎此，就知道，我們因爲是有了生，纔有死的，所以死是不足懼的，所懼的是自己在生的過程時候，毫無成就。我們應以不屈的精神；生是鬭爭的，要是爲了生的鬭爭而死，那便是我們精神上的永生。

佛學有句：「不生不滅」也就是這意思，但是它所佈傳的生的意義是消極的而不是積極的。

我在上面說過，有了毀滅然後有新生，人類的死也是必然的事，因為在不斷的死亡中纔能不斷的產生中，是以人類會有進步。

記得有個先哲說過「有我無死，有死無我，我何畏于死哉！」我應當記着，這是我們在生死關頭最有力的指示，最能鼓勵出人大無畏的精神來的。我們應當把握着現有的生命力，向一切障礙人類前進的東西作搏鬥！

十月一日 夢底徘徊（雨）

因為那無謂的手

擦撥了靜寂的心絃

雖然天昏

雖然幽暗

可是思想的瀑布奔流

首着花開上小門

春也漏進了屋

紫丁香憂鬱地望着細雨

沉默中姜謝

也沒了梵鈴與歌聲

留下那淚漬斑斑

雨巷裏是

聖處女臉一樣蒼白的天

窗簷下乳燕呢喃

冥冥的脚步踏碎了寧靜

古老的銅環響起了游子的呼歸

笑像花一般地開

又光一樣的逝

忽忽的往那裏

豈投入那難填的恨海

*

*

*

*

*

記得涼如水的夜深

簫聲尾繫了她的清音

月也明

雲也飄

醒回了秋蛩的相應

讓芭蕉的面頰塗滿銀光招手

*

*

*

*

*

流光彈指

破了迷醉的眼色

祇落得

十分的恩情百分的恨

悠憑往事如烟

清冷的月光却推出了孤零

使心潮夜夜澎湃

徹夜眠不得，憶舊時情，作此以留念。

十月二日 怎樣生活（晴）

我以為生活必須科學化，藝術化，革命化，因為只有這樣纔能使我們的生活豐富起來，增加我們生命的意義。

可是要達到這理想中的實現，應當堅決地執行自我的批判，隨時檢點自己的行動，使我人在生活中永遠不缺少更變的機會，使自己的生命永遠活潑新鮮有味。

人生的過程是隨時在轉變的，祇要有上述堅決的執行自我，足以隨時隨地使生命史上造成嶄新的篇幅。可是我相信，有時候我是時常忽略過去的，使這忽略的成因，

最大的是沉溺於一種傾向，如義務，享樂或成見等，使人容易失去辨別的力量，甚至失去了而自己不自覺。當我們沉溺的時候，正如蒙了眼塞了耳朵一樣的驢馬，在這時候倘然有了一新的啓示，就彷彿從黑暗中漏進來一線光明，使人有機會看到外界的自然景色，是怎樣的美麗而奮然擺脫了一切的桎梏，這種啓示，是從書籍或言語之中常有的事，總之祇要抱定了一種自我決心，纔能容易地吸收那種新啓示，使人的生活轉變一個新的方面，如經過了一度黑暗的洞穴路程中見到了光明的天地。

『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這是梁任公先生的名言，這句話並不可笑，也毫不矛盾，我記得以上我曾寫述過說：『人生是不斷的戰鬥』單就我們身上的細胞而論，也都新陳代謝的作用。譬如今日之我，和明日之我，在形式上看來是沒有什麼不同，但是內在的思想或許已受了某種影響而轉變了，有了一種新的覺悟，新的觀念，行動的發展，當然也是改變了。記得從前有人歎息過：『行年五十，而悟四十九年之非！』所以我人應當時常嚴厲對自己生活檢查和批判，惟有這樣，我人的生活纔能更加充實而且擴大。須知生活在世上不是件容易的事，假使我人不願對生活取着否定的態度，用大廉價來拍賣自己的歲月，就應該像一個旁觀者一樣，用容觀的眼光來批判自

己的生活中的舊經驗和新見解綜合起來，進而又進地，以至於看破人世間一切利害的徵逐，達到最大的聰明解脫。這是我對生活進展的『革命』方法。

十月七日 學習學習再學習（晴）

宿舍裏的電燈早經熄滅了。

我添上了洋蠟燭，但是不多時，因為窗縫裏吹進來的風很猛烈，把洋蠟燭都瀉了下來，也逐漸熄滅下去。近幾天來，我差不多天天備一支洋蠟燭，因為我把晚上睡覺的時間遲了二小時，把來研究學習，這樣的學習，我知道當然還是不夠的，因為最需要的的是從大眾人羣中去學習活的學識，但是我們在中學時代的學生，還是以書本為重的。書本是過往的人以所得的經驗來著成的，我們看了它，再去實踐，便不致如瞎眼摸路毫無認識地亂撞。至於讀書的方法不同，往往所獲得的內心印象也不同，它的實踐後發展也不同，那就是我應以自己的讀書方法來作多方的觀察。

古人有語：『學無止境』，那廣大的世界裏，一切是在時刻的轉變，我人要疾進在時代最前線去學習。要不斷地學習，不怠的努力，列寧說過『學習學習再學習』的

話，我敢接一句：『努力努力更努力』來自她。

十月十一日 霧（陰）

在寂寞的日子裏，寒冷陰慘的霧從地面升起，好像重鉛壓在人們的心上，霧豎起來又好像監獄的牆壁，擋住人們視線。使人想起急湍的河流，峻陡的河岸，深遠的森林，無盡的草原，就覺得非常甜蜜，但看到霧壁，又覺自己不過是受了束縛的人了。

十月十四日 劇變（雨）

那不可知的人生海中的浪濤啊！

突然的！家鄉裏阿鳳來信告訴我，那葉露薇小姐快和她的表哥訂婚了，這本也是猜想得到的事。但接着她又告訴我阿鳳她自己也快訂婚了，那是仍由我母親作主的。去配給一個年紀很大的當地富翁做小老婆。這使我憤怒極了！我想阿鳳應該堅決反對的，可是她在來信上却連一絲反抗的意思都沒有，也許她已是自己允許了我母親那樣的做吧？我猜不透女人的心眼，更猜不透我曾愛過的女子。我的母親也太毒辣了，也

許阿鳳的不反抗是有她的苦衷的吧！我是應當相信她的，相信她是不會欺騙我，更不會把她自己的幸福和前途平白葬送。

我憤怒地寫了封快信到家裏去，我要求母親立刻打消這主見，否則我誓死不再回家。我明知這是無理的要求，因為我的愛阿鳳既不預備她做我未來的妻子，一個女子難道就讓我在這孩子氣去耽誤了她底終身（？）但是我祇少是對着她的那樣擇配的對象我是堅決反對的。

十月廿日 不速客（晴）

起身的時候，窗外天上的星光漸漸減少，朝霞第一縷光輝射到昏暗的室中來，天色已經破曉了。

我獨自先出宿舍，去取了冷水洗臉漱口後，我留了一張紙條給趙子明，要他替我請假，因為昨夜裏有人到我學校裏送來一封信，我看了那信上的字跡是陌生的，但是信上說着明明要我今天上午八時去約定的地點，信上也沒有具名，我待問那送信的人，但是那送信人已先走去了。

這樣突如其來的信，使我疑慮了整夜不能入眠。今天一清早起身，忽忽的穿了外衣，正想出去，豈知校役炳根闖進來見我已起身，覺得驚異，並且告訴我有一個學生模樣女子要見我，我跟着他到會客室時，真使我怔驚住了。原來那女子是她——葉露薇，我這時候不知怎樣纔好，還是她却先向我笑了一笑，若無其事的情態，我便不得不跟她談上了幾句，她告訴我她是昨天晚班車趕來的，爲的是她的父母要她跟表哥訂婚，她反對要繼續求學。於是她就貿然到上海來，並且她向我解釋了許多話，我覺悟我以前對她懷疑的錯誤，現在解釋明白，我覺得我太對不住她了。我這多疑的人哪！我是不配受人愛的，我是個無情的動物，她這樣愛我，但是我何曾諒解她的苦衷呢？一個不明瞭愛人內在的真情感的人，就能胆敢去和人談愛了嗎？我當時實在向她有說不出的感動！我後悔以前的猜疑了！現在她有力的毅然行動給了我可靠的證實——證實她是愛我的。

上午我伴了她仍往她的親戚家去，下午我不願再請假，立即回校去。到了晚上，我又上她親戚家去談論關於她今後繼續求學的問題，到十時過後，我纔回到校裏。

十月卅一日 都會暮秋（晴）

好像好很多詩人，給這輕夢似的人生，刺傷了敏感的心，於是醉着吟着，以如縷的哀愁，藏在寂寞的歡笑裏；秋，似乎也有這麼一種同樣的情味。是的，這是個多麼夠味的時節，有黃昏那樣幽美，那中年人那樣愁酸；這在沒多大年紀，不曾經得幾件事情，心裏沒藏什麼的人，決不會體驗秋的意思的。當然，以自己這樣的人，來寫秋的意思，那會給真的做過人的人，笑着說，『會賦新詩強說愁』吧？然而秋，它憔悴了紅的花，它吞蝕了綠的葉，它吹溼了中年人眼中的淚，它也進襲了活躍的年青的心。

這兒有一陣喧囂，打亂了一切的靜寂，窗外的樹葉，透出了跑狗場發亮的紅燈，可以想像到一對對發燒的眼，望着萬五千的秋季香賓，他們似乎是没有靈魂的一羣，然而這喧囂，這紅燈，這挺美麗的金圓，在那時候，他們的眼前，也會現着光明，他們的生活，也會得到了充實的，涼冷的秋風，拂不上他們的臉。

風過了，一陣急雨，打着屋瓦，打着樹梢，真的是風雨釀新秋，夜是更深了。明朝會像去年一樣，那些梧桐，披着焦黃的葉，在一天涼風裏，儘搖着頭，堅着自身的衰頹，頂上睜着鐵冷了臉的藍天。剩下這年老傴僂的園丁，在淡薄的陽光裏，撕撕地掃着殘葉。

十一月三日 晨唱（晴）

方長成了的碩大的樹，雖沒有果子，却被一簇簇的綠葉裝飾得十分年輕。初長羽毛的小鳥，已會很可愛的歌唱！表顯牠是靈巧的小動物。這顆樹，這隻小鳥，牠們是成熟了的芽，牠們象徵着早晨。

每個早晨，我總是期望着，期望着這一天，可貴的一天，在我奮發的征途上，不至徒然。

早晨，我總是有了一篇獻辭，祝頌着我一生中的一天；這時候，我最清爽，最愉快，也可說我最偉大，最真誠！

在早晨，我已洗去我昨日的罪惡，在我無邪的心底，正欲把握着我的毅力，衝出荆棘叢，跳出崎嶇的小路，等待着新的降臨。

從曙光微明後，直到高升起太陽，那遍射的陽光，都給我們指示着光明的前途。雄雞的高喊，是警鐘，或是在勸導。早晨絲毫不會使我們悲哀或絕望。

每天都有個早晨，每一個早晨是一樣可貴的，牠被每一個人深深地愛護着。

每一個早晨，是我們得到美好的果實的象徵！

十一月十二日 至情（晴）

葉露薇小姐來上海之後，我們的愛情又恢復如前了。也許比以前更進一步了。

我的媽接連來過好幾封快信，但是我一封都不曾回信去，這也不是我有意去傷她老人家的心，實在我爲了她太固執了她自己的成見，同時我學校裏的功課也忙得很，加之我又每天有二小時研究文學的規定。近來我對於詩很感興趣，不論新舊的有韻無韻的，同時英日兩國文字是我自己喜歡研究的，在這短短的二小時之間，我的程序是很龐大的，我將決定終身如是不移，在這二小時中間，我的抱負是很大的。就是這樣的安排，我是沒有把媽的回信寫去。

下午正上了第一課散下，校役找到我說有人打電話給我。我知道是葉小姐的，去聽了，果然是她，原來她的母親找到上海來了，她的表哥也以另對了親，並答應她明年到上海來繼續求學。聽她話裏的語氣很快樂，她要我晚飯到她那裏去喫。我答應了，纔放下話筒，忽然校役又來找我，說是有人找我，我覺奇怪，忙到會客室裏看

時，出乎我意料的，却是媽和阿鳳二人，媽要我請半天假，我不得不向訓育主任陸先生說明了原由，便伴同母親出外，母親本是寄住在一家親戚家的，因為要和我談許多話，在揚子飯店裏開了住處，和我長談，她埋怨我不回信給她，阿鳳却在傍只是笑，我不懂她笑些什麼，但是我覺得媽的愛我是至大的了。她爲了兒子的使氣便親自趕到上海來替我解釋，到這時候，我也有些懊悔我的措置！我那惡劣的品性。①②

十一月廿日 上海風光（晴）

偶然的機會，媽爲了我的使氣，她來到上海，我家那些留居在上海的親戚們，都要我媽留在上海玩幾天，我因爲媽要我在在一起的緣故，又向學校裏請了一天的假。今天是一整天伴着媽和阿鳳到上海繁華娛樂的場所去玩。

上海——那是有着污穢不堪的內容，而外表是鍍着金的大都會，雖然物價飛昂聲中，但是那一處娛樂場所不告客滿呢？路上人車熙攘，各人含着不同的心情，蛆蟲似的躲在這腐臭的上海。縱樂的人們在華廈高樓，紅燈綠酒，清音曼歌，紅唇白肉羣裏忘了一切，忘了時代地狂歡！當我們在熱鬧的市街經過，時常有這樣狂歡的笑聲送到

耳朵裏來。但是在另一面那些苦力和薪水階級的人，受了生活上嚴重壓迫之後，其困苦的情形不知是到怎樣難言的景況，所以有人說：「一面是荒淫與無恥，一面是神聖嚴肅的工作。」世界本來是矛盾地存在着的，上海却更矛盾得厲害，到處是充滿着矛盾的現象。

十一月廿四日 愛的叛徒（陰）

媽和阿鳳回故鄉去了。媽說上海住不慣，但是阿鳳來上海這麼幾天，却時髦得多了，於是瞧到了她更顯得美麗了。

葉小姐和我是天天會面的，她的母親和我的媽是一同回鄉的，本來她是隨着回去的，但是她要留在上海待我寒假時一起回鄉。

我現在雖然在情形上是可以安定了，我的媽已經同意了我和葉露薇小姐的訂婚，她的母親也喜歡我倆的事。這是沒有問題了。只要在形式上再來一下戲劇似的「儀式」而已！可是我對阿鳳雖然年齡上的相差，心裏却懷着一種「愛」，這愛是自童年時代打出來的交情，我愛了葉小姐，又對阿鳳有些戀慕，愛了阿鳳又不願捨棄葉小姐，我

是一個愛情上的叛徒，對愛情的不忠實，於此可見。

我判斷我這樣的想法，也是罪惡的表現。

十一月廿九日 古涼亭（陰）

舊夢的重溫，據說是美麗的。人們老是對着過往的是留戀，現在是憎惡的，未來是希望着美麗的。我不是超人，當然也不能脫離這圈子。

打開我的舊日記簿，見有寫着記述故鄉那古涼亭的一頁，使我神往到舊日的天地裏去了：

我家的大莊院外，到了黑夜，四野裏是十分靜寂的；稀疏的星星在空中閃閃作動，那月亮時常半掩在森林後，清淡悽惋的銀光輕顫地吻着碧青的河面，夜風吹來河水泛起無數層的鱗狀的皺紋，慘白的蘆花像在那裏唏噓，去年我因為患病休養在家裏時，每夜獨自悄悄地溜到那古涼亭裏靜坐，眺望那一目無極的夜景。

童年時，阿鳳伴同我時常到古涼亭去，跟着那一羣無邪的孩子玩耍，在那一羣孩子裏，我的年齡最小，時常受人欺侮，阿鳳便是我唯一的保護女將軍。

我們忽而鬧忽而好的那種孩子淘氣的情形，現在想來反而是可貴的。可是現在那些童年的摯友多已離散了，就業的也有，求學的也有，有些友人彼此憑藉信札互訴衷思，有些友人已是久不通信，有時在故鄉時遇到了那些朋友中的一個，大家都覺得異樣了，也不再會到那古涼亭上去作童年時的玩耍了。

古涼亭蒼老地立在原野上，它經過了不知多少次的風雨霜雪的侵襲，在它的懷裏，不知有過多少匆忙的旅人在那裏歇過行腳，在忙亂中得到暫時的休憩，去賞觀它周圍幽美的景色。

當我每次憶念起古涼亭的時候，似乎有一個慈祥的老人，含着微笑，在向我招手，使我進入那童年的夢裏去。

十二月四日 奇怪的民間音樂（晴）

記得三年前在故鄉見到市上賣技，有所謂「一根絃」者，說是沈邱人，為人極瑣碎，沒有普通知識，亦不通達人情；（如我問他都會什麼，他說他曾在漢口天津等處，學過音樂；都是粗俗諺詞）音樂技術可是特別的高。我認識他自然在街上他弄着

「狀元遊街」的樂調，他只用弓拉着一根絃的胡琴，但那音調却是圓活的特別。我請他在南門外一家茶館去喝茶，起初我問他「歌曲以外你還會奏些什麼音樂？」他舉出「打雁」「梅花三疊」等曲。我再問別的；他說「那些都不甚好聽。」我說「不好聽更好」，他便一連奏了三曲。

一曲是很普通對話的描寫；我曾和一曲「找牛」同時由一個朋友的提琴上聽過的。大概描寫的是一位老者來到他鄰居家裏，那寡婦沒在家，只有一個女兒。那老者問「妳媽哩？」女孩說「俺媽上老娘家去了」，「上娘家弄啥去了？」「老娘死啦」。「老娘死了你哭不哭？」「我哭啦」。「怎麼哭呢？」她便吱吱扭扭哭起來了。最後哭得格格地，那老者哈哈笑着教她止哭，曲也終了。

十二月十日 佳趣（晴）

佳趣亦如天下美妙的詩文一樣，只可在有意無意間得之，清湯謀卿云：「予嘗登樓遠眺，見樹頂藏鴉，山嵐滴翠，便如身入畫圖中。又嘗扃戶靜思，見竹影搖窗，茶煙裊日，輒覺詩情落紙上；乃悟坐即有詩，行即有畫，簡文所云會心處不在遠。」如

勉強去尋佳趣，則反無佳趣可言。聽院中雨打葦席的響聲，與雨打芭蕉的聲音是一樣，若不知院中響的是葦席，一心以為是雨打芭蕉，則非常富有詩意，一經道破，則趣味一點也沒有了。

前幾天風雨交加，我曾赤足在田野上狂走，偶然為之也頗有佳處，上面狂風夾暴雨，下面兩隻脚踏在又濕又涼的泥土上，覺得非常有意味；這種樂趣除童年時代領略過外，還是第一次，誠不堪為雅人道。但除我之外，恐別人也必不以此為樂趣。所以佳趣只是個人心中的境界為轉移的。蘇東坡云：「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瑩，於其間少得佳趣，」我實不知佳趣在何處？「歲行盡矣，風雨淒然，」正是悽涼時節，「紙窗竹屋，燈火青瑩，」正是悽涼景象，其中之佳趣果安在哉！我以為只在東坡之心裏，別人也無能領略。得到佳趣的機會是很難的，有人於病中得之，或睡中得之，或閒談中得之；其餘如聽雨之朝，望雲之夕，臨風之晚；待月之宵，或澆書攤飯之餘，或篝火篆烟之暇，皆可偶然得之；然有時費盡心力，反而不可得，所以佳趣真是一種很神秘的東西。

十二月十五日 探趙子明病（陰）

氣候一天冷似一天了。學校裏已在準備大考試，這半學期裏，我所讀書的時間，因為到校較遲，在學業上已有了損失。我為要謀救這損失，所以自修是很勤的。

今天是星期日，宿舍裏祇剩下我一個人，程濟之一清早穿着漂亮的西裝到他愛人那兒去了，大概又是在電影院一類的娛樂場所了。趙子明他患了肺病住在醫院裏，慚力羣他約我到他所辦的非職業的劇團裏去參觀，但是我拒絕了他。沈敏大概又是去参加足球比賽去了。

上午我獨自在宿舍裏溫習了課程，下午準備到葉露薇小姐那裏去，午飯後，我出校門時，忽又想起了趙子明的病，便決定去探問他的病。

我到醫院裏見到了他，他說了許多憤激的話，那些話是人類正確的對世界上的要求，他又告訴了我許多困苦的情形。我安慰了他一番，並且提出了生死的界限問題，用許多哲學來佐證，使他的思想趨到達觀的方向，免得在病中恐懼憂慮，反增劇了病症。

我告訴他，肺病並不是絕對的不活之症，我以為那種駭人聽聞的理論是含有副作用的，換言之，是一批庸醫用以騙取病人金錢的技巧而已。近來上海專以虛偽宣傳來

號召的醫生很多，他們把醫治一道完全看做商業化，毒害病家不淺；我們必須認清那種假濟世爲名的無恥之徒。

我以爲在科學昌明之今日，殺人的利器越來越新奇，但是肺病却爲什麼沒有一種絕對的特效劑呢？肺病的情形雖然複雜，但是這病是人類之大敵，我們的醫藥界是祇少不能專以虛偽的廣告來哄騙或恐嚇！我希望全世界的醫藥界能埋頭研究於此。

最後我說了許多笑話，他很快樂。

我對他的環境很同情，我一時裏又没法湊錢幫助他，我相信他將來定是個有爲的青年，他平時的苦學精神向來是我所欽佩的。我在分別時，安慰他靜心休養，關於所短少的醫藥費，我跟他想辦法資助一點，於是我當即給電話與葉露薇小姐，說明了原由，我向她暫時移借貳百元。她家裏是很富有的，這些錢她是不會沒有的，她允許了派人送到醫院。

我離開了醫院，雇了街車再到葉小姐那兒去時，天色已呈現了一片灰暗。

十二月廿二日 寒窗走筆（晴）

霜白，強弩的箭刺在人的心坎。寒風，銳利的尖刃刮去暖熱溫和。我很嚴寒，因為它是欺凌貧弱的騎狂者。我愛嚴寒，因為它是撲滅危害生物的蛇蟲。所以我曾創作這樣的歌：

「……………」

不是魔手？

但裹在襪襪中的顫抖，

寒風中的哀號——痛哭的煎熬。

路畔的凍屍，

都屬誰底實情的罪惡？

……………」

來得再勵害些吧，

使那冰寒的兵刃，

插入堅硬的泥土。

休讓驚蟄雷動，

又給遺害了秋穫。

.....

白雪，

你給了莊稼，

一封豐年的證帖。」

因此我留下了這不易泯滅的印象。祇要氣候一冷，我便會發生這感想。雖然這是多年前的一首幼稚得不成體格的作品，但是這不僅是我第一次作新詩的嘗試，而且還是我對文學發生好感開始一年。那時我非惟於古詩詞一些沒有修養，即對舊文學著名普通書籍還沒有讀過一本。那麼新文學是更不必談了。所以自己對這幼稚的作品是不該記住的，但是人類終有些『自誇』，爲了有些微紀念的意義，到現在我還沒有把那首幼稚的作品遺忘。

十二月廿五日 憂鬱的冬天 (陰)

路傍孤樹上坐着一烏鴉，聳着羽毛，在枯樹枝上搖蕩，悲哀地歌唱着。我也勾：

沉思來了。憂鬱的冬天，似乎也同樣在沈思。厚的，一陣陣的，潮濕的，陰黑的冬天的雲在天上沈重而緩慢地爬行着，分離着。在他的上面這裏那裏顯露出非常相同的沉思，冷的藍的天空。

大地沉陷在灰冷潮濕中，這大都市裏的一切都現出死灰憂鬱陰暗的容貌，這似乎在告訴人們，舊的要過去了，它在掙扎着最後一口喘息，新的已在醞釀。

我在校外徘徊地走了一刻，耐不住這冬天憂鬱性的灰冷景色，返回校中，就好像回到溫暖的春天了。

十二月廿七日 開夜車（晴）

戶外是沉寂的霜夜，顯出嚴冷的美。月亮和傍着月亮的兩片飛散纖毛般的白雲，正掛在屋角上。

核裏一切都靜止了。桌子上的小鐘發出細微的聲息，擾亂了室中平靜的空氣。電燈是已經熄滅了。我們一室中除了趙子明之外，其餘的同學們都在宿舍裏沒有入睡，先是惲力羣走到我床前輕聲地問道：

「雷，你對明天考試的都預備了嗎？」

「當然還有些不熟的地方，但是大概我想是沒有問題的了。」

「還是你，我連一點預備都沒有，明天考起來，不是糟糕了嗎？」他在黑暗中說，我瞧不清他的惶恐的臉色，但是我從他的語氣裏已告訴了我。

「考不出，繳白卷！」那是程濟之的聲音。

「你說的乾脆，可是這總是不——」接着沈敏也響起來了。

「你可比不得別人，考的分數不及格，也可以升級，你是學校裏唯一的運動健將，替學校裏也爭了不少光榮，難道區區分數小事，會跟你計較？」渾力羣說。

「那倒不是這麼說，一個人講學識是實在的，分數是虛的。」沈敏說。

我聽了他們的對話，暗自好笑起來，他們平日裏不注重學習，「臨渴而掘井」有什麼用呢。

「羣，我們還是年常舊規開夜車好嗎？」程濟之說着也走到我近邊來。

「也祇有那樣做了！」

頓時室中亮起細微的燭光來，我們各自都執了明日考試的書本溫習。這時候宿舍

裏，靜寂無聲，祇有窗外樹葉的細語和我們筆尖在紙上劃過發出的細微聲息。

夜深了，空氣的寒冷似乎更濃重了。

雖然揮力羣接連打着呵欠，沈敏搖晃着身子像欲入睡，程濟之不時的合上眼皮，但是爲了明天的考試，不得不忍住疲倦，把這「夜車」開得特別的快起來，在那樣不知不覺中，窗上已滲染了東方發白的曙光。

十二月卅一日 除夕的雪（陰）

昨天的積雪還沒有溶去，早晨起來雖然雪已停止，但是天色灰暗陰沉，恐怕仍有下雪的可能。

推開窗子，校園裏滿是積雪——呵！那銀白的世界，它把世界的污穢都掩蓋了，呈出潔白的光，使人見了心爲之暢。

學校裏的考試都完畢了。宿舍裏的同學先後都回家去了。我今天也打算回鄉去渡新年了。

我想故鄉的雪景是更美麗了。當一層厚的發亮的白雪花不絕的向地上落下，掩沒

了溪河莊院，森林平野，在萬物上蓋上了一件冰冷的白衣。農家三三二二地撒在大地上，彷彿是穿了白衣衫睡了。那些樹木上綴滿雪花，人和家畜都不走出來了。祇有那茅屋的烟窗裏升向寒冷天空中的一縷縷炊烟，指示那隱藏的生命。田野木樨籬，排列的森林，一切的一切都靜寂地像死了。時時聽到不知名的烏雀悽涼的鳴叫。我想到故鄉那美好的景色我把正在整理物件的手的動作加速了。

忙了一小時，把一切東西都收拾妥了，便去打電話給葉小姐，她回話也早舒齊好了。校役替我雇了街車，把東西放在車上，我先到葉小姐那裏，再伴同到火車站去。

一路上，我忽然想起了趙子明，爲了校中大考我好時不去他那裏探望了，聽他的病已好得多了，在前天本預備回家鄉去的，不知道他有没有回去。我想葉小姐她是應該知道的，因爲趙子明的醫藥費用，都是由她墊付的。

到了她那裏，她已候了我好久，我也不曾下車，她也雇了街車便一同到火車站去。

這使我高興極了，因爲趙子明已出院回家鄉去了。他還留一封信給我，感謝我對他的幫助。據葉小姐說他出院時體重也增加了五磅，他自己也很快樂。我聽了很興

奮，因為我做了一件自己值得做的事，心上起了莫名的快慰。

火車來了。車上的人很擁擠。我和葉小姐幸能找到了座位；車子開動的時候，我是喜歡瞧窗外的景色的。但是從眼簾閃過的只是一片銀白。

葉小姐倚在了我的肩頭，一同瞧着車窗外的雪景，車輪在寒冷的平野上奔馳，又發出嗚嗚的長吼！

故鄉的那枝塔影呈現在眼前了，不一刻車子停止下來，噴着熱騰騰的氣。我和葉小姐下了車，我因為早幾天有信寫回家，所以已有人守候在那兒了。

我過了收票處，那「候車室」裏忽地走出阿鳳來喊我，我回身回答時，媽也走上來了。我和葉小姐一同上前去叫了媽，便道：

「媽呀！天下的好大雪，想必在家望到四野裏的雪景一定很美麗吧？」

媽笑着望了望我，又望了望葉小姐道：

「你這孩子老是愛這些，長大了還是一點不改小時候脾氣，不怕被人笑嗎？」

媽說着，阿鳳笑了起來，我向阿鳳望道：

「鳳姊姊，你笑什麼？」

『我笑的意思你會不明白嗎？』阿鳳仍是笑着。

我知道她是在笑我和葉小姐的事，但是我那矛盾的心理又湧了起來；我偷偷地把阿鳳和葉小姐比了一下，但是急促跳躍的心那有給我分辨的力量。媽見了笑着阻止阿鳳的說話。

『你儘取笑他們作什麼？』

『我不笑，可是你也笑哩！』阿鳳說。

我給笑得有些怕羞起來了，側過頭去望着車站外的天色，在逐漸明朗起來，好像在告訴人們；和暖的光明即將來了。

附錄 名家日記精選

魯迅夜記

一

早晨被一個小蠅子在臉上爬來爬去爬醒，趕開，又來；趕開，又來；而且一定要在臉上的一定的地方爬。打了一回，打牠不死，只得改變方針：自己起來。

記得前年夏天路過S州，那客店裏的蠅羣着實使人驚心動魄。飯菜搬來時，牠們先追逐着賞鑒；夜間就停得滿屋，我們就枕，必須慢慢地，小心地放下頭去，倘若猛然一躺，驚動了牠們，便轟的一聲，飛得你頭昏眼花，一敗塗地。到黎明，青年們所希望的黎明，那自然就照例地到你臉上來爬去了。但我經過街上，看見一個孩子睡着，五六個蠅子在他臉上爬，他却睡得甜甜的，連皮膚也不牽動一下。在中國過活，這樣的訓練和涵養工夫是萬不可少的，與其鼓吹什麼「捕蠅」，倒不如練習這一種本領來得切實。

什麼事都不想做。不知道是胃病沒有全好呢？還是缺少了睡眠時間。仍舊懶懶地

翻翻廢紙，又覺看見幾條『茶室叢鈔』式的東西。已經圍入字紙簍裏的了，又覺得「棄之不甘」挑一點關於『水滸傳』的，移錄在這裏罷——

宋洪邁『夷堅甲志』十四云：『紹興二十五年，吳傳朋說除守安豐軍，自番陽遣一卒往呼吏士，行至舒州境，見村民穰穰，十百相聚，因弛擔觀之。其人曰，吾村有婦人爲虎銜去，其夫不勝憤，獨攜刀往探虎穴，移時不返，今謀往救也。久之，民負死妻歸，云，初尋跡至穴，虎牝牡皆不在，有二子戲巖竇下，即殺之，而隱其中以俟，少頃，望牝者銜一人至，倒身入穴，不知人藏其中也。吾急持尾，斷其一足，虎棄所銜人，踉蹌而竄；徐出視之，果吾妻也，死矣，虎曳足行數十步，墮澗中。吾復入竇伺，牡者俄咆躍而至，亦以尾先入，又如前法殺之。妻冤已報，無憾矣。乃邀鄰里往視，輿四虎以歸，分烹之。』案『水滸傳』敘李逵沂嶺殺四虎事，情狀極相類，疑卽本如此等傳說作之。『夷堅甲志』成於乾道初（1161）此條題云『舒民救四虎。』

宋莊季裕『雞肋編』中云：『浙人以鴨兒爲大諱。北人但知鴨羹雖甚熱，亦無氣。後至南方，乃始知鴨若只一雄，則雖合而無卵，須二三始有子。其以爲諱者，蓋爲是耳，不在於熱氣也。』案『水滸傳』敘鄂哥向武大索麥稈，『武大道：『我屋裏

又不養鷓鴣，那裏有這麥稈？」鄂哥道：「你說沒麥稈，怎地棧得肥腴腴地，便顛倒提起你來也不妨，表你在鍋裏也沒氣？」武大道：「舍烏狢猴！倒罵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漢子，我如何是鴨？」……「鴨必多雄始孕，蓋宋時浙中俗說，今已不知。然由此可知『水滸傳』確爲舊本，其著者則浙人；雖莊季裕，亦僅知鴨羹無氣而已。『雞肋編』有紹興三年（1133）序，去今已將八百年。」

元陳泰『所安遺集』『江南曲序』云：「余童卅時，聞長老言宋江事，未究其詳，至治癸亥秋九月十六日，過梁山泊，舟遙見一峯，蝶蜂雄跨，問之篙師，曰，此安山也，昔宋江事處，絕湖爲池，闊九十里，皆蘆荷菱芡，相傳以爲宋妻所植。宋之爲人，勇悍狂俠，其黨如宋者三十六人。至今山下有分贓臺，置石座三十六所，俗所謂『去時三十六，歸時十八雙』，意者其自誓之辭也。始予過此，荷花彌望，今無復存者，惟殘香相送耳。因記王荆公詩云：『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味其詞，作『江南曲』以敘游歷，且以慰宋妻種荷之意云。（原注：曲因蠹損無存。）」宋江有妻在梁山泊中，且植菱荷，僅見於此；而謂江勇悍狂俠，亦與今所傳性格絕殊，知『水滸』故事，宋元來異說多矣。泰字志同，號所安，茶陵人，延祐甲寅（1314），

以『天馬賦』中省試第十二名，會試賜乙卯科張起巖榜進士第，由翰林庶吉士改授龍南令，卒官。至曾孫朴，始集其遺文爲一卷，成化丁未，來孫銓等又并補遺重刊之。『江南曲』即在補遺中，而失其詩。近『涵芬樓秘笈』第十集收金侃手寫本，則并序失之矣。『舟遙見一峯』及『昔宋江事處』二句，當有脫誤，未見別本，無以正之。

二

……我還記得民國初年到北京時，郵局門口的匾額是寫着「郵政局」的，後來外人不干涉中國內政的叫聲高起來，不知道是偶然還是什麼，不幾天，都一律改了「郵務局」了。外國人管理一點郵「務」，「實在和內「政」不相干，這一齣戲就一直唱到現在。

向來，我總不相信國粹家道德家之類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確有珠淚橫流，也須檢查他手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薑汁。什麼保存國故，什麼振興道德，什麼維持公理，什麼整頓學風……心裏可真是這樣想？一做戲，則前臺的架子，總與在後臺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雖然明知是戲，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夠爲牠悲喜，於是這齣戲就做下去了；有誰來揭穿的，他們反以爲掃興。……

三

……我沒有恭逢過奉陪「大宴會」的光榮，只是經歷了幾回中宴會，喫些燕窩魚翅。現在回想，宴中宴後，倒也並不特別發生好色之心。但至今覺得奇怪的，是在燉，蒸，煨的爛熟的肴饌中間，夾着一盤活活的醉蝦。據安岡氏說，蝦也是與性慾有關係的；不但是他，我在中國也聽到過這類話。然而我所以爲奇怪的，是在這兩極端的錯雜，宛如文明爛熟的社會裏，忽然分明現出茹毛飲血的蠻風來。而這蠻風，又並非將由野蠻進向文明，乃是已由文明落向野蠻，假如比前者爲白紙，將由此開始寫字，則後者便是塗滿了字的黑紙罷，一面制禮作樂，專孔讀經，「四千年聲明文物之邦，」真是火候恰到好處了，而一面又坦然地放火殺人，姦淫擄掠，做着雖蠻人對於同族也還不肯做的事……全個中國，就是這樣的一席大宴會！

我以爲中國人的食物，應該去掉煮得爛熟，萎靡不振的；也去掉全生，或全活的。應該喫些雖然熟，然而還有些生的帶着鮮血的肉類……。

四

寫什麼是一個問題，怎麼寫又是一個問題。

今年不大寫東西，而寫給『莽原』的尤其少。我自己明白這原因。說起來是極可笑的，就因為牠紙張好。有時有一點雜感，仔細一看，覺得沒有什麼大意思，不要去填黑了那麼潔白的紙張，便廢然而止了。好的又沒有。我的頭裏是如此地荒蕪，淺陋，空虛。

可談的問題自然多得很，自宇宙以至社會國家，高超的還有文明，文藝。古來許多人說過了，將來要談的人也將無窮無盡。但我都不會談。記得還是去年躲在廈門島上的時候，因為太討人厭了，終於得到『敬鬼神而遠之』式的待遇，被供在圖書館樓上的一間屋子裏。白天還有館員，釘書匠，閱書的學生，夜九時後，一切星散，一所很大的洋樓裏，除我以外，沒有別人。我沈靜下去了。寂靜濃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後窗外骨立的亂山中許多白點，是叢塚；一粒深黃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燈。前面則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簡直似乎要撲到心坎裏。我靠了石欄遠眺，聽得自己的心音，四遠還彷彿有無量悲哀、苦惱、零落、死滅，都雜入這寂靜中，使牠變成藥酒，加色，加味，加香。這時，我曾經想要寫，但是不能寫，無從寫。這也就是我所謂『當我沈默着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

莫非這就是一點『世界苦惱』麼？我有時想。然而大約又不是的，這不過是淡淡的哀愁，中間還帶些愉快。我想接近牠，但我愈想，牠却愈渺茫了，幾乎就要發見僅只我獨自倚着石欄，此外一無所有。必須待到我忘了努力，纔又感到淺淡的哀愁。

那結果却大抵不很高明。腿上鋼針似的一刺，我便不假思索地用手掌向痛處直拍下去，同時只知道蚊子在咬我。什麼哀愁，什麼夜色，都飛到九霄雲外去了，連靠過的石欄也不再放在心裏。而且這還是現在的話，那時呢？回想起來，是連不將石欄放在心裏的事也沒有想到的。仍是不假思索地走進房裏去，坐在一把唯一的半躺椅——躺不直的藤椅子——上，撫摩着蚊咬的傷，直到牠由痛轉癢，漸漸腫成一個小疙瘩。我也就從撫摩轉成搔，搔，直到牠由癢轉痛，比較地能夠打熬。

此後的結果就更不高明了，往往是坐在電燈下喫柚子。

雖然不過是蚊子的一叮，總是本身上的事來得切實。能不寫自然更快活，倘非寫不可，我想，也只能寫一些這類小事情，而還萬不能寫得正如那一天所身受的顯明深切。而況千叮萬叮，而況一刀一槍，那是寫不出來的。

尼采愛看血寫的書。但我想，血寫的文章，怕未必有罷。文章總是墨寫的，血寫

的倒不過是血迹。牠比文章自然更驚心動魄，更直截分明，然而容易變色，容易消磨。這一點，就要任憑文學逞能，恰如塚中的白骨，往古來今，總要以牠的永久來做視少女頰上的輕紅似的。

能不寫自然更快活，倘非寫不可，我想，就是隨便寫寫罷，橫豎也只能如此。這些都應該和時光一同消逝，假使會比血迹永遠鮮活，也只足證明文人是微倖者，是乖角兒。但真的血寫的書，當然不在此例。

當我這樣想的時候，便覺得『寫什麼』倒也不成什麼問題了。……

周作人苦雨齋日記

七月二十三日

陰。上午，得半農贈所編中國俗曲總目稿一部二冊。寫日本近代史序文了，即寄與季谷。午，往石駟馬大街應蒯農伏園之招，來者佛西振鐸及劉林黎諸君，下午三時回家。耀辰來談，六時後去。晚，慧修來。

二十四日

晴。上午，估人來，買花木食器一副。古女士來訪。下午，得上海寄來舊書二部。重校閱講演稿了。夜，大雨。

二十五日

晴。上午，往福壽堂。劉天華君開弔，送禮，又聯云：廣陵散絕於今日，王長史不得永年。往北大二院訪川島，午，回家。下午，以講演稿送還鄧君，定名曰：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改訂焚椒錄。吳文祺君以平伯介紹來訪。金源來談。夜，大風雨。

二十六日

陰雨。上午，寫信九通。下午，寫講演稿小引畢，即寄去。奚女士來訪，為致函季明。晚，寫看雲集序文未了。

二十七日

晴。上午，寫看雲集序了，寄與開明。任仿樵君來談，還珂雪齋集一部。下午，往訪尹默叔平，又往看耀辰，五時回家。得上海寄來舊書二部。

二十八日

陰。上午，啓無來，幼漁肇洛先後來，下午去。得半農贈朝鮮民間故事一冊，其女小蕙所譯，前曾爲作序。嗣羣來，以右文社影印『六子』二函見贈。平伯來。傍晚大雷雨，積水沒階。十時頃，啓無平伯嗣羣共僱汽車回去，齋前水猶未退，由車夫負之出門。

郁達夫水明樓日記

十月七日（九月初八）星期五，晴爽。

此番帶來的書，以關於德國哲學家 Nietzsche 者較多，因這一位薄命天才的身世真有點可敬佩的地方，故而想仔細研究他一番，以他來做主人公而寫一篇小說。但臨行時，前在武昌大學教書時的同學劉氏，曾以繼續翻譯盧騷事爲請，故而盧騷的漫步者的沈思，也想繼續翻譯下去。總之，此來是以養病爲第一目標，而創作次之，至於翻譯，則又是次而又次者也。

昨晚睡後，聽火警鐘長鳴不已，想長橋附近，又有許多家草房被燒去了。

早餐後，就由清波門坐船至赤山埠，翻石屋嶺，出滿覺隴，在石屋洞大仁寺內，

遇見了弘道小學學生的旅行團。中有一位十七八歲的女人，大約是教員之一，相貌有點像霞，對她看了幾眼，她倒似乎有些害羞來了。

上翁家山，在老龍井旁喝茶三碗，買龍井茶葉，桑芽等兩元，祇一小包而已。又。上南高峯走了一圈，下來出四眼井，坐黃包車回旅館，人疲乏極了，但餘興尚未衰也。

今晨發霞的信，此後若不做文章，大約一天要寫一封信去給她。

自南山跑回家來，洗面時忽覺鼻頭皮痛，在太陽裏晒了半天，皮層似乎破了。天氣真好，若再如此的晴天繼續半月，則蜃樓一定可以寫成。

在南高峯的深山裏一個人徘徊於樵徑石壘間時，忽而一陣香氣吹來，有點使人興奮，似乎要觸發性慾的樣子，桂花香氣，亦何嘗不暗而豔，頤口得詩一句，叫作『九月秋遲桂始花，』秋遲或作山深，但沒有上一句。五更衾薄寒難耐，或可對對，這是今晨的實事，今晚上當去廷益里取一條被來。

旁晚出去喝酒，回來已將五點，看見太陽下了西山。今晚上當可高枕安眠，因已去廷益里拿了一條被來了。

今天的一天漫步，倒很可以寫一篇短篇。

晚上月明。十點後，又有火燒，大約在城隍山附近，因火鐘只敲了一記。

十月八日，（陰曆九月初九）星期六，晴爽。

今天是重陽節，打算再玩一天，上裏湖葛嶺去登高，順便可以去看一看那間病院。

早晨發霞信，告以昨日遊蹤。

在奎元館吃麵的中間，想把昨天的詩做牠成來：病肺年來慣出家，老龍井上煮桑芽，五更余薄寒難耐，九月秋遲（或作山深）桂始花，香暗時挑閨裏夢，眼明不吃雨前茶，題詩報與朝雲道，玉局參禪興正賒。

午後上葛嶺去，登初陽臺，臺後一塊巨石，我將在小說中賜牠一個好名字，叫作觀音眺。從葛嶺回來，人也倦了，小睡了數分鐘，晚上出去喝酒，並且又到延益里去了一趟。從明日起當不再出去跑。

晚上讀虛騷的漫步。

十月九日，（陰曆九月初十）星期日，晴爽。

天氣又是很好的晴天，真使人在家裏坐守不住，『遲桂開時日日晴，』成詩一句，聊以作今日再出去閑遊口實。

想去吃羊腰，但那家小店已關門了，所以只能在王潤興飽吃了一頓醋魚腰片。飯後過城站，買莫友芝邵亭詩鈔一部，屑玉叢談三集四集各一部，徐申報館鉛印本。走回來時，見霞的信已經來了，就馬上寫了一封回信，并附有兄嫂一函，托轉交者。

錢將用盡了，明日起，大約可以動手寫點東西，先想寫一篇短篇，名『遲桂花。』
十月十日，（九月十一）陰晴，星期一。

近來每於早晨八時左右起床，晚上亦務必於十時前後入睡，此習慣若養得成，則於健康上當不無小補。以後所宜漸戒的，就是酒了，酒若戒得掉，則我之宿疾，定會不治而自愈。

今天天氣陰了，心倒沈靜了下來。若天天能保持着今天似的心境，那麼每天至少可以寫得二三千字。

『遲桂花』的內容，寫出來怕將與幸福的擺有點氣味相通，我也想在這篇小說裏

寫出一個病肺者的性格來。

午前寫了千字不到，就感到了異常的疲乏。午膳後，不得已只能出去漫步，先坐船至岳墳，後就步行回來。這一條散步的路線很好，以後有空，當常去走走。回來後，洗了一次澡了。

晚上讀鼓羨門延露詞，真覺得細膩可愛。接霞來信，是第二封了。月亮皎潔如白晝。

今天中飯是在旅館吃的。我在旅館裏吃飯，今天還是第一次，菜蔬不甚好，但也勉強過得去。很想拚命的寫，可這幾日來，身體實太弱了。我正在怕，怕吐血病又將重發，昨今兩天已在痰裏見過兩次紅了。

丁玲黑暗中的日記

一月六日

都奇怪我，聽說我搬了家，南城的金英，西城的江周，都來到我這低溼的小屋裏。我笑着，有時在床上打滾，她們都說我越小孩氣了，我更大笑起來，我只想告訴

她們我想的是什麼。下午華弟也來了。華弟最不快活我搬家，因為我未曾同他商量，並且離他更遠了。他見着雲霖時，竟不理他。雲霖摸不着他為什麼生氣，望着他。他却更板起臉孔。我好笑，我向自己說：『可憐！冤枉他了，一個好人！』

毓芳不再向我說劍如。她決定兩三天便搬來雲霖處，因為她覺得我既這樣想傍着她住，她不能讓我一人寂寂寞寞的住在這裏。她和雲霖待我更比以前親熱。

一月十日

這幾天我都見着凌吉士，但我從沒同他多說過幾句話，我是決不先提到補英文事。我看見他一天要兩次的往雲霖處跑，我發笑，我準斷定他以前一定不會同雲霖如此親密的。我沒有一次邀請他來我那兒去玩，雖說他問了幾次搬了家如何，我都裝出不懂的樣兒笑一下便算回答。我是把所有的心計都放在這上面用，好像同着什麼東西搏鬥一樣。我要着那樣東西，我還不願去取得，我務必想方設計的讓他自己送來。是的，我了解我自己，不過是一個女性十足的女人，女人是只把心思放到她要征服的男人們身上。我要佔有他，我要他無條件的獻上他的心，跪着求我賜給他的吻呢。我簡直癡了，反反覆覆的只想着我所要施行的手段的步驟，我簡直癡了。

毓芳雲霖看不出我的興奮來，只說我病快好了。我也正不願他們知道，說我病好，我就假裝着高興。

一月十二日

毓芳已搬來，雲霖却又搬走了。宇宙間竟會生出這樣一對人來，爲怕生小孩，便不肯住在一起。我猜想他們是連自己也不敢斷定；當兩人抱在一床時是不會另外又幹出些別的事來，所以只好預先防範，不給那肉體接觸的機會。至於那單獨在一房時的擁抱和親嘴，是不會發生危險，所以悄悄來表演幾次，便不在禁止之列。我忍不住嘲笑他了，這禁慾主義者！爲什麼會不須要擁抱那愛人的裸露的身體？爲什麼要壓制住這愛的表現？爲什麼在兩人還沒睡在一個被窩裏以前，會想到那些不相干足以擔心的事？我不相信戀愛是如此的理智如此的科學！

他倆不生氣我的嘲笑，他倆還驕傲着他們的純潔，而笑我小孩氣呢。我體會得出他們的心情，但我不能解釋宇宙間所發生的許許多多奇怪的事。

這夜我在雲霖處（現在要說毓芳處了）坐到夜晚十點鐘才回來，說了許多關於鬼怪的故事。

鬼怪這東西，我是在一點點大的時候，坐在姨媽懷裏聽姨爹講聊齋是常事，並且一到夜裏就愛聽。至於怕，又是另外一件不願告人的。因為一說怕，準就聽不成，姨爹便會踱過對面書房去，小孩就不准下床了。到進了學校，又從先生口裏得知點科學常識，爲了信服我們那位周麻子二先生，所以連書本也信服，從此鬼怪，便不屑於害怕了。近來人是更在長高長大，說起來，總是否認有鬼怪的，但雞粟却不肯因爲不信便不出來，毛孔一個個也會空起的。不過每次同人一說到鬼怪時，別人是不知道我正是在想拗開些說到別的閒話上去，爲的怕夜裏一個人睡在被窩裏時想到死去了的姨爹姨媽就傷心。

回來時，我看到那黑魆魆的小胡同，真有點膽悸。我想，假使在那個角落裏露出一個大黃臉，或伸來一隻毛手，又是在這樣像凍住了的冷巷裏，我不會以爲是意外。但看到身邊的這高大漢子（凌吉士）做鏢手，大約總可靠，所以當毓芳問我時，我只答應「不怕，不怕！」

雲霖也同我們出來，他回他的新房子去，他向南我們向北，所以只走了三四步，便聽不清那橡皮的鞋底在泥板上發出的聲音。

他伸來一隻手，攏住了我的腰；

「莎菲，你一定怕喲！」

我想掙，但掙不掉。

我的頭停在他的脅前，我想，如若在亮處，看起來，我會像個什麼東西？被挾在比我高一個頭還多的人的腕中。

我把身一蹲，便竄出來了，他也鬆了手陪我站在大門邊打門。

小胡同裏是黑極了，但他的眼睛是望到何處，我却能很清白的看見。心微微有點跳，等着閉門。

「莎菲，你怕喲！」

門門已在響，是伙計在問誰。我朝他說：

「再——」

他猛的都握住我的手，我也無力再說下去。

伙計看到我身後的大人，露着詫異。

到單獨只剩兩人在一房時，我的大膽，已經是變得毫無用處了。想故意說幾句客

套話，也不會，只說：『請坐吧！』自己便去洗臉。

鬼怪的事，已不知忘掉到什麼地方去了。

『莎菲！你還高興讀英文嗎？』他忽然問。

這是他來找我，提頭到英文，自然他未必歡喜白白犧牲時間去替人補課，這意思，在一個二十歲的女人面前，怎能瞞過，我笑了（這是只在心裏笑。）我說：

『蠢得很，怕讀不好，丟人。』

他不說話，把我桌上擺的照片拿來玩弄着，這照片是我姊姊的一個剛滿一歲的女兒的。

我洗完臉，坐在桌子那頭。

他望望我，便又去望那小女孩，然後又望我。是的，這小女孩長的真像我，於是我問他：

『好玩嗎？你說像我不像？』

『她，誰呀！』顯然，這聲音就表示着非常之認真。

『你說可愛不可愛？』

他只追問着是誰。

忽的，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他又想扯慌了。

『我的，』於是我把像片搶過來吻着。

他信了，我竟愚弄了他，我得意我的不誠實。

這得意，似乎便能減少他的嫵媚，他的英爽。要是不，爲什麼當他顯出那天真的詫愕時，我會忽略了他那眼睛，我會忘掉了他那嘴唇？否則，這得意一定將冷淡下我的熱情來。

然而當他走後，我却懊悔了。那不是明明安放著許多機會嗎？我只要在他按住我手的當兒，另做出一種眼色，讓他懂得他是不會遭拒絕，那他一定可以還做出一些比較大膽的事。這種兩性間的大膽，我想只要不厭煩那人，是也會像把肉體來融化了的感到快樂，是無疑。但我爲什麼要給人一些屢罵，一些端莊呢？唉，我搬到我破房子裏來，到底爲的是些什麼呢？

一月十五日

近來我是不算寂寞了，白天便在隔壁玩，晚上又有一個新鮮的朋友陪我談話。但

我的病却越深了。這真不能不令我灰心我要什麼呢，什麼也於我無益，難道我有所眷戀嗎？一切又是多麼的可笑，但死却不期然的會讓我一想到便傷心。每次看見那克利大夫的臉色，我便想：是的，我懂得，你儘管說吧。是不是我已沒希望了？但我却拿笑代替了我的哭。誰能知道我在夜深流出的眼淚的分量！

幾夜，凌吉士都接着接着來，他告人說是在替我補英文，雲霖問我，我只好不答應。晚上我拿一本“Poor People”放在他面前，他真個便教起我來。我只好又把書丟開，我說：『以後你不要再向人說在替我補英文吧，我病，誰也不會相信這事的。』他趕忙便說：『莎非，我不可以等病好些就教你嗎？莎非，只要你喜歡。』

這新朋友似乎是來得如此夠人愛，但我却不知怎的，反而懶於注意到這些事。我每夜看到他，絲毫得不着高興的出去，心裏總覺得有點歉仄；我只好在他穿大氅的當兒向他說：『原諒我吧！我是有病！』他會錯了我的意思，以為我同他客氣。『病有什麼要緊呢！我是不怕傳染的。』後來我仔細一想，也許這話是另含得有別的意思，我真不敢斷定人的所作所為是像可以想像出來的那樣單純。

一月十六日

今天接到蘊姊從上海來的信，更把我引到百無可望的境地。我那裏還能找得幾句話去安慰她呢？她信裏說：『我的生命，我的愛，都於我無益了……』那她是更不必需要到我的安慰，我爲她而流的眼淚了。唉！但從她信中，我可以揣想得出她婚後的生活，雖說她未肯明明的表白出來。神爲什麼要去捉弄這些在愛中的人兒？蘊姊是最神經質，最熱情的人，自然她是更受不住那漸漸的冷淡，那已遮飾不住的虛情……我想要蘊姊來北京，不過這是做得到的嗎？這還是疑問。

葦弟來的時候，我把蘊姊的信給他看：他真難過，因爲那使我蘊姊感到生之無趣的人，不幸便是葦弟的哥哥。於是我又向他說了我許多新得的「人生哲學」的意義；他又盡他唯一的本能在哭。我只是很冷靜的去看他怎樣使眼睛變紅，怎樣拿手去擦乾，並且我在那些舉動中，加上許多殘酷的解釋。我未曾想到在人世中，他是一個例外的老實人，不久，我一個人悄悄的跑出去了。

爲要躲避一切的熟人，深夜我才獨自從冷寂寂的公園裏轉來，我不知怎樣的度過那些時間，我只想：『多無意義啊！倒不如早死了乾淨……』

一月十七日

我想：也許我是發狂了！假使是真發狂，我倒願意。我想，能夠得到那地步，我總可以不會再感這人生的麻煩了吧。……

足足有半年爲病而禁絕了的酒，今天又開始痛飲了。明明看到那吐出來的是比酒還紅的血。但我心却像有什麼別的東西主宰一樣，似乎這酒便可在今晚致死我一樣，我是不願再去細想到那些糾糾葛葛的事。……

一月十八日

現在我還睡在這牀上，但不久就將與這屋分別了，也許是永別，我斷得定我還有那樣能再親我這枕頭，這棉被，……的幸福嗎？毓芳，雲霖，葦弟，金夏都保守着一種沉默圍繞着我坐着，焦急的等着天明了好送我進醫院去。我是在他們憂愁的低語中醒來的，我不願說話，我細想昨天上午的事，我聞到屋子中所遺留下來的酒氣和腥氣，才覺得心是正在劇烈的痛，於是眼淚便湧了，因了他們的沉默，因了他們臉上所顯現出來的淒慘和黯淡，我似乎感到，這便是我死的預兆。假使我便如此長睡不醒了呢，是不是他們也將是如此的沉默的圍繞着我僵硬的屍體？他們看見我醒了，便都走攏來問我。這時我真感到了那可怕的死別！我握着他們，仔細望着他們每個的臉，

似乎要將這記憶永遠保存着。他們便都把眼淚滴到我手上，好像覺我就要長遠的離開他們而走向死之國一樣。尤其是葦弟，哭得現出醜的臉。唉！我想：朋友呵！請給我一點快樂吧……於是我反而笑了。我請他們替我清理一下東西，他們便在牀鋪底下拖出那口大藤箱來，在箱子裏有幾細花手絹的小包，我說：『這我要的，隨着我進』協和』吧。』他們便遞給我，我又給他們看，原來都滿滿是信札，我又向他們笑：『這，你們的也在內！』他們才似乎也快樂些了。葦弟又忙着從抽屜裏遞給我一本照片，是要我也帶去的樣子，我更笑了。這裏面有七八張是葦弟的單像。我又特容許了葦弟接吻在我手上，並握着我的手在他臉上摩擦，於是這屋子才不至於像真的有個殭屍停着的一樣，天光這時也慢慢顯出了魚肚白。他們又忙亂了，慌着在各處找洋車，於是我的病院的生活便開始了。

三月四日

接蘊姊死電是二十天以前的事，而我的病却又一天有希望一天了，所以在一號又由送我進院的幾人把我送轉公寓來，房子已打掃得乾乾淨淨。又因為怕我冷，特生了一個小小的洋爐，我真不知應怎樣才能表示我的感謝，尤其是葦弟和毓芳。金和周又

在我這兒住了兩夜才走，都充當我的看護，我是每日都躺着，簡直舒服得不像住公寓，同在家裏也差不了什麼了！毓芳還決定再陪我住幾天，等天氣還暖和點便替我上西山去找房子，我便好專心養病，我也想真能離開北京，到了陽曆三月了，還如是之冷！毓芳硬要住在這兒，我也不好十分拒絕，所以前兩天爲金和周搭的一個小舖又不能撤了。

近來在病院却把我自己的心又醫轉了，這實實在在却是這些朋友們的温情把牠又重暖了起來，又覺到這宇宙還充滿着愛呢。尤其是凌吉士，當他走到醫院去看我時，我便覺得很驕傲，我想他那種風儀才夠去看一個在病院的女友的病，並且我也懂得，那些看護婦都在羨慕着我呢。有一天，那個很漂亮的密司揚問我：

『那高個兒，是你的什麼人呢？』

『朋友。』我是忽略了她問的無禮。

『同鄉嗎？』

『不，他是南洋的華僑。』

『那末是同學？』

『也不是。』

於是她狡滑的笑了：『就僅是朋友嗎？』

自然，我可以不必臉紅，並且還可以警訓她幾句，但我却慚愧了。她看到我閉着眼睛裝要睡的狼狽樣兒，便很得意的笑着走去。後來我一直都惱着她。並且爲了躲避麻煩，有人問起筆弟時，我便扯謊說是我的哥哥。有一個同周很好的小夥子，我便說是同鄉，或是親戚的亂扯。

當毓芳上課去後，我一人留在房裏時，我就去翻在一月多中所收到的信，我又很快活，很滿足，還有許多人在記念我呢。我是須要別人記念的，總覺得能多得點好意就好。父親是更不必說，又寄了一張像來，只是白頭髮似乎又多了幾根。姊姊們都好，可惜就爲小孩們忙得很，不能多替我寫信。

信還沒看完，凌吉士又來了。我想站起來，但他却把我按住。他握着我的手時，我快活得真想哭了。我說：

『你想沒想到我又會回轉這屋子呢？』

他只眯着那側面的小舖，表示一種不高興的樣子，於是我告訴他從前的那兩位客

已走了，這是特爲毓芳預備的。

他聽了便向我說他今晚不願再來，怕毓芳會厭煩他。於是我的心裏更充滿樂意了：『難道你就不怕我厭煩嗎？』

他坐在牀頭更長篇的述說他這一月多中的生活，還怎樣和雲霖衝突，鬧意見，因爲他贊成我早些出院，而雲霖執意着說不能出來。毓芳也附着雲霖，他懂得他認識我的時間太少，說話自然不會起影響，所以以後他都不管這事了，並且在院中一和雲霖碰見，自己便先回來了。

我懂得他的意思，但我却裝着說：『你還說雲霖，不是雲霖我還不會出院呢，住在裏面真舒服多了。』於是我又看見他默默的把頭掉一邊去，不答應我的話。

他算着毓芳快來時，便走了，還悄悄告訴我說等明天再來。果然，不久毓芳便回來了。毓芳不會問，我也不告她，並且她爲我的病，不願同我多說話怕我費神，我更樂得藉此可以多去想些另外的小閒事。

三月六日

當毓芳上課去後，把我一人捺在房裏時，我便會想起這所謂男女間的怪事；其

實，在這上面，不是我愛自誇，我所受的訓練，至少也有我幾個朋友們的相加或相乘，但近來我却非常之不能了解了。獨自同着那高個兒時，我的心便會跳起來，又是羞慚，又是害怕，而他呢，他只是那樣隨便的坐着，類乎天真的講他過去歷史，有時是握着我的手，但這也不過是非常之自然，然而我的手便不會很安靜的被握在那大手裏，是慢慢的會發燒，並且一當他站起身預備走時，不由的我心便慌張了，好像我將跌入那可怖的不安中，於是我盯着他看，真說不清那眼光是求憐還是怨恨；但他却忽略了這眼光，偶爾懂得了，也只說：「毓芳要來了喲！」我應當怎樣說呢？他是在怕毓芳！自然，我也曾不願有人知道我暗地一人所想的一些不近情理的事，不過近來我又感到我有別人了解我感情的必要；幾次我向毓芳含糊的說起我的心境，她還是只那樣忠實的替我蓋被子，留心到我的藥我真不能不有點煩悶了。

三月八日

毓芳已搬回去，鞏弟却又想代替那看護的差事。我知道，如若鞏弟來，一定比毓芳還好，夜晚若想茶吃時，總不至於因聽到那濃睡中的鼾聲而不願擾攪人而把頭縮進被窩裏算了；但我自然拒絕他這好意，他又固執着，我只好說：「你在這裏，我有許

多不方便，並且病呢也好了。」他還要證明間壁的房子是空着，他可以住間壁，我正在無法時，凌吉士却來了，我以為他們還不認識，而凌吉士已握着葦弟的手，說是在醫院見過兩次，葦弟只冷冷的不理他，我笑着向凌吉士說：「這是我的弟弟，小孩子，不懂交際，你常來同他玩罷。」葦弟真的變成了小孩子，喪着臉站起身就走了。我因為有人在面前，便感得不快，也只好掩藏住，並且覺得有點對凌吉士不住，但他却毫沒意，反問我：「不是他姓白嗎？怎會變成你的弟弟？」於是我笑了：「那末你是只准姓凌的人，叫你做哥哥弟弟的！」於是他也笑了。

近來青年人在一處時，便老喜歡研究到這一個「愛」字，雖說有時我也似乎懂得點，不過研究還是不很說得清。至於男女間的一些小動作，似乎我又太看得明白了。也許便是因為我懂得了這些小動作，而於「愛」才反迷糊，才沒有勇氣鼓吹戀愛，才不敢相信自己還是一個純粹的夠人愛的小女子，並且才會懷疑到世人所謂的「愛」，以及我所接受的「愛……」

在我剛稍微有點懂事的時候，便給愛我的人把我苦夠了，給許多無事的人以誣蔑我，凌辱我的機會，以至我頂親密的小伴侶們也疏遠了。後來又爲了愛的脅迫，使我

害怕得離開了我的學校。以後，人雖說一天天大了，但總常常感到那些無味的糾纏，因此有時不特懷疑到所謂『愛』，竟會不屑於這種親密。葦弟他說他愛我，爲什麼他只會常常給我一些難過呢？譬如今晚，他又來了，來了便哭，並且似乎帶了很濃的興味來哭一樣，無論我說：『你怎麼了。說呀！』『我求你，說話呀？葦弟！……』他都不理會。這是從未有的事，我盡我的腦力也猜想不出他所驟遭的這災禍。我應當把不幸朝那一方去揣測呢？後來，大約他是哭夠了，於是才大聲說：『我不喜歡他！』『這又是誰欺侮了你呢？這樣大嚷大鬧的？』『我不喜歡那高個子！那同你好的！』哦，我這才知道原來還是嘔我的氣。我不覺得會笑了。這種無味的嫉妬，這種自私的佔有，便是所謂愛嗎？我發笑，而這笑，自然不會安慰到那有野心的男人的。並且因了我不屑的態度，更激起他那不可抑制的怒氣。我看着他那放亮的眼光，我以爲他要啞人了，我想：『來吧！』但他却又低下頭去哭了，還揩着眼淚，踉蹌的又走出去。

這種表示，也許是稱爲狂熱的，真率的愛的表現吧？但葦弟却毫不加思索地來使用在我面前，自然是只會失敗；並不是我願意別人虛偽點，故作點在愛上，我只覺得想靠這種小孩般舉動來打動我的心，是全無用。或者這因爲我的心是生來便如此硬；

那我之種種不愜於人意而得來煩惱和傷心，也是應該的。

葦弟一走，自自然然我把自己的心意去揣摩，去仔細回憶到那一種溫柔的，大方的，坦白而又多情的態度上去，光這態度已夠人欣賞得像吃醉一般的感到那融融的蜜意，於是我拿了一張畫片，寫了幾個字，命伙計即刻送到第四寄宿舍去。

三月九日

我看見安安閒閒坐在我房裏的凌吉士，不禁又可憐到葦弟，我祝禱世人不要像我一樣，忽略了蔑視了那可貴的真誠而把自己陷到那不可拔的渺茫的悲境裏；我更願有那末一個真誠純潔的女郎去飽領葦弟的愛；並填實葦弟所感得的空虛啊！

三月十三日

好幾天又不提筆，不知還是因為我心情不好，或是找不出所謂的情緒。我只知道，從昨天來我是更只想哭了。別人看到我哭，便以為我在想家，想到病，看見我笑呢，又以為我快樂了，還欣慶着這健康的光芒……但所謂朋友皆如是，我能告誰以我的不屑流淚，而又無力笑出的癡騃心境？並且因我看清了自己在人間的種種不願捨棄的熱望以及每次追求而得來的懊喪，所以連自己也不願再同情這未能悟澈所引起的傷

心。更哪能捉住一管筆去詳細寫出自怨和自恨呢！

是的，我好像又在發牢騷了。但這只是隱忍着在心頭而反覆向自己說，似乎還無礙。因為我並未曾有過那種膽量，給人看我的感緊眉頭，和聽我的嘆氣，雖說人們早已無條件的贈送過我以「猖傲」「怪僻」等等好字眼。其實，我並不是要發牢騷，我只想哭，想有那末一個人來讓我倒在他懷裏哭，並告訴他：「我又糟塌我自己了！」不過誰能了解我，抱我，撫慰我呢？是以我只能在笑聲中咽住「我又糟塌我自己了」的哭聲。

我到底又爲了什麼呢？這真好難說！自然我是未曾有過一刻私自承認我是愛戀上那高個兒了的，但他之在我的心心念念中怎地又蘊蓄着一種分析不清的意義。雖說他那頗長的身軀，嫩玫瑰般的臉龐，柔軟的眼波，惹人的嘴角，是可以誘惑許多愛美的女子，並以他那嬌貴的態度傾倒那些還有情愛的。但我豈肯爲了這些無意識的引誘而迷戀到一個十足的南洋人！真的，在他最近的談話中，我懂得了他的可憐的思想；他需要的是什麼？是金錢，是在客廳中能應酬他買賣中朋友們的年青太太，是幾個穿得很標緻的白肥兒子他的愛情是什麼？是拿金錢在妓院中，去揮霍而得來的一時肉感的

享受，和坐在軟軟的沙發上，擁着香噴噴的肉體，嘴抽着煙捲，同朋友們任意談笑，還把左腿疊壓在右膝上；不高興時，便拉倒，回到家裏老婆那裏去。熱心於演講辯論會，網球比賽，留學哈佛，做外交官，公使大臣，或繼承父親的職業，做橡樹生意，成資本家……這便是他的志趣——他除了不滿於他父親未曾給他過多的錢以外，便什麼都是可使他在一夜不會做夢的睡覺；如有，便也只是嫌北京好看的女人太少，讓他有時也會厭膩起遊戲園，戲場，電影院，公園來……唉，我能說什麼呢！當我明白了那使我愛慕的一個高貴的美型裏，是安置着如此的一個卑劣靈魂，並且無緣無故還接受過他的許多親密，這親密自然是還值不了在他從妓院中揮霍裏剩餘下的一半多！想起那落在我髮際的吻來，真又使我悔恨到想哭了！我豈不是把我獻給他任他來玩弄我來比擬到賣笑的姊妹中去！然而這又都只能把責備來加上我自己使我更難受的，因為假設只要我自己肯，肯把嚴厲的拒絕放到我眸子中去，我敢相信他不會那樣大膽，並且我也敢相信他之所以不會那樣大膽，是由於他還未曾有過那戀愛的火焰燃熾……唉！我應該怎樣來咀咒我自己了！

三月十四日

這是愛嗎，也許要愛才具有如此的魔力，不是，爲什麼一個人的思想會變幻得如此不可測！當我睡去的時候，我看不起那美人，但剛從夢裏醒來，一揉開睡眼，便又思念那市僧了。我想：他今天會來嗎？什麼時候呢，早晨，過午，晚上？於是我跳下牀來，急忙忙的洗臉，鋪床，還把昨夜丟在地下的一本大書撿起，不住的在邊緣處摩挲着，這是凌吉士昨夜遺忘在這兒的一本威爾遜演講錄。

三月十四日晚上

我是有如此一個美的夢想，這夢想是凌吉士所給我的。然而同時又爲他而破滅。所以我因了他才能滿飲着青春的醇酒，在愛情的微笑中度過了清晨；但因了他，我認識了「人生」這玩藝，而灰心而又想到死；至於痛恨到自己甘於墮落，所招來的，簡直只是最輕的刑罰！真的，有時我爲願遍存我所愛的，我竟想到「我有没有力去殺死一個人呢？」

我想過了，我覺得爲了保存我的美夢，爲了免除使我生活的力一天天減少，頂好是即刻下西山去，但毓芳告訴我，說她所託找房子的那位住在西山的朋友還沒有回信來，我又怎好再去詢問或催促呢？不過我決心了，我決心讓那高小子來嚐一嚐我的不

柔順，不近情理的倨傲和侮弄。

三月十七日

那天晚上葦弟賭着氣回去，今天又小小心心的自己來和解，我不覺笑了。並感到他的可愛，如若一個女人只要能找得一個忠實的男伴，做一身的歸落，我想誰也沒有葦弟可靠。我笑問：『葦弟，還恨姊姊不呢？』於是他羞慚的說：『不敢。姊姊！你了解我罷！我是除了希冀你不會擯棄我以外不敢有別的念頭的。一切只要你好，你快樂就夠了！』這還不真摯嗎？這還不動人嗎？比起那白臉龐紅嘴唇的如何？但是後來我說：『葦弟，你好，你將來一定是一切都會很滿你意的。』他却露出悽然的一笑：『永世也不會！——但願如你所說……』這又是什麼呢？又是給我難受一下！我很不得跪在他面前求他只賜我以弟弟或朋友的爱罷！單單爲了我的自私，我願我少些糾葛，多快樂點。葦弟愛我，並會說那樣好聽的話，但他忽略了第一他應當真的減少他的熱望，第二他也應隱藏起他的愛來。我爲了這一個老實的男人，所感到無窮的抱歉，真也夠受了。

三月十八日

我又託夏在替我往西山找房子。

三月十九日

凌吉士居然已幾日不來我這裏了。自然，我不會打扮，不會應酬，不會治理家事，我有肺病，無錢，他來我這裏做什麼？我本無須乎要他來，但他真的不來了却又更令我傷心，更證實他以前的輕薄。難道他也是如華弟一樣老實，當他看到我寫給他的字條：『我有病，請不要再來擾我。』就會信是真話，竟不可違背，而果真不來麼？這又使我只想再見他一面，到底審看一下這高大的怪物是怎樣的在觀看我。

郭沫若宜興日記

二日

起床的時候已經是八點鐘了，醒是醒得很早的，但因天氣冷了，好容易費了半夜的體溫纔溫暖了的被窩，怎麼也不忍和牠離別。荏荏苒苒地弄得肚子有些餓起來了，還是吃飯的問題要緊，只得決然毅然地纔起了床來。

上麵館去吃了兩碗麵，看見街上賣的石膏豆腐花，不覺得又垂涎起來。自從民國

二年出省以後，這東西已經有十一年沒有吃過了。

雪嫩的豆腐花，紅得透明的辣油，金黃的蝦米，翡翠般的青蔥，加上——童年的記憶，這是多麼可口的滋味呀！站着便吃，一碗，一碗，又一碗……我們一共吃了五碗付起賬來僅僅一百文錢，我不禁驚愕了一下。但想起童年的事情，已經貴了許多了。

輪船要十點半鐘纔開，我們把船票都買好了，但離開船的時候還有一個鐘頭，我們只得在運河邊上走來走去地看看江南的風物。

昏昏的運河上面，浮着無數的小航船，船上有種着花的，種着菜的，養着雞的，養着狗的，這種純粹地以水上爲家的生涯，在我們四川是從不曾見過。我在日本的時侯，看見日本人驚奇地介紹着，我也驚奇了，我以爲不會有這樣的事情，但我現在眼前目覷着了。

流浪人！真的要這種人纔可以算得是流浪人罷？他們沒有一定的故鄉，沒有一定的駐足處，在水上流來流去，那兒黑了便在那兒睡，那兒病了便在那兒死。他們是純粹的動物性的，沒有帶絲毫的植物性。他們不知道羨不羨慕那岸上的楊柳樹，那岸上

的楊柳又不知道羨不羨慕他們的生活喲——不對，我的無聊的詩興又要發作了。

水是昏濁得不堪，人是純粹的動物，楊柳是枯槁了的，一箋一箋的黑煤炭壓在兩人的肩上飛也似的走，飛也似的走……

全平指着一個青年的——怕只十四五歲光景的——擔煤的人對我說：這個人的面孔很清秀，很像我的一位表弟。我的表弟，家裏很有錢，現在在中學讀書，每天每天都是由包車送去，包車接回，但這位孩子却在這兒擔炭！

全平說時覺得很有一番感慨的樣子，其實他擔煤也還不甚擔得起呢！擔炭的有五六對人，我們數着，別人要擔三次後，他纔能來回得一次，我們已很詫異了。到了後來我們纔知道他擔一次要息一次，中間一次還是和一位老人對掉的。老人不消說也是擔一次息一次了。

十五歲的童子和五十歲的老人在運河邊上五汗淋漓的擔着煤要飯吃——詩人！你面皮比城牆還厚的詩人，你的飯吃飽了，你立在那兒要做詩嗎？……

——輪船究竟在什麼地方呢？

——這不就是輪船嗎。

——唉！

我上了輪船還在問輪船，原來從無錫到宜興纔是不經過太湖的。我們所乘的「輪船」僅僅是在運河中通行的一對划子。這種划子假使不是下江人，恐怕誰也不會有「輪船」的觀念罷？一隻有蒸氣機的在前面拖着，拖着後面的一隻坐船。坐船上面也有房艙，也有客艙，也有大餐間，更還有一種很特別的坐位叫做煙篷。我起初聽說煙篷在艙頂上，而且價錢最便宜，便主張買了煙篷票。但誰知走上船來一看，所謂煙篷是坐在船篷上幾乎連腰不能伸的一種坐位，頭上還頂着一道布篷像這樣的第四階級實在不敢領教了，我們又纔改了房艙。房艙比大餐間還要貴，這是坐慣了長江輪船的人，也定要發出疑問呢。原來房艙是在船的兩側的，相對的兩個木板鋪位只能坐四個人，靠着後壁有一個小小的長檯，四隻脚是放在兩邊鋪上的。所謂大餐間便在房艙後面，是兩個房艙打通了的一個大間，裏面鋪位多，可以多坐幾個人，所以大餐間反比房艙還要賤了。所謂客艙呢？是在房艙前頭的一個通間，比大餐間的坐位更多，所以價錢更便宜了。

我們把煙篷票退了，改坐在元號的房艙裏面，我們今天算是在船上做了一次元首

了呢。不過這船上的元首實在比中華民國元首還要不好做。五尺立方的一個房間，立的時候不能抬頭，睡的時候又只是兩張木床，一個門眼怕只有三尺高，從這門進去還要下幾段階段，這與其說是房間，寧可說是崖洞呢。從這崖洞望出去，所能望見的不過是些衰敗的草岸。水是昏得不像樣子的，輪船走過時所捲起的浪花把水裏藏着的一些瓦礫的遺屍捲上岸根，又跌落下去了。門外的過道還沒有一尺寬的光景，烟篷上的先生們時而把兩隻火腿吊下來，把下衣一揭開，便立在門下小解。很有些明哲保身的，深怕跌下水去了，連把一隻脚踏在船緣上也都不敢，小心翼翼地把背脊緊緊靠着艙壁，然後洒起楊枝露來。露水剛好洒在船沿上，從艙口濺進艙來可以濺在你的頭上，但你把他有什麼方法呢？不怕你不便的就哇啦你的不便，但是他便的也應該圖他自便，你有什麼方法呢？——我在這兒要說幾句正經話了，我們中國人廣行方便的程度，實在有些出人意想之外的。吃的水道下面便是屍坑，睡的枕頭旁邊便是馬桶，我們大家都稱許的東方人的超然物外的精神，真真是超之乎其所不起了呢！譬如就在這小小的鴨子船上，既是大餐間也有，為什麼不安放一個尿缸，或者鑿一個行雲流水的圓洞呢？男的先生們怕得連船緣都不敢踏，懶得連向船尾去的幾步路都不敢走，他們

實在是大便而特便；但是女的姑娘們却怎麼呢？我恐怕就有些不便了罷？她們因為有這點不便，或者會至於一天兩天也得不便，啊啊，『苦矣！』踏踫在烟篷的先生們的屁股底下，在腦筋裏來來往往的都是這些事，連自己都不好意思再寫下去了。有傷風化，有傷風化，有傷風化，再寫文雅點罷。

——這怎麼走得這樣慢呀！到宜興去究竟要幾個鐘頭呢？

——足足要九個鐘頭。

——啊呀，不得了，不得了！

——要走一百四五十里路呢。

——啊呀，不得了！不得了！怪不得連動也不見動的一樣。

——已經要比那些航船快得多了。

——你念過李太白的詩沒有？『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

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但我也讀過，『三朝上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呢。

——啊，那是上水船呢，那正形容得四川的下水是很急的。要是下水船，在我們

四川的確有一日千里之勢，我最初出省的時候從我家鄉的嘉定城坐船到重慶，只有三天多點的光景便到了。走旱路是要走十天的。那是大水天，船走起來的時候真是痛快，只見兩岸的山和兩岸的樹在左右旋轉着後退，就好像坐着特別快車的時候，火車兩旁的風景一樣。最有趣味的是船到敘州的時候，在那兒的城牆東面，金沙江的水從西南流來，給泯江相匯，泯江的水是清的，金沙江的水是紅的，紅得就和鮮血一樣的紅，滑滑地流來，一和泯江相匯便刀斬斧斷地當下消滅了，河面立地浩大起來，泯江的清水浮在上面，金沙江的紅水都藏在下面去了。但是在水面下的清紅兩水的激動的確是難以形容，水面上纔看見是一望的清水，但不一刻便湧出血紅的花朵來了，真好像在開花的一樣，在開一朵牡丹花的一樣，有聲有色的開着，滑啦，滑啦，火火火火火，有聲有色的開着，開着，在浩大的河面上起初只開出三五朵，漸漸開大起來，漸漸開大起來，漸漸多起來，一列一列地，一列一列地增加起來，增加起來，清的水面漸漸要被花開滿了，花開滿了，花花花花花……一河都是血花了。河風又非常浩大，血河裏的漩渦是直徑便有四五尺的光景。我乘的是一隻小船，載子好像又沒有載十分平穩，被風橫腰一吹，骨魯骨魯地便落在漩渦裏打了一個圈轉，剛好出了渦

了，又被風橫腰一吹，又被骨魯骨魯地落在別一個漩渦裏，又打一個圈轉。那種悽愴的狀態，煞是怕人，煞是怕人！並且在那兒的岸上的山脈，又獨獨是沒有草木的，赤裸的山崖，呈着慘紅的肉色，就好像人把皮膚剝了一樣，我平生遇過不少的怪事情，但都沒有那時候的心緒悽愴悲壯呢。這兒的水那裏會說得上來啣！

我大吹而特吹的吹起來，把全平也好像駭倒了。他只是圓睜了好幾次眼睛。但我在這兒要稍微打一點折扣，這個光景是我十三年前的回憶了，初從鄉裏出來的人還沒有見過世面，因為驚惶過甚，或者有形容失實的地方也不敢包定。總之，至少七成總還是有的罷！再要講價我就不幹了。

宜興到了！我們這次旅行的目的地到了！

黑暗，路爛，臭不可堪，這是宜興給我的第一印象。

下船的地方聽說是東門的輪船碼頭，黑暗中被全平引我走過一條狹巷，路是看不見的，皮鞋的下面只覺得滑爛難行。路的兩邊怕一定有廂房罷！彌天的奇臭啣！

昏昏茫茫地跟着走進城，走進了一家旅店。剛進房門時還有人在床上抽煙，鄰室又有兩台馬將。我真是有好幾分不高興了。聽說烟賭酒是宜興的三害，想來倒不止宜

興是這樣罷？

但是喲！那管得這些事情！只要有松菌和黃雀吃就好了。——讀者諸君，你們怕已忘記了罷。連我自己幾乎都忘記了。我們到宜興來是調查江浙戰事的遺跡，兼帶着要來吃松菌和黃雀的使命的呢。黃雀是甚麼我不知道，松菌我是在日本吃過的，但是日本的松菌，植物學家說是日本的特產，怎麼在我們中國的宜興也有松菌呢？這是偶爾的同名，還是根本是同類的呢？這個問題使我在想吃之外更添了一種好奇心，於是乎我們剛好看定了房間，便回頭走到一家麵館裏去，想吃松菌和黃雀。

麵館門前殺了不少的鴨子；很肥很白的掛着。有兩個人圍着一個大木盆，盛着熱水，很熱心地在水裏撿鴨子的毛。

全平走進店時開首便問有黃雀沒有？

店裏人答應說：時節已經過了。

又問松菌，松菌也沒有了。——啊！失掉了一大半的希望！這松菌假如和日本的是一樣時，在植物學上不也是小小的一個發見嗎？

我們只得叫了兩碗麵，又叫了兩碗蒸鴨的「餃頭」——原來宜興人吃麵，無論是

魚是肉都是不放在麵裏的，另外用小碗盛着，叫着『餃頭』，『蒸鴨的滋味還不錯。我們一面吃着，一面閑談。我對於松菌總有迷戀難捨的情懷，便先問全平究竟是甚麼形狀。全平說得很模糊，好像和日本的松菌終是兩樣的光景。——不管是一樣也好，是兩樣也好，把我這個小小的問題寄放在這兒，以後如有到過日本的人又到宜興來，遇着有松菌吃的時候，在淺斟細嚼之餘請把這個問題來吟味一下罷，說不定還有一位『理學博士』的徽號在那兒等着你呢！

宜興的吃食店真是多，每十家街店怕有八家是賣食物的，最多的尤其是鴨肉麵館。

——宜興人是很愛吃的嗎？我問着全平。

全平在未答應我之前，便先嘆息起來了。

——愛，我雖然是宜興人，但是我對於宜興人實在是再憎恨沒有的。宜興人還是『人』嗎？他們清早起來沒有一個錢的事情可做，抱着一個茶壺便上茶樓。在茶樓上當了半天的神仙，接着去上館子了。酒麵鷄鴨吃得也不樂乎。我們宜興人是定要吃早酒的，全城的人吃蒸鴨每天要吃好幾百頭。吃了又怎麼樣呢？上私娼家裏去打麻將，

或者打葉子牌了。打了又吃，吃到夜深了，高興的時候在一二點鐘時回家，不高興的時候便睡在私娼家裏。這樣便是宜興人的一天！明天起來又是照樣的一遍，愛！

——這是有錢人的生活，沒錢總不會這樣罷？

——僅僅是程度的差異罷了！

——青年的呢？

——愛，更難說！宜興人是不講究讀書的，頂好的把中學一弄畢業了，便回家去當少爺，少爺跟着老爺學，抱茶壺，上茶樓，進酒店，嫖私娼，打麻將，抽大烟……這便是少爺的『大學課程』，『當不起少爺的呢，便當『揪脚』。』唉，真醜！真醜！

——甚麼叫『揪脚』？

——這是我們宜興話，我們宜興人說拉是揪，這種『揪脚』是打不起牌，站在旁邊抱膀子的，打牌的人打罷隨便賞他點子錢，他也滿高興的又拿去吃喝。這便是我們宜興人的『揪脚』，『我看真是『丑脚』呢！

全平說得意外的憤慨，我也很受了意外的感觸。宜興人的精神像這樣無形的消頹下去，不比五百倍楊春普的兵和白寶山的兵的騷擾還要厲害嗎？

兩個人在麵館裏吃了一些麵，又只得退回旅館裏去了。

全平雖然是宜興人，但他十三歲時隨着母親姊妹到了上海，他的故鄉便少有來的時候了。這回的戰地都在鄉下，他也和我一樣全不熟悉地方上的情形，我們在當晚只得在城裏訪了幾位他幼年時代的同學。到鄉下的路程怎麼走法，我們只好徵求他們的意見了。

原來這回的戰線，蘇軍方面在上海是取攻勢，宜興是取守勢。宜興在太湖的西岸，北接常州，由滬寧鐵道直通江寧，南與浙江長興縣接境。浙江欲窺南京，此路最爲捷徑。浙軍第二路的陳樂山便擔任這一路的進攻，蘇軍方面便由楊春普傅象泰白寶山陳調元等在此防守。所謂戰線便是宜興東南的蜀山蘭右風川懸脚嶺廿三灣張渚一帶了。

當晚蒙到下榻處來商酌的有全平的父親周續丹先生，和全平的同學史寒冰先生。續丹先生主張坐船，叫我們先坐船到蜀山，在此過夜，第二天又坐船到蘭右。到了蘭右便捨船登岸，踏查懸脚嶺廿三灣等地，最後到張渚，由張渚可以坐船再回宜興，路程便這樣定妥了，所需的日期怕要四天。熱心的寒冰先生便允許陪我們到半途，作我

們的嚮導，我們當然是不勝感激的了。

一天半的車船把人弄得都有些疲倦，鄰室的麻將不知打到了幾時，我們早已一枕黑鼾，隨着大中華大陸消沉了下去。……

俞平伯雜拌兒

一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種見解真諒盡蒼生。誼既正，利是應當謀的；道既明，功是應當計的。若全棄功利，則道誼又何貴爲？這是後儒的妄見，「孟子」上非薄桓文管晏，及辨義利之分，層見疊出，似已露此說之端倪了；但此等處，只是孟子的一種「說法」，不可呆看。如「梁惠王」上篇：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這真是妙得很，齊宣問霸業，孟子硬賴，不但說我未曾聽見過，且說我的老師太老師從來未曾說過，回報得他斬釘截鐵。然後再把話說回來：「那麼，咱們還是講講「王」

罷。』這可想見當時齊宣王滿心不願意聽這話的神氣了。本來所答非所問，難怪他不願意聽的。而『強聒不舍』的精神總算到家了。

仔細考察，孟子這是謊話。慢說仲尼之徒三千人，是否絕口不道桓文，今日無從知道。即是仲尼，曾經極口稱讚過管仲來看『論語憲問。』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稱道管仲，即是稱道桓公。孔子何曾薄視功利來？在『左衽矣』下邊接說：『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這是何等的感慨。

孔子離管仲時近，當時蠻夷猾夏戎狄雜居，故稱道桓文，孟子時代較晚，七國力攻，生民憔悴，故斥貶桓文言各有當，不必輕議。當分別孟子所言，只是一種說話的方法，並非真看輕功利，而求渺無所寄之假仁假義。（有仁義之名，而無其效，非假而何？）孟子的『責效』觀念，見於『滕文公』下篇。

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

這篇直是只論行爲，不論動機了。後儒便不解此義。

二

孟子說話只是一鼓作氣，所以愈說下去，便愈不成了。例如『滕文公』上篇載他開陳相許行之說，開頭是很中肯的。說人人做工是可以，說賢者與民並耕而治天下，本來是一時行不通的。孟子以應當分工之義正之，一點不錯。但他必定要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這簡直是說有產階級白喫白喝，是天經地義的了。這如何能服陳相許呢？後面又引了許多聖賢，堯舜禹益契稷，證明他們決無心於耕田的，也覺可以不必。以下便罵他背師，賤視楚人；硬把『魯頌』『閔宮』之詩，——明明是詠僖公的，加在周公身上，說道『周公方且去打牠呢，你怎樣反跟着這種「南蠻鴉舌之人」學起來了？真真沒出息！』其實周公又幾時伐過楚國？朱子替他圓說，說牠是斷章取義，也是說不通的。此詩在『滕文公』下篇又引之，又歸之周公，可見孟子認定是周公的事了。

頂好笑的是陳相說：『屨大小同，則價相若。』而孟子回答道：『巨屨小屨同價，人豈爲之哉？』這種論辯，不知是從那裏說起？陳相的意思，是要還淳反樸，所以交易往來只以量別，不以質分。無論鞋子是綢是緞，是布是草，只要尺寸一般，總只一

個價錢。反言之，大鞋與小鞋自然兩個價錢了。而孟子反說：『大鞋小鞋一個價錢，誰來做呢？』這真是無的放矢了。以下未載陳相之復辯，想必還有別的話；再不然，就是憤憤而去了。遇這種地方，我想孟子是打輸官司的，因為打了贏官司必特筆記之，有如其下墨者夷子說『命之矣。』

三

三年之喪是儒者的改制，胡適曾舉出論語孟子各有一證。（『中國哲學史大綱』一百三十二頁）茲申說之。論語上的是：

宰我問三年之喪。『斯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因為這個緣故，宰我不知挨了後人多少罵；但這是冤枉的。宰我以禮壞樂崩，為三年喪不能施行之理由，可見古代未嘗實行此制。如果真此制三代通行，則禹湯文武周公豈無禮樂，必未因之崩壞，何勞宰我之過慮乎？且孔子在答語中，亦只斥子之之薄青，並未駁他此說。可見他所說並非全無理由。宰我只因孔子所駁

制度中，喪服之久似與禮樂之感相妨；所以發問。孔子亦沒有別法駁他，只是就感情上使他反省。而宰我竟以在期年以後食取衣錦爲安，於是孔子亦只好氣憤憤地說「女安則爲之！」於他退後，深斥他的薄情，說他對父母竟沒有三年之愛。除掉這一點，宰我本來自圓其說的。至於「天下通喪」一語，這是孔子改制中的「天下通喪」，並非古代的實制。其實因情制禮；真能心喪期年，鑽燧改火，實在未必即爲情薄。宰我此說正自明其內省不疚。不爲文飾，不失爲賢者。後人行三年的喪，無期年的哀的，過天下皆是，而獨斥宰我，異哉！

「孟子」的一證尤爲顯明。上面說滕文公居喪，派然友去問喪禮。

孟子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

「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滕文公」）孟子的話說得很弱，先說我没有學過，後來方轉折說我聽見過的，渾言之代，不能確指。而父兄百官他們反說得鑿鑿可據，不但滕之先君未嘗行此禮，并

魯——周公之後——先君亦未行過。這豈非與孟子所說：『三代共之』孟相針對。此間必有一是一非。後來然友又去追問他。孟子白引了孔子的話說了半天，（既是儒家改制，則引孔子之言等於沒有引一般。）一點不能證明某公某國曾行此禮，更不能反證滕魯之曾行此禮。若照朱子所說：『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則孟子當時爲何不說呢？（引周公以歷魯先君，豈非再好沒有？）而且朝廷的典章制度不是無可考的；即使後人改制，父老何致茫然不知？看他們說得這樣鑿鑿確確，而孟子反默爾而息，只拿『不可他求』『上行下效』等語敷衍滕文公；可證三年喪制是儒家所獨創非三代所固有明矣。至於三年之喪可行與否，則是另一回事了。

四

孟子於『滕文公』下篇第十章大罵陳仲子。開頭匡章稱述陳仲子的廉，說他在於陵安貧，甚至於三日不食，餓得半死。後來爬到井上，抓着蟲蛀過的小半個李子咽了三口，方始救了命。這已類小說家言，不可盡信了。而孟子故意作態，先揚後抑，說陳仲子這種人在齊國知識階級中，真是刮刮叶的大拇指頭了。雖然——我們看他說：『……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

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乎？抑亦盜跖之所築乎？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乎？抑亦盜跖之所樹乎？亦未可知也。」

說陳仲子非做曲蟮不可，這個道理我小時候就不懂，現在還依然不懂。仲子的房，是夷還是跖造的；仲子的米，是夷還是跖種的，固然是不知道；但這同仲子的廉有什麼干係？仲子只要有食其力，問心無愧就完了，管那種閒事幹甚麼？即使有伯夷的西山蕨蕘，但陳仲子把牠偷來喫總算不得好品行。伯夷幫他不著。即使盜跖的人肝人肉，只要仲子的胃口好，用血汗金錢換牠喫，也算不得傷廉——就算分喫的人肉是殘忍，盜跖何能連累他呢？且依孟子的說法，則我們何妨再設一雞。蚓所食之土壤，是伯夷踹過的，還是盜跖踹過的呢？所飲之泉，是廉泉還是貪泉呢？是未可知也。依我說，充仲子之操，則非蚓而後可者也。孟子逼來逼去，必要把個陳仲子逼死而後已。所以匡章連忙接着說：這有什麼要緊呢！他同他的妻用工作換來的衣食住啊！我們看，孟子已經很討沒趣了，但是他還要說下去。

「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刪去的是兄弟鬩架，喫

鵝肉，吐鵝肉的一段笑話。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上邊這一節話，看陳仲子是何等氣節！他之所以避兄離母，並非斷絕天親，只是因爲『不義』之故。若孟子能證明他的老兄白喫白喝，大請大受之所以義，則陳仲子還可以服輸。現在呢，孟子明明知道他是因爲『不義』之故，方始分居的；後來却又拉扯到人的問題上去，說道：『爲什麼娘的飯不喫，要喫妻的飯呢？爲什麼老兄的大房子不住，要住於陵呢？』說到這裏，他彷彿已把上邊自說的話全忘了似的。孟子本來以白喫白喝爲天下之通義，其不了解仲子，固亦無足怪。

五

孟子在『滕文公』下篇第一章答陳代的問，其毛病亦正與上同。大體是對的，但也有些纏夾了。我們看陳代講些什麼。

『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

照他的意思，豈不是說視諸侯是小節，成王霸是大業，屈了一尺，伸了八尺，很是一個便宜，可以做得的。這個口吻自然是根淺陋。孟子以『枉己不能直人』答之，正中其病。但是，陳相的所謂『便宜』，即是『枉尺直尋』，因為仲的比屈的長的原故，並非此外另有便宜。若枉尋直尺，則自然是吃虧了，難道還算得便宜嗎？看孟子說：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歟？』

若我做當時的陳代，必定回答他道：『枉尺直尋，故以利言也。若枉尋直尺，則非利矣，又何必為歟？』不知孟子將何以解此。其實孟子當時只說枉尺直尋是你的如意算盤，事實上絕行不通的；況且君子是不屑詭遇的，即有便宜也不想賺，這不就完了。

文學日記

野有死麕（寫歌雜記之一）

詩經中有一部份是歌謠，這是自古以來就知道的。但因為從前的讀書人太沒有歌謠的常識，所以不能懂得它的意義。不懂得而竟要強做解釋，這就不免說出行話來了。我現在試舉一個例。

召南野有死麇篇是一首情歌。第一章說吉士誘懷春之女，二章說『有女如玉。』到第五章說道：

舒而脫脫兮，

無惑我悅兮，

無使尪也吠！

悅，是佩在身上的巾，古人身上佩的東西很多，所以詩經中有『佩玉錯錯，』『雜佩以贈之』的話，脫脫，是緩慢。惑，是搖動。尪，是狗。這三句話的意思，是：『你慢慢兒的來，不要搖動我的身上挂的東西（以致發出聲音，）不要使得狗叫（因為牠聽見了聲音。）』這明明是一個女子爲要得到性的滿足，對於異性說出的懇摯的叮囑。

可憐一班經學家的心給聖人之道迷蒙住了。衛宏『詩序』云：『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鄭玄詩箋云：『貞女欲吉士以禮來，……疾時無禮，彊暴之男相刦脅。』朱熹詩集傳云：『此章乃述女子拒之之辭，言姑徐徐而來，毋動我之悅，毋驚我之犬，以其言甚不相及也。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經他們這樣一

說，於是懷春之女就變成了貞女，吉士就變成了強暴之男，情投意合就變成了無禮刦脅，急迫的要求就變成了凜然不可犯之拒！最奇怪的，既然作凜然不可犯之拒，何以又言姑徐徐而來？

我們現在在『吳歌甲集』第六十八首中見到以下的歌詞：

結識私情結識隔條浜，

繞浜走過二三更，

「走到唔篤場上狗要叫；

走到唔篤窩裏雞要啼；

走到唔篤房裏三歲孩童覺轉來。」

「佻來未哉！

我麻骨門門笏帚撐，

輕輕到我房裏來！

三歲孩童娘做主，

兩隻奶奶塞子嘴，

輕輕到我床裏來！」

褰裳（寫歌雜記之一）

鄭風褰裳篇云：

子惠思我，

褰裳涉漆。

子不我思，

豈無他人！

狂童之狂也且！

這比「野有死麕」的話說得更明顯了。但經學家是最容易上當的人，所以又發生了誤會。

昭公十六年左傳記晉國的韓宣子到鄭國去聘問，鄭國的卿大夫款宴他，子太叔賦「褰裳」。他爲什麼對了貴客竟賦這詩呢？因爲那時賦詩是象徵的，他的意思是說鄭國極願意事晉，只怕晉國不能了解他們的好意，終至丟掉了他們。所以韓宣子

答道：『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這鬚髻是說：『我不是薄倖的人，你不必存秋扇之捐的憂慮呵！』

因為左傳上有了這一段記載，把『詩』學家又纏夾了！衛宏『詩序』云：『狂意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鄭玄詩箋云：『「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子」者，斥大國之正卿。子若愛而思我，……我則揭衣渡漆水往告難也。言「他人」者，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荆楚。』

我們在本集第九十首中見到的歌，意境與『褰裳』極相似，但不知道是不是鄭國的突忽（或是允初與胤積）爭國時，國人思大國正已而作的？

自從一別到今朝，

今日相逢改變了。

女兒的貴相好，

此山不比那山高；

脫脫藍衫換紅袍。

人也比奴好，

容也比奴俏。

打發外人來請你。

請你的冤家請亦請弗到。

撥勒比人笑！

你有洋錢別處嫖；

小妹身體有人要。

你走你的陽關路；

奴走奴的獨木橋。

偕僚各處去買香燒！

歐遊日記

戰後霧中之倫敦

二月十二日正午，船將攬岸，丁徐二君已偕英使館各館員乘小輪來迎。我們相視而笑，算是合抱繞世界一周了。我們纔登岸，戰後慘淡淒涼景況，已經觸目皆是。我

們住的旅館，雖非頂闊，也還算上等。然而室中暖氣管是關閉了，每個房間給一斗多的碎煤，算是一日二十四點鐘的燃料。電力到處尅減，一盞慘綠色的電燈，孤零零好像流螢自照。自來火的稀罕，就像金剛石，我們有烟癖的人沒有鑽燧取火的本領，只好強迫戒掉了。我們在旅館客屋吃茶，看見隔壁一位貴婦人從項圈下珍珍重重取出一個金盒子來，你猜裏頭什麼東西呢？哈哈！是一小方塊白糖，他連客也不讓，劈了一半，放在自己茶盤裏，那一半仍舊珍珍重重交給她的項圈。我想我們這幾年在本國，真算得執袴子弟不知稼穡艱難。自想自從貨幣生計發達以來，世人總以為只要有錢何求不得？到今日也知道錢的功用是有限度了。又想在物貨文明享用極豐的歐洲，他們為國家存亡起見，萬眾一心，犧牲幸福，忍耐力之強，著實可敬。但經過此番之後，總應該覺得：平常舒服慣了，方便慣了，也算不得一回好事。在物質的組織之下，全社會像個大機器，一個輪子出了毛病，全副機器停擺，那苦痛真說不盡。只怕從今以後，崇拜物質文明的觀念，總有些變動吧。

黃公度的「倫敦苦霧行」，「頭一句是『蒼天已死黃天立，』我們到歐洲破題兒第一天受了這個印象，是永遠不能忘記的。我們在馬車上望見那將近西沒的太陽，幾個

人費了一番澈底的研究，纔判定牠是日是月。晚上我和子楷散步，遠遠見有一個朦朧紅氣，我猜是街燈，子楷猜是鐘樓，那裏知道原來就是日間誤認的月光。日月燈三件事，鬧得一塌糊塗，這不是笑話嗎？我但覺受了極濕極重的空氣壓迫，兩額骨緊張作疼，往街上散步多時，才稍好些。無怪英人拿戶外運動競技等事，當作人生日用必需，漸漸成爲公共嗜好了。倫敦每年總有好幾個月是這樣，而且全國也和倫敦差不多，所以他們養成一種沈鬱嚴重的性格，堅忍奮鬥的習慣，英國人能夠有今日，只怕叨這霧的光不少哩。可見得民族感強，並不是靠絕對豐順的天惠，環境有些苛酷，纔真算玉汝於成哩。

巴力門逸話

巴力門許多瑣碎的習慣，就外國人眼光看來，覺得不可解，其實處處都可以看得出英國人的特別性格。他那議長戴着斑白的假頭髮，披着純黑的大絮裝，那祕書服裝也是一樣，像戲臺上扮的什麼脚色。議長的名號，不叫做「伯里重天德」；不叫做「赤亞們」；却叫做「士璧架」，翻譯起來，就是「說話人」的意味。因爲從前國王

向議會要錢，總是找他說話。得了這個名，至今不改。最奇怪的，下院議員七百零七名，議席却只有五百九十六號；若是全體都出席，便有一百一十一人沒有坐處。這種不合情理的過節，改正他並非甚難，英國人却不管，還是那老樣子。我中英兩國，向來都以保守著名；但我們中國人所保守的，和英國正相反。中國人最喜歡換招牌，抄幾條憲法，便算立憲，改一個年號，便算共和，至於政治社會的內安，連骨帶肉，都是前清那個舊軀殼。英國人內部是不斷的新陳代謝，實際上時時刻刻在那裏革命；却是那古香古色的老招牌，抵死也不肯換。時髦算時髦極了；頑固也頑固極了。

巴力門裏頭，最神聖的是『阿達』這個字，原意訓秩序；此處含義稍廣，泛指規則。議員言動，有些兒違犯規則，『阿達』『阿達』的聲浪，便四座怒鳴。若從議長口中說出『阿達』這個字來，無論議場若何喧嘩，立刻就變肅靜。他們的『阿達』，却從沒有第幾條第幾項的寫在紙上。問他有多少『阿達？』『阿達』的來歷如何？沒有人能夠回答。試舉他幾個例：從前有位新到院的議員，初次演說，開口就說了一聲『諸君！』便到處叫起『阿達』來了。因為他們的『阿達』，凡有演說，都是對議長說話，不是對議員說話。所以頭一句只能說『士壁架』，不能說『諸君。』因此之

故，若是有人正在演說時，你若向他前面走過，便犯了『阿達。』因為把他聲浪隔斷，怕『士壁架先生』聽不清了。

『阿達』中最不可思議的，是他們的絲織高頭帽。他們穿什麼衣服，是絕對自由；惟有這頂高頭帽，非戴不可。爲這頂帽子，那老政治家格蘭斯頓，就鬧了兩回笑話。原來他們的『阿達，』每到議案採決時，先行搖鈴，隔兩分鐘搖一次；三次後會員都要齊集廊下，分立左右，以定可否，格翁正在洗澡，（院內有浴室）鈴響起來，換衣服，萬趕不及；只得身披浴衣，頭戴高帽，飛奔出來，惹得哄堂大笑。

他們的『阿達，』尋常演說是光着頭的，惟有當採決鈴聲已響，臨時提出動議，那提出人必要戴高帽演說。有一回格翁又鬧亂了，他提出這種動議，却忘記戴。忽然前後左右都叫起『阿達』來。他找他的帽子又找不着；急忙忙把旁邊的戴上。格翁是個有名的大腦袋，那高帽便像大冬瓜上頭放着個漱口盂，又是一場哄堂大笑。

還有好笑的，那戲裝打扮的議長，這高頭帽也要預備。要來什麼用呢？原來巴力門採決的法定人數要四十名，剛缺一名不足時，議長就來湊數。六分鐘搖鈴三次。每次鈴響後，議長點數目，一，二，三，點到第四十，他就把高帽戴在假頭髮上，『高

呼四十。』你想這種情形，不是真有點像唱戲嗎？

他們又有一個『阿達：』每次散會，總是議員動議，議長宣告。有一天，議員個個都忘了動議，竟自烏獸散了。弄得議長一個人在那神龕裏（議長席）坐到三更。幸虧一個院內守夜的走過，問起來由，纔到處找得一位議員進來，正式動議，議長然後正式宣告散會，你說好笑不好笑呢？

噫！諸君莫笑。這種瑣瑣碎碎的情形，就是英國人法治精神的好標本。……

威士敏士達寺

我們因旅館難覓，由徐丁二君先往巴黎布置。我和同舟諸君，在倫敦勾留五日，趁這空暇，隨意觀光。頭一個要拜會的，自然是有名的『英國凌煙閣』威士敏士達寺 Westminster Abbey。我們從託拉福加廣場經白宮街維多利亞街，到泰姆河畔眼前屹立一長方形古寺，雙塔高聳本和那峨特式建築的巴力門毗連並立，一種莊嚴樸茂氣象，令人起敬，這便是威士敏士達寺了。

我們先大略研究這寺的歷史。他是從十一世紀愛華德懺悔王創建，十三世紀末，

亨利第三大加改築，到今對近千年，累代皆有增修。那西塔的門樓，還是二十年前新造。最奇的是把各時代的款式，合冶一爐，幾乎成了千年來建築術的博覽會。拿一個人作譬，好像戴着唐朝一頂進賢冠，披着宋朝一件緋袍，手拄着明朝一方笏，套上清朝團龍補褂，腳底下還踏着一雙洋皮靴子，你想這不是很滑稽很難看嗎？然而他却沒有絲毫覺得不調和，依然保持十分莊嚴，十分趣味。我想這一個寺就可以算得英國國民性的「象徵」。』他們無論政治上法律上宗教道德上風俗禮節上，都是一部分一部分的蛻變。幾百年前和幾百年後的東西，常常同時並存，却不感覺有一些兒矛盾。他們的保守性，有一點和我們一樣。他們的容納性調和性，怕很值得我們一學罷。這寺內最重要的一部分，一三七六年創始，一五二八年落成，約經一世紀半的長久日子。算起來，當繪圖的時候，隨種一株杉樹，還可以等他長成來充梁柱。他們却勤勤懇懇依定了原來計劃，經一百多年，絲毫不亂，絲毫不懈，到底做到成功了。唉！茲事雖小，可以喻大。試問我們中國人，可曾有預備一百年後纔造成的房子嗎？須知若是一個人要造這樣一間房子，這個人首先就要立定主意，自己不算看見他成功，自己更不打算拿來享用。這個人一定是不安小就，圖個規模宏遠，明知道一生一世不能完

成的事業，却要立個理想的基礎，傳給別人。有了這個人就行囉嗎？不然，不然。是要後起的人和他一樣的心事，一樣的魄力，纔能把他的事業繼承下去，不至前功盡棄。我想歐洲文明從何而來，就是靠這一點；人類社會所以能夠進化，也只靠這一點。前人常常立些偉大的計劃，替後人謀幸福，後人保持前人的遺產，更加擴充光大，人生的目的，人生的責任，就盡於是了。我遊威士敏士達，最初起的就是這種感想。後來偏歷大陸，到處見的寺院，動輒那是幾百年工程，這感想便日印日深。回想我們中國人的過去，真是慚愧無地；懸想我們中國人的將來，更是惶恐無地了。

威士敏士達，是英國國教的教會堂，是國家和王室的大禮堂。歷代君主加冕大葬，都在此舉行。却依然是全英國一般小百姓日日公共禮拜祈禱之所。就只一點，這寺又算得平民主義的象徵了。我們却爲甚麼叫他做「英國的凌烟閣」呢？因爲他又是一個國葬之地。幾百年來名人坟墓都在寺中。原來這寺本王室諸陵所在；後來凡有功德於國家的人，都葬在裏頭。拿中國舊話講，算是「陪葬某陵」了。但他們陪葬的，不是拿王室的功臣做標準，是拿國家的人物做標準。所以政治家、學者、詩人、乃至名優，都在其列。入到寺中，自然令人肅然起敬，而且發出一種尚友古人的志氣。

我們拿着一本『嚮導錄』要來按圖索驥了。入門西首，便劈頭就是那廿四歲做大宰相的威廉比特遺像，張開手正在那裏演說。迎面一位長髮隆準的老頭兒。哈哈！這就是我們讀近世史時最熟的老朋友格蘭斯頓呀。他和他的夫人，就在這底下作永久平和的安息。啊啊！這是奈端。上頭的墓誌銘用拉丁文 *Isaci Newtoni* 連他名字的拼音都改了。當時受文藝復興的影響，好古實在好得有趣。這是發明蒸汽的瓦特，這是生物泰斗達爾文。這是非洲探險的立溫斯敦。這一帶是政治家，大半自由黨名士。這一帶是詩人小說家。可惜我們學問固陋，記不起許多名字了。哈哈！這是誰？是OH哈拔忒黎。是個唱索士比亞名劇的戲子。因戲唱得好，國家賞他功勞，封他一個爵，大街上不是還有他的銅像嗎？這是大畫家尼爾拉。他是法國人呀，怎麼也葬在這裏？他是十七八世紀時對於英國美術家最有功的。威士敏士達的外國人，算他獨一無二了。這是羅拔比爾，這是拉布頓，這是哈沙爾，這是沙士勃雷。那是些大名鼎鼎的政治家，我實在應接不暇了。進到裏層，許多王陵比外面是壯麗些。但我們對於他却沒甚趣味，草草走過罷。愛啣——這南廊北廊兩位女士，一位伊里查白。一位馬麗。他們姐兒倆，生冤家，死對頭，一個要了一個的命，死了可也和解了，同在一個廟裏雙棲雙

宿。還有查理第二。當他在這裏加冕的時候，大發雷霆，把那殺父之讎克林威爾寺內的墳掘了；後來克林威爾仍舊改葬遷回這寺，和他的陵也相去不遠。啊啊！這纔真叫做冤親平等，一視同仁。可見這威士敏士達，並沒認得甚麼個人，只認得一個英國哩。我們這一遊，整整遊了個半天，真如太史公所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想見其爲人，低回留之不能去焉。」我想我們外國人，一進此寺，尚且感動到這種田地，他們本國人該怎麼樣呢？威士敏士達，就是一種極嚴正的人格教育，就是一種極有活力的國民精神教育。教育是單靠學校嗎？噢！我國民聽呀！我國民聽呀！

洛陽日記

四月十三日

車行到距離鄭州只有十八里的一個車站，車停止了，再不開行，我已經等了四個鐘頭，車還是不開。問站長，站長不在屋裏，大概是躲開了。怕持鎗的灰色人的質問，或敬禮的罷。問事處有一位胖的先生，正在說電話，但是沒有人接。人們問他，甚時可以開車。他說不知道。其實他們那有此權。聽說什麼地方已經打傷一位站長。

我等的不耐煩了，下車自己跑。我沒行李，所以再開不開，我是不管了。同行的人很多，車子幾乎沒有坐客了。

走到鄭州，太陽似乎要落下去了。然而沒有完全落去，尚有一半可以看出。

四月十四日

昨日托棧房買赴洛陽車票一張，吃過早飯，偕着灰衣的朋友到車站，過了開車的時候已好幾個鐘頭，但是仍不開。着灰衣的朋友告我說：到洛陽有專車要開，我們坐着專車走罷，不然不知等到何時。我們便衣人沒有乘專車的權利，然而我有着灰色衣的隨着，似乎是可以行去的。在車上有一位灰色人來問。我的灰色人回他的話，結果成功。

客車人家坐了，剩下的足有沒頂的貨車。雖然經他們許可我坐上，但是我並不感謝他們；因為別人可以坐客車，並且可以開專車；我不能，我不忌妬，我也不感謝。我是貨物，貨物不會感謝。我這個奇怪的貨物，還有許許多多的貨物，和我一樣的奇怪，算是得到人家許可坐車，然而我的車票已經買好。我恨恨的把牠咬碎，就地坐着。

今天我得到了機會，能夠搶人，但是我此搶，並不榮耀，和仰人的鼻息坐車一樣。其實此搶并非我的意思，因為車已經開了，並且車已經走出了站台。叫賣的孩子，我想他一定發急正在罵我，我又推想到他若趕得上我，他或須會搶我；他罵我也好，打我也好，只要他能罵我，能打我，都是我首肯的。只有他發急我却替他發臊。

海行日記

九月七日

弟弟，你或許不很清楚吧？我現在在此給你寫信的是個什麼地方。這裏已不是我們從前住過的廣州市，乃是離去那裏一二十里外的珠江之湄。雖然從窗外望出去，廣州全市的燈光猶燦然在目，但到明天此時，她却要和我分離得遠遠了！弟弟，廣州是我第二的故鄉，這回一住又及兩三年，現在爲了衣食，不能不離她北去了！那裏，要說到好處呢，誠然是無大值得留戀的，但我愛她，爲的她和我很狎熟。她的缺點，我一一都明白，——她的靈魂是有些浮夸，脆弱的——但沒有缺點的地方，差不多是沒有的，說句放情的話，因她有些缺點，才惹得人憐愛呢。何況，她也有她相當的美

點——她的靈魂是那樣活潑生動而急進呵！總之，北園的夕照，東郊的月明，暮春時滿城的紅棉，以及輕裝健步，神色飛躍的青年男女……這一切都牢牢的印入我的心坎深處，將長遺作別後相思的資料。弟弟，你以為我對她太溺愛麼？也許吧，然而我真的這樣的想着呀！

我是今天下午一時到這船上來的。有送船的S先生和兩位同鄉。一會同鄉回去了，S先生却留此和我作長談。弟弟，告訴你一件不幸的消息，他和C姑娘的關係，從此斷絕了，斷絕了！原因是今天上午S先生問她對他的態度究竟怎麼樣。她淡淡的回答：『從前不是早已說過麼？我們只能維持兄妹的情誼。』『那麼，你自己怎麼辨呢？』『我麼？我要獨身以終老！』最後，S先生又問：『你到底是愛我，還是討厭我？』她沉默沒有回答。S先生一再的催促着。『兩者都沒有！』她終於這樣說了。弟弟，你知道，這句話，就是他們倆感情破裂的『哀的美敦書』了！S先生受了這很大的打擊，立刻跑來告訴我。其實，這早在我的意料之中。所以不願意對S先生太露骨說明的，第一是因為他的心太熱烈了，不便如此。其次，是用旁人的口吻說出，也恐無多用處，何況，我又不免有些嫌疑呢！所以，當他很氣急地把這事告訴我時，我

一點也不覺得驚異，我只勸他好好的向學問上用功，或另外去找尋他合式的愛侶。他擬在短期間內，離開廣州，回浙江去，我也頗贊成他，因為再住在此，也有點太難爲情了！他回去如在杭州做事，並可以伴我常常逛西湖呢。他在此逗留到四點多鐘才回去，我便一個人在這船艙裏納悶了。

我經驗着這船上生活的悶寂，我又見到許多女客在行走，弟弟，我想到你，我尤其想到你回去時船上生活的苦況呢！

剛才，查關的來敲房門，把我從夢中驚醒。門兒打開，走進了一個年紀二十歲，身上穿着深藍制服的關吏。他問我是做什麼事的。我答他是到杭州教書去的。他問有沒有憑證，我打開皮箱子，把學校的聘書交給他看。他檢閱了一下，問我行李一共有多少件，我把實數報給了他，他沒有什麼搜查的便走出去了。謝謝他，免得我收拾那被翻覆後紛亂如麻的行李之苦！隔離房的一位搭客，因為沒有那張聘書的憑證吧，幾件行李，給他弄成亂糟糟的幾大堆。我不覺私自慶幸二紙學校聘書的可貴了！

明天船行中，未知能否續寫？祝你晚安！

獨人日記

一
……凜冽的寒風，大有報告嚴冬將臨之意，在四季中最喜愛冬天，愛它的冷靜適宜於我的精神，愛它的嚴肅適宜於我的心情。

冬天是一年的結束，大地上的生物到了冬天，死滅的死滅，潛藏的潛藏，待到明年，一切的活動重新開始。

我如果已倦於生活，我如果已無意活動，那麼在這冬天我就該把我歸於死滅的生物的一類了，潛藏到明年，我能希望明年有較好些的不比今年更壞些的日子嗎？……

二

……昨天的天氣枯燥而又悶熱，炎陽高照，風絲毫無！雖然到了傍晚的時候，烏雲佈滿於天空，電光閃耀四處，雷聲隆隆，陣雨急下，但是熱浪並未因之稍殺；頃刻雨止之後，悶熱反而更甚，人處室中，枯燥如蒸！這急雨為甚麼不能多降一陣呢？那狂風為甚麼不能來吹一陣呢？使我心神得到寧靜，使我精神得到舒快，偏偏要這樣捉弄人！如像人希望時代的揭開，而時代總是一樣的鬱悶；又如人希望對方表明心跡，而對方却總是裝模作樣；我也不必單對這天氣怨尤了。

三

土塊瓦礫之間，有幾個頑童在那裏捉蟋蟀，他們因為這個小蟲是有鬪力的。蟋蟀被他們捉出，捉離牠們的安然的土穴，被分放在瓦罐當中，等到頑童要戲弄牠時，便選出兩個蟋蟀放在一處，使兩個小蟲的面目相向，再從旁邊用草枝挑撥着，使兩個小蟲發怒，磨齒前進，相咬着，互嚙着，頑童們則在一旁看得非常高興。最後是一個蟋蟀失敗了，負傷或死亡了，另一個蟋蟀則是勝利了，振翼的高叫了，於是頑童們一幕鬧蟋蟀的玩意兒也算結束了。

蟋蟀在奮力搏鬥着，以生命互拼着，不知是有頑童在旁邊作弄，結果祇是供給頑童一陣笑樂——人類的戰爭呢？人類可知道是有種魔怪在旁邊撥弄呢？人類可知道戰爭結果祇是供給魔怪一陣笑樂呢？唉，蟀蟀啊！人類啊！

四

……我穿過樹林的深處，這裏發散着腐敗的泥土的氣息，沒有嗅到我喜歡的草木的清香。但在園中的另一角，我還能夠看見一點綺麗的景象，那裏還有幾株蒼翠纖長的柳，和一片覆在綠草上的血紅的花。

我坐在我慣常坐的茅亭中，我想對着那自然的景色暖暖我枯燥的心情，立刻却有一種不快的印象到我的眼中來；那是山坡上幾株樹木，它們已經和我相熟，而這時它們的枝幹却被小工們用剪剪斷着，每剪一股，我的心就如針刺；他們要剪它的原因，大約是要使它們長得好看起來。可是他們眼中的美真會比天然的美更美嗎？自然的美應還要加以人工的剪修嗎？相信天造的美不及人造的美，這些可憐的蠢人！

五

在喧囂的十字街頭，人們像黑蟻般的熙來攘往，誰也料想不到會有一個爆炸物突然從天空落下，轟然一聲，一股濃烟升上去，許多的生命都跟着這股濃烟消失了。警備車和救護車聞訊趕到場，救出那些還沒有致命的傷者，檢去了整百的屍體和殘肢碎骸，滌淨了地上殷然的血跡，……不久以後，這十字街頭——曾經發生過慘劇的地——又恢復了它往日的喧囂，人們又像黑蟻般的熙來攘往。

六

人生就是人生，人不去分析它它決不會使人苦惱的。人爲了分析人生受了許多苦惱，人究竟把人生分析得清楚了沒有呢？

世界沒有『主義』，世界的創痛也許不至深到這種地步，世界的禍亂也許不至大到這種地步，然而『主義』却在這世界上源源產生了。世界沒有吃到『主義』的利，世界却被『主義』攪得更亂了！

我雖然被這時代的痛苦黏貼着，但是我相信後來的人還要不如我的：後來爲『主義』而爭鬥而流血的人會愈生愈多，而攪亂世界的『主義』能望它減少不能？

七

人們常爲求生存而致死亡，爲求快樂而得痛苦，我對於這種矛盾可憐的情形殊覺找不到適當的解釋之詞。我們且用勉勵的口吻來說吧：人們不能因求生存而須死亡便不求生存，也不能因求快樂而須痛苦便不求快樂，——但是這語句仍不免帶着矛盾。

人無論是怎樣的英傑，終不免要受已成的環境支配；人被死亡痛苦磨折慣了，於是覺得只有在奮鬥中求生存才是正例了。

假使人再有力量的話，那麼爲甚麼不能把人世造得更圓滿些，使人生沒有死亡和痛苦，想求生存，就得生存；想求快樂，就有快樂；那麼人生不是也可以沒有矛盾，不必再在奮鬥中繞着大圈子了嗎？

八

微生物在水裏，牠們因為祇能見到微生物，便也會以為自己就是萬物之靈呢！

人們實在都犯了『坐井觀天』的弊病，譬如有個甲向乙說：『你能把我所要的東西給我嗎？』乙說：『能的。』甲又說：『那麼我要天上的星你能摘下給我不能？』於是乙無言了，而甲便以為把乙說服了。其實人立足的世界，它就是一顆星辰，人眼中所看見的一顆星辰，它也就是一個世界，那麼即使星是能摘下，它是那樣的廣大，怎能拿在手中呢？人看見星辰是那樣小，便以為星辰真是那樣小；於此便可知人是『目光如豆』了！

在我眼中看來，所謂人下的萬物倒不是怎樣可憐，而自稱是萬物之靈的我們人，倒真是渺小而可憐。

九

……每天早晨，當我從苦夢中醒來的時候，鐘上的針照例指在那個地方，窗外白色的霧報告天已破曉，工廠的汽笛刺耳的鳴叫着，街上的垃圾車蹣跚的滾轉着，……一切都和往日的情形一樣。我心裏便想：我為甚麼要起床呢？我能找出甚麼起床的理

由呢？但是我的心另外一面却哄着我道：你起來吧，你今天會比昨天過得有些生趣，你今天會比昨天過得有些愉快，我聽從了它，但等到我懷着滿心的熱望過這一天的生活，我這一天的生活才是過得更爲平淡！更不高興！於是我失望了，我知道我的心是騙了我了。

一〇

我以前已經想過：人不但連自己不能確信能得到的東西不能得到，就連人切實知道定能得到的東西有時竟然也不能得到！這難道該怨嘆命運的捉弄嗎？人生真是要受盡危難飲盡苦杯嗎？

心情在歡喜時的小孩，看見別個小孩在哭泣，他會笑那小孩爲甚麼不像他一樣歡喜？他何想不到他是未感受像那孩子所感受的委曲呢。

我已經像是被人扼着喉嚨透不過氣，而我還聽得有人喊着把我的喉嚨扼得更重；我已忍痛着用手掩住我的傷痕不使別人得見，而別人還要得意的指出我的傷痕所在。

一一

從我居住的這鬱悶的籠中，有時又想走到外面去，雖然明知到外面去還是一樣的

鬱悶。

今天我在大街上散步，路上的狀況一如往昔，車鈴交響着，車輪在煙塵中飛馳，許多人由東向西，又有許多人由西向東，雜亂的走着，像蟲蛆一樣的蠕動着，他們臉上的表情是那樣緊張，又是那樣平淡，路旁幾家酒菜店，爐灶就陳放在門前，肉着被用油煎炒着，鐵錘與鐵錫的碰擊聲，油膩的氣息，使我厭怒，但却有些鳩形垢面的人物在那裏饒涎欲滴的圍觀着。

我感到都市好像是一塊腐肉，人都好像是微菌寄生在它的上面。

我轉身向一條僻靜的巷道中行去，這裏的路燈發出黯淡的微光，幾個年老的婦人伴着幾個年青的女子在那裏站着行列，我垂下頭，從她們的面前走過，我不敢望她們，我知道她們也是人，——是爲了活體出賣着活體的人，——我想我接近她們時，我是像個待刑者那樣的侷促着，然而却還有人想從她們身上取得歡樂與慰安呢；他們祇看見她們如何的可愛，而沒有看見她們是如何的可憐了；我這樣想着，我不覺慘然地笑了出來。

人的心上如果有點悅怡的時候，人看見外界的一切也能稍覺舒快。

今晨公園中的陽光帶着暖意，樹木清淨如洗，湖水映着綠油油的深色，鼻端觸着濃烈的草香氣，我便想起昨天是有陣雨霖降，我獨自一人，而我很快樂。

公園雖然是我來慣了的地方，但是自然界的景色並不像人的面目那樣看慣了就覺得可厭，自然的面目我永遠不會厭看它。

人類本來也是自然界的一員，但人類的齷齪却自己把自己開除到自然界之外了，人類和自然隔開的界限，是被罪惡的血染污了的刀。

我欣幸我能生在自然的境界中。

一三

『隨遇而安』也許是人的一種美德，但人的一生却也被這樣斷送，那都市中的住宅像鴿籠般的排列着，人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像這對於世間又究有何補呢？雖然也有些人，不甘屈服於這樣的環境底下，想起來奮鬥而獲得一種成就，於是旁邊的人，便或起阻撓，或起破壞，務使這人也不能自拔而終歸失敗！好像生恐怕這人一有成就，便要顯出他們的庸陋。反之，如果有一個人真是自暴自棄，把自己的肉體生命

都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旁邊的人却會起了『同情心，』嘆息着給他加以援手呢。
這究竟是甚麼道理呀？

一四

今晨我在公園中，天雨驟然降下，那些花匠們仍然在這花園中工作着，我也依舊在園中賞着晨景。

我坐在大樹下，繁茂的枝葉做了我天然的屏障，但是一陣疾風吹來，樹葉上的積雨便被風吹下來，這雨點比較正在降落的雨絲却要大過幾倍。

園內的遊客都因降雨散去，間或有一二遊人，撐着傘在雨中行走；我認爲『傘』真是一種自私的東西，它只能蓋在個人的頭上，看！那些鮮花，那些芳草，那些綠樹，……他們都挺立在園地中，讓風雨飄打，並沒有計及用『傘』這一類的東西來遮蓋；人還自詡爲自然界的美物，偏不能和別的自然界的生物一樣，常常做出些作偽自私的行動。

一五

我蒙着秋天的新寒，在黃昏中步回我的寓所，推開那扇常常關閉着的門，瓶子裏

的花香散播在悄靜的室中，我呼吸着那冷的香氣，我吻着那白玉般的花瓣。

衛生家不要人去接嗅花香，他說花心中有一種小蟲，但是我憑甚麼該說小蟲是不應喜愛花香的呢？人們還不是同樣的一種大蟲嗎？

想到我是要死在這個污濁的塵世中，便覺得我還不如那在香馥的花心中同歸于盡的小蟲幸福了！

一六

我的心境和我眼前所處的環境太不能調和，我的見解和我眼前所過生活太起着衝突，這大約就是我的不幸的原因。

我是不幸，我是以不能達到我的理想的生活為憾，然而還有比這更可憐的事呢！別人還要以為我所過的就是新的異樣的生活，要把我當作橫水猛獸避之唯恐不及呢！

人們的脚上都緊緊繫着鐵的鎖鍊，在人為的障礙的石頭路上掙扎着，假使有一個人想解開鎖鍊（雖然並沒有人能有這樣的力量）想向前奔去，於是眾人便要張口驚呼，以為這人是出乎常例之外了。那麼還敢希望全體人們完全都解開縛束他們的鐵鍊，不再掙扎着而輕快的向前跑去嗎？

一七

今天的天氣晴朗，是夏季中罕有的涼爽的天氣，就像一個熱情的人而故作矜持一樣。

我走進公園，小工們在收拾着前日被颶風吹襲折斷的樹枝，倒地的樹身像屍體般的被抬移着。

有一個小孩，她想從一條樹叢中的小徑中穿過去，跟在她後面的保姆便道：『不要去啊，那裏面有蛇啊！』於是孩子便畏縮的折轉回來。其實那小徑中是沒有蛇的，那保姆因為她自己不願去，所以隨便說了那話。人生眼前有着坦途，也常因缺乏自信而不敢行去！

我不怕別人的毀謗，也毋須別人的恭維，乞丐向我說了許多謠言不過是一枚銅幣的價值，然則乞丐要罵我一聲對於我又有何害呢？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再版

中學模範日記

全一冊 定價 八元四角

編著者

雷

出版者

大方書局

發行人

李協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總發行所

大方書局

上海四馬路山東路仁濟醫院隔壁

代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局

7192
777110

777110

